

清史演義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刊行





附 誌

方今文化日新。文學之範圍日廣。若古本說部諸書。文義顯明。流傳既徧。因勢利導。足以灌輸社會。促進文化。故新舊說部。在今日文學界中。實爲需要。惜乎一般刊本。字句舛誤。繡像俗陋。且將內容刪摘割裂。藉此減縮篇幅。貶價出售。漁利競爭。誑騙讀者。莫比爲甚。本局深恨此種行爲。願以闡揚文化。提倡普及教育。爲出版業之天職。故於刊行古本說部諸書。莫不整理精細。考究完整。實事求是。向爲讀者所贊許。本局以優美之書籍。取最低廉之代價。原爲助導文化。推廣流通。區區之忱。惟希公鑒。

序

有清三百年事實。史館開辦已逾十稔。而清史卒未見刊行。乃草野一老醫工偏喜喋喋。屢以平話貢獻邦人。既撰清史演義。又撰清朝演義。今又撰此書。一而再再而三。許子如是不憚煩。得毋技癢乎。非也。清史演義。注意在宮闈秘聞。朝野逸事。清朝演義。注意在國故朝章。大經大典。而本書則於秘聞國政。雖未嘗棄置。而於名將之戰績。世潮之變遷。尤三致意焉。刻畫處雖未敢與三國演義抗衡。然酒後茶餘。或可噴飯。豆棚瓜架。堪資談助。作者醫工。卽以此書供諸公爲解酒之清茶。消食之神麪可乎。清史演義七十萬言。清朝演義三十萬言。本書祇二十萬言。健脾之藥宜小劑不宜大劑也。撰書既竟。序此以博諸公一哂。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日青浦陸士諤序於松江醫寓



~~1612633~~

清史演義目次

卷上

第一回	吞朱果天女誕奇男	屠古擄滿洲喪二主	一
第二回	中石誓初遇萬人敵	滅鴨綠挑來九國師	四
第三回	滅哈達滿州始強	破烏拉貝勒稱帝	八
第四回	克撫順喜逢范國士	破明軍陣斬張總兵	一二
第五回	清太祖出兵征葉赫	楊經略四路伐滿洲	一六
第六回	破明師威震遼瀋	滅葉赫虎踞關東	一九
第七回	袁撫台派使弔滿帝	清太宗命將征朝鮮	二三
第八回	祖大弼乘夜闖清營	袁崇煥中計下詔獄	二七
第九回	寇中國清師屢入塞	破松山明帝始主和	三一
第十回	殂清帝睿王攝政	破北京三桂借兵	三五
第十一回	御皇極敕封平西王	平江南生俘宏光帝	三九
第十二回	開科取士清帝收人心	背主投降賊臣受慘報	四三
第十三回	南昌城金聲桓反正	廣東省李成棟降明	四七

第十四回	李成棟溺死信豐渡	何騰蛟大戰桂林城	五二
第十五回	破桂林雙忠完大節	奉恩詔兩粵鎮三藩	五四
第十六回	沙定洲計誘沐天波	劉文秀力戰吳三桂	五八
第十七回	李定國兩次蹶名王	孫可望三路攻清壘	六二
第十八回	孫可望逼宮謀禪位	李定國迎駕入滇都	六六
第十九回	降可望世祖議征南	朝永歷成功圖恢復	七〇
第二十回	清軍分路下雲南	定國設伏待三桂	七四
第二十一回	永歷帝出亡奔緬甸	延平王提師入長江	七八
第二十二回	延平王兵敗江南	永歷帝命喪滇北	八三
第二十三回	爲撤藩三王造反	欲威衆吳氏稱皇	八九
第二十四回	聖祖兩次定雲南	施琅三路攻台郡	九四
第二十五回	湯斌禁絕五通祠	聖祖征討噶爾丹	九七
第二十六回	噶爾丹大敗圖自盡	拉侍衛奉旨探河源	一〇一
第二十七回	皇太子再立再廢	科場案愈弄愈糟	一〇六
第二十八回	還我使君萬民齊祝壽	匪寇婚媾策妄入西藏	一〇九
第二十九回	世宗峻法馭宗親	羅卜雄才霸諸部	一一三

第三十回 年羹堯無端遭嚴譴

岳鍾琪有旨征西番……………一七

第三十一回 脫克渾飛行偵敵

鄂爾泰黑夜迎君……………一二二

第三十二回 釋罪宗乾隆施惠政

徵醫士史相薦高賢……………一二五

卷下

第三十三回 徐靈胎按脈笑庸醫

秦蕙田留賓論詞曲……………一

第三十四回 高宗三定伊犁

兆惠一征回部……………六

第三十五回 高宗兩次平回部

番僧一語悟和珅……………一一

第三十六回 嵇相國潑墨謝書屏

陸學士墮車辭診病……………一五

第三十七回 給諫因言獲嚴譴

高宗倦政思內禪……………一九

第三十八回 兩聖同堂兆民稱慶

一語破的萬箭穿心……………二三

第三十九回 上皇微疾忽晏駕

和相奉旨被查抄……………二七

第四十回 皇恩浩蕩免肆市朝

帝德仁慈詔留伯爵……………三一

第四十一回 平教匪鄉兵解散

剿海盜良將捐軀……………三六

第四十二回 李文成宣傳八卦教

強克捷拿獲兩叛徒……………四〇

第四十三回 教匪突攻紫禁城

仁宗痛下罪己詔……………四五

第四十四回	破道口七路進兵	攻司寨三佛應劫	四八
第四十五回	克滑邑那帥獲榮封	狩熱河仁宗疾大漸	五二
第四十六回	宣宗帝儉德挽奢風	歐羅巴新潮摧舊浪	五六
第四十七回	窺澳門洋兵鬧南海	求互市英使覲北京	六〇
第四十八回	林則徐大燒鴉片	程彰阿力主和戎	六四
第四十九回	割香港兩國訂約	盟白下五口通商	六八
第五十回	杜學士奇策佐真龍	鄭老佛慈心縱猛虎	七二
第五十一回	金田村洪秀全發難	簀衣渡江忠源糜兵	七六
第五十二回	取金陵洪氏建都	下廬郡東王用間	八〇
第五十三回	洪軍智取廬州城	僧王力爭大沽口	八四
第五十四回	狩熱河天子蒙塵	靖內難堯母聽政	八八
第五十五回	破金陵削平大難	斥恭邸寵信小人	九二
第五十六回	安太監投身法網	丁撫台按律除奸	九六
第五十七回	李鴻章辦案天津衛	馬新貽被刺南京城	九九
第五十八回	立德宗太后再垂簾	改俄約小侯爭公理	一〇三
第五十九回	法越交關牽連大局	日韓訂約誤盡蒼生	一〇七

第六十回	靖內亂朝鮮請援救	爭自主日本起齟齬	一一一
第六十一回	葉總統兵潰平壤城	丁軍門命畢劉公島	一一四
第六十二回	光緒帝變法圖強	義和團仇洋滅教	一一八
第六十三回	聯軍入京乘輿出狩	革命屢起皇室垂危	一二二
第六十四回	頒信條人心難挽	定優待清運告終	一二六

清太祖



萬曆帝

崇禎帝



方從哲

黃嘉善



陳新甲

張銓



趙興邦

楊鎬



魏忠賢



祖大壽

李永芳



關汝貴

顧廷相



張承蔭

熊廷弼

袁崇煥



趙夢麟

王宣



李定國

史可法



賀世賢

李如伯



杜松

芳世蒲



布占泰

蒙格



天女佛庫倫

范文程



費英東

布祿



葉緒

圖爾格





清世祖



清太宗

清仁宗

清宣宗



清世宗



清高宗

洪秀全

楊秀清



清穆宗

清文宗



左宗棠

彭玉麐



宣統

清德宗



李鴻章

曾國藩



清史演義 卷上

第一回 吞朱果天女誕奇男 屠古捋滿洲喪二主

話說夏禹營州之域。地處遼東海外。土地既然廣闊。物產又極豐盛。自從金朝被元國滅掉之後。金帝室的遺裔。金廷的孤臣。就把此地作爲夷齊的西山。田橫的海島。日子久了。漸漸四分五裂。各君其國。各子其國。滿洲的地方。分爲五部。長白地方。分爲二部。扈倫地方。分爲四部。東海地方。分爲三部。這許多部落。多遵守清廷遺制。辮髮緯帽。翎頂馬袖。如今要提滿洲五部中的蒙古塔城。地氣極寒。三春時候。晝夜風霾不絕。飛沙走石。蔽日遮天。一到七月。卽有白鵝下池不能飛起。七月裏就見霜了。八月天降大雪。九月河就冰凍。十月地土冰裂。直到三月盡頭。冰凍始解。草木還未萌芽呢。一入夏季。就有雪湯之險。都是羣山積雪。經日光曝烱流下的。數百里都是泥淖。行路的人必須步步留心。依着草墩走路。稍一不慎。人馬全都陷沒。這裏的城子。並不是磚石造成的。不過用木柵環了二三里的地方。就是一座城子。寧古塔的南門。臨着鴨綠江。西門外三里多。有一座臨江石壁。長有到十五里。高有到數千仞。好個屏藩。那江水都從長白山流出的。山中廣產人參。土人就稱這水叫人侵水。那怕冬月裏飲了。不會傷脾泄瀉。所以他州外府的人。到了此間。從無不服水土之患。這就是江水得着侵氣之故。江邊更產一種烏勒草。近水而生。長細溫軟。做了草鞋。行走冰雪中。足不知寒。所以烏勒草人參紫貂。號爲甯古塔三寶。每年冬至而後。放火燒荒。來春草木必然更盛。五月已盡。把營馬放野。放在數百里外草木處。七月盡頭。馬都肥壯了。纔收回來。各各辨認尾牌。領去。四季中沒一個月不出去。行圍打獵。獵犬好的幾頭。能夠力搏虎豹。有一種鷹。名叫海東青的。能夠抓捕天鵝。每日力能飛到二千里路。大鵬蔽天。捕捉很是容易。那鵬翎專供箭翎之用。離甯古塔二百里。地名石頭甸子。這

個石岡闊有到三十里。長有到三百多里。生得嵌空玲瓏。十分可愛。全是天然不假人力雕斲。下面流水潺潺。風景極佳。寧古塔之北。產犬最盛。并且比了別處產的比衆大力也。比衆強。冬春之際。滿地冰雪。一切薪米器用。都用冰床裝載了。縛上數十頭犬。長鞭一揮。日行數百里。烏蘇里以北。就家家使鹿不使犬了。滿州的三條大江。是鴨綠江。混同江。愛濬江。那江源都發自長白山。這座長白山。生有十二個山峯。環峙如屏。那三江之水。從東西北三路而出。這種江水。灌地最爲肥沃。曾有中國人到此創參。帶出菜子。偶種於地。後來每株重有二十多斤。其地脈之厚。不問可知。旁薄鬱積。地氣這麼的厚。毓秀鍾靈。就產出一位非常大豪傑來。這一位英雄。性愛新覺羅氏。名努爾哈赤。生得面如旭日。目似明星。虎背狼腰。燕領猿臂。威風凜凜。天表亭亭。好一副相貌。並且舉止非常。英雄蓋世。不論什麼一瞧見。就終身不忘。精神充足。三五夜不睡。也不覺疲倦。論到武藝。馬上馬下。長槍短劍。彎弓射箭。沒一樣不精。論到文才。偏又神機妙算。大略雄才。不這麼。如何能夠并吞諸國。混一滿蒙。爲大清朝二百年開基帝主。這努爾哈赤。是寧古塔一邦之主。滿州話稱主子叫做貝勒。因他才智過人。就稱他做總容貝勒。這位貝勒。卽位之後。想到覺羅氏受姓的華貴。便十分自負。想到祖父死事的慘苦。又十分悲憤。於是慨然有起兵復仇之志。原來滿州的長白山。雄峻異常。有二百多里的高。一千多里的長。山上有一個潭。周圍有到八十里。名叫闔門。鴨綠江。混同江。愛濬江。三條大江。都從這裏發源。長白山共有十二峯。東面的山峯。名叫布庫哩山的。山下有一個池。叫做布勒瑚里。彼時有三個天女。常來洗澡。最長的名叫恩古倫。第二個叫正古倫。最幼的叫佛古倫。都很窈窕。都很豔麗。一日。三個天女正在浴身。忽來一頭神鵲。口銜朱果。放在佛古倫衣服上面。忒楞楞飛去了。三天女浴罷穿衣。佛古倫瞧見朱果。紅得可愛。不禁含入口中。說也奇怪。那朱果竟似活的一般。纔入口中。就直奔喉間。墮下腹中去了。就這麼一來。佛古倫竟有了孕。好得是天女。沒有什麼人去究問他。到了十月滿足。居然產下一男。天女產生。不同凡種。一下母胎。就會講話。佛古倫十分慈愛。撫育到長大成。體貌果然奇異。佛古倫就把吞朱果的事情。告知了這孩子。並道。你的

姓。就是愛新覺羅。你的名。就是布庫哩雍順。你須記清了。我現在與你小船一隻。你乘了順流而下。流到那裏。就在那裏安身立命。說罷。隨取小船一隻。把布庫哩雍順。坐在其中。佛古倫向孩子笑了一笑。就漸漸凌空。飛昇去了。布庫哩雍順。眼看天女飛昇。攀援莫及。自己坐的小船。悠悠蕩蕩。向下流浮去。流至一處。船忽不動。見岸上綠柳成陰。布庫哩雍順。隨即棄船上岸。折下柳枝。鋪地做了坐墊。端坐其上。恰好這地方有三姓。爭爲雄長。天天搆兵仇殺。有一人來取河水。瞧見了布庫哩雍順。很是奇異。問他從那裏來的。布庫哩雍順道。我是天女所生。來此定亂安邦的。那人聽了。且不取水。急忙歸告衆人。你們不要爭鬪了。我到河中取水。瞧見一個男子。看他狀貌。真是非常人呢。我知道天必然不虛生此人。或者咱們的亂。就在此人身上大定。也未可知。衆人聽了。跟隨那人往觀。都很奇怪。布庫哩雍順見衆人臉上。都露出奇怪的神氣。隨道。我名布庫哩雍順。姓愛新覺羅氏。乃天女佛古倫所生。天叫我到此定你們的亂。衆人見他相貌堂堂。語聲朗朗。都下拜道。這是天生聖人。我們的主子。隨起身迎他回去。一個道。天生的聖人。不能夠叫他徒步行走。我們交了手。昇他回家罷。於是四個人互交了手。把布庫哩雍順。昇回家中。三姓共立他爲貝勒。把女兒百里。配他爲妻。建國在長白山之東。柵木爲城。名叫鄂多里城。立國號叫滿州。數傳而後。國中。大亂。覺羅氏宗族。全被戕害。祇逃出一個幼子。名叫范察的。這范察。落荒奔逃。急急如喪家之犬。茫茫如漏網之魚。不意後面喊聲大起。回頭見追兵一大隊如飛而來。范察急極智生。站住了索性不走。恰好飛來一頭神鵲。棲在范察頭上。追兵望見神鵲棲處。只道一株枯木。就此回兵。范察得逃了性命。從此之後。清皇室感激神鵲救命之恩。世世相戒。不得輕害喜鵲性命。范察隱身在外。數傳而後。又產出一個大偉人。名叫孟特穆。英雄出衆。謀略兼人。慨然以恢復爲志。用計把先世仇人的子孫。誘到呼蘭哈達山下。地名赫圖阿拉的。殺掉一半。以雪先世之恥。降服一半。充做鄉導。以修舊業。遂在赫圖阿拉地方。重建滿州邦國。三傳到福滿福滿生覺昌安。福滿覺昌安兩代。國勢日強。盡收蘇克蘇泮河以西二百里內諸部落。號赫圖阿拉爲興京。明人稱之爲建州右衛。覺昌安的兒子。是塔克世塔。

克世共生有三個兒子。最長的就是努爾哈赤。這努爾哈赤就是天女佛古倫嫡裔。家世的華貴。自然要自負。萬歷十一年時光。有個尼堪外蘭。也是一邦之主。暗招明朝的甯遠伯李成梁。引兵攻打古埒城池。城主古埒章京阿太的妻子。是覺昌安的女孫塔克世的姪女。覺昌安聽得明兵攻打古埒。恐怕女孫被害。同了兒子塔克世。親往迎救。女孫行到那裏。只見塵埃滾滾。殺氣騰騰。古埒兵正與明兵開仗呢。覺昌安叫塔克世守在城外。自己單騎入城。迎救女孫。遇着孫塔克世。執意不從。覺昌安又不忍女孫獨困危城。於是留在古埒。幫同守禦。塔克世守候了好半天。不見老子出城。也趕進城來幫助。此是尼堪外蘭。同了明兵。把古埒城圍得鐵桶一般。尼堪外蘭臨城呼降。城中兵變。斫死阿太。開城出降。李成梁縱兵屠城。逢人即殺。遇屋即燒。覺昌安塔克世與那阿太之妻。同死於亂軍之中。努爾哈赤繼承爲貝勒。因此時時以復讎雪恥爲念。欲知如何報仇。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中石磐初遇萬人敵 滅鴨綠挑來九國師

却說努爾哈赤做了甯古塔貝勒。奮志報仇。檢點將士。全國盔甲。祇有得十三副。雖然兵微將寡。心雄膽壯。並不把天朝大國放在眼裏。立刻全身披掛。頭戴赤金寶盔。身穿鎖子黃金甲。內襯白羅戰袍。脚登豹皮戰靴。腰懸寶劍。手執一桿豹尾虎眼神槍。跨一匹鐵色龍駒寶馬。白緞鞍披。黃金勒口。努爾哈赤縱身上馬。帶住了紫韁。侍伺的將士。便替他挂上弓壺箭袋。壺中貯着一張鐵胎角弓。滿滿的鵬翎利箭。努爾哈赤上了馬。十三位穿甲將軍。齊都上馬。其餘將士。因爲老貝勒國孝。盡都摘纓隨征。努爾哈赤統了馬步兵三百多人。直向古埒進發。行抵古埒。且不攻城。在城外不住往來馳逐。守城明將。望見一員紅臉小將。率着十多騎人馬。宛似疾風暴雨。來往如飛。大驚失色。急忙着人訊問。來將是何邦人馬。到此是懷何意思。努爾哈赤答道。我名努爾哈赤。是建州右衛都督覺昌安的孫子。都督塔克世的兒子。與兵到此。問你們一句話。我的祖父。我的父親。爲了什麼緣故。被你們害掉性命。你們是我不

共戴天的讎人。我要與你們拚一個死活。李成梁聞報大驚道：「努爾哈赤是建州一隻乳虎，現在蓄怨而來，如何擋得住？爲今之計，祇有跟他講和。」於是遣使謝罪道：「我們攻打古摺，不曾知道令祖令尊，同在圍城中，兵亂當兒，實是誤傷的，不是有意的。」這一層還請將軍原諒，令祖令尊的屍體，我們元帥已用上好棺木殮殮了，當卽延請名僧超薦，擇日送回貴邦。元帥並願替令祖令尊奏請從優贈恤。努爾哈赤道：「贈恤不贈恤，我們倒也不很計較。悉聽你們元帥的便。」尼堪外蘭是害我祖父的仇人，必須得了此人，我纔甘心。你們元帥既然願意講和，祇消把尼堪外蘭拿住了，交給我，就沒了事。我們就去開手。依然和好如初。來差回報李成梁，李成梁因關及中朝體面，礙難照辦，祇把覺昌、安塔克世兩樞送到與京。努爾哈赤探知尼堪外蘭在圖倫城地方，就馬上發下軍令，咱們立刻去攻打圖倫。就把虎眼神槍只一指，那匹龍駒馬，竟是解人意思的，翻開四蹄，向前一捲，十三位穿甲將軍，三百來個步馬將士，跟隨出發。人喊馬嘶，士馬飽騰，不多幾天，早殺到圖倫城下。尼堪外蘭見滿兵勇悍，不敢出戰，登城堅守。一面派人到棟鄂部、翁鄂落部求救。努爾哈赤大怒，親自攻城。尼堪外蘭率衆放箭，滿兵有三五個，早都中箭跌倒。餘衆稍形畏縮，攻城稍緩。努爾哈赤親冒矢石，虎吼而前。城上人嚇得向後倒退。努爾哈赤拔取鷗翎，望準尼堪外蘭，只一箭正中。在尼堪外蘭頭盔上，嚇得尼堪外蘭魂不附體，急忙棄城逃走。手下將士獻城投降。努爾哈赤道：「我的仇人，是尼堪外蘭，你等都是不相干的。我平素待人，最不喜有偏私。降軍本軍，我都一例看待。賞罰悉照功罪。有了功，降軍也不能夠不賞。有了罪，本軍也不能夠不罰。降人聽了，盡都心服。」努爾哈赤檢閱士馬，把降軍與本軍混合編制。於是有甲士百人，馬步千五百衆了。糧餉器械，更是不計其數。詢問降人，知道棟鄂、翁鄂落均允出兵援救。遂下令攻打棟鄂部，旂開得勝，馬到成功。只一日就攻下了。兼并棟鄂之衆。於是馬步將士，有到三千左右。移師攻打翁鄂落。翁鄂落原是大邦，兵多將廣。當下見努爾哈赤兵到，國主急與手下二將商議。翁鄂落有兩員大將，一個名叫鄂爾果尼，一個名叫洛科，俱有萬夫不當之勇。當下兩將都道：「我們趁他初到，脚跟未定，帶兵出城，給他一個下馬威。努

爾哈赤自然不敢正眼覷我們了。當下兩將各提了兵器，各跨上戰馬，點了五百精兵，迎出城來。爾哈赤見有將出迎，把虎眼神槍只一約，約退了將士，一帶紫韃龍駒馬，奮嘶而前，喝道：「你家貝勒爺兵到，爲甚不早投降？二將更不打話，兩馬當前，雙刀並舉，直取努爾哈赤。努爾哈赤掉槍相迎，三員虎將丁字式大戰起來。兩家將士，各都搖旗喊吶，擂鼓助威，戰鼓播得雷鳴一般。三匹戰馬，鬪得沙場上塵埃飛起如烟。努爾哈赤究竟英雄，力戰兩員驍將，毫不在意，戰到三十多合，洛科一聲唿哨，與鄂爾果尼打了個暗號，撥轉馬頭，佯輸詐敗而走。努爾哈赤縱馬追趕，聽得弓弦聲响，一枝箭直向面門射來，一低頭，正中在頭盔上。努爾哈赤並不退兵，帶箭追趕。鄂爾果尼回身又是一箭，努爾哈赤舉手只一接，早接住了。左手隨取出角弓，卽把那枝箭扣上弦，簌的還射將去。正中在鄂爾果尼的馬腿上，馬吃了痛一掀，把鄂爾果尼掀下馬來。努爾哈赤驟馬舉槍，直刺過去。洛科急忙舉刀格住，救鄂爾果尼回城。固守不出。努爾哈赤命軍士用火焚燒附城廬舍，自己登屋指揮，手執角弓，不住的向城中射箭，箭無虛發。射死守城軍士，不計其數。滿州兵喊吶攻撲，勢如排山倒海。斗大的翁鄂落城，看看就要攻下。不意鄂爾果尼自身在暗中，覷得真切，竊發一箭，正中努爾哈赤的腦袋，虧得有赤金寶盔護着，已經射穿金盔入肉，有三分深。努爾哈赤急忙拔出鮮血直流，連鎖子甲上都沾了一大塊血，真也英雄，並不呼痛，立把拔出的箭，還射進城。敵人應弦而倒，他血流至足，還忍着痛督戰。洛科見努爾哈赤不退兵，遂取出最利害的石弩來，看官這石弩出在混同江中，是松脂入水，經了千年之久化成的，顏色青紺，上有水紋，堅過鐵石，做了箭鏃，真是無堅不破的。從前肅慎氏貢弩矢，就是此物。肅慎原是女真的轉音。當下洛科取到石弩，從煙焰中突發一箭，射個正着。努爾哈赤陡覺奇痛，低頭見鎖子黃金甲都射穿了。一枝石弩釘在護項上，急忙拔出，見鏃卷如鈎，鈎出了大片肉，血湧如注。衆將士見了，都趕上來扶掖。努爾哈赤道：「你們快休上來，被敵人瞧見了，衝殺出來，不當穩便。」自己一手捫着劍，一手把角弓權當着拐，慢慢走下屋來。兩將扶掖而行，究竟血出得過多，走不到三五步就仆倒了。好半天纔甦來，喝了幾口水，裹了創口。

這一夜。血流不止。連着暈去了數回。只得收兵回國。將息月餘。創口半愈。於是提兵再來竭力攻打。只三天。就將鄂落城攻下。生擒洛科。鄂爾果尼兩驍將。衆將都請把兩人殺掉。努爾哈赤道。這是各爲其主的勾當。他們爲了他的主子。纔射我。現在我用了他。不又爲我射敵麼。於是親解二人之縛。各封爲牛叢章京。努爾哈赤從此之後。無年不戰。無歲不征。并且無戰不勝。無征不克。萬歷十三年。出征渾河部。得着界藩城。棟嘉城。薩爾濟城。三座城池。十四年。攻克蘇克素護河的瓜爾佳城。渾河部的貝璉城。哲陳部的托摩和城。尼堪外蘭自從圖倫失守之後。遠遁到鄂勒琿地方。築地自守。恃着諸部中隔。努爾哈赤終沒法奈何他。那裏知道。諸部漸爲所兼并。這一年。努爾哈赤大舉征鄂勒琿。把尼堪外蘭。生擒活捉了過來。派使到長白。扈倫。各部落報捷。明朝聞知。特降諭旨。勅封努爾哈赤爲龍虎將軍。給與印綬。并歲幣銀八百兩。努爾哈赤起兵時光。中朝已給過都督勅書十道。馬三十四匹。現在國勢日強。封號也就日崇。但是他在滿州地方。只甯古塔貝勒。中朝的封號。何曾用過。依舊年年出兵。把哲陳部。完顏部。都攻掉。混一五部。全有建州。疆土日闢。出產日富。與明朝設關互市。撫順。清河。寬甸。饜陽。四處。爲通商碼頭。滿州的進口貨。是東珠。人參。紫貂。捨獺。獾。等物。中國出口貨。是綢緞。布疋之類。萬歷十七年。又攻取了長白山的鴨綠江部。盡降其衆。扈倫。長白。蒙古。各邦。見努爾哈赤全有了建州。還這麼兼弱攻昧。知道他志向很是不小。葉赫國貝勒布齊。發起糾合各邦。聯師共討滿州。以除後患。發出國書。約齊會盟。與師大舉。一時應約而來的。共有九國。扈倫部四國。是葉赫國。哈達國。輝發國。烏拉國。蒙古部三國。是科爾沁國。錫伯國。卦勒察國。長白山部兩國。是珠舍里國。訥殷國。九國的貝勒。齊到葉赫會盟。插血設誓。宰殺烏牛白馬。祭告天地。每國各出兵三四千。九國聯師。共有三萬大兵。祭旗出發。浩浩蕩蕩。殺奔滿州而來。聲勢十分浩大。早有流星探馬。報入興京。說九國聯師。已到渾河北岸。人聲馬嘶。南岸盡都震動。滿州文武。聽得此報。無不駭然。努爾哈赤却如沒事人一般。呼呼的只是酣寢。不發一令。不調一兵。諸貝勒幾次入宮請令。都被守宮門的阻住了。沒法可施。候到天色大明。努爾哈赤纔起身。開出宮門。諸貝勒齊道。大禍

臨頭請主子快想法子。努爾哈赤道：「我早已定下破敵之計。你們白着急怎的。衆人齊道：「九國聯師。聲勢浩大。主子別小視了。努爾哈赤道：「我看九國人馬。無非是紙人草馬。你們跟我拜了堂子。就去破敵。當下努爾哈赤道率同各員。勒祭告過了堂子。隨下將令。着各將率兵到古呼山會齊。自己帶着侍衛親隨人等。上馬卽行。行到半途。得報赫濟格城被敵人攻打正急。努爾哈赤道卽命驍將額亦都。率領百人。飛往挑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滅哈達滿洲始強 破烏拉貝勒稱帝

却說努爾哈赤道。現在是甯古塔貝勒。將來聲勢浩大。就是大清朝太祖高皇帝。做書的爲文字上便利起見。就改稱他清太祖。當下清太祖帶了諸貝勒。諸將士。馬步三千。風馳電捲。行抵古呼山地方。早已望見九國聯軍環山結營。成一個月牙形。旌旗飄蕩。戈戟森嚴。旂上標着葉赫國。哈達國。輝發國。科爾沁國。錫伯國。卦勒察國。珠舍里國。訥般國。各種漢蒙字樣。連營接寨。聲勢很是利害。各貝勒見了這麼大敵。無不駭然。清太祖用馬鞭指着問道：「你們怕他們人多勢盛麼。衆貝勒齊聲回道：「似這麼的大敵。奴才等還是頭回兒遇着。主子聖明。奴才等下見。似乎未可輕敵。清太祖道：「他們有到九國。九國的人。那裏能夠一心一意。人多心不齊。那就是烏合之衆了。只消挫他的前鋒。前鋒一挫。勢必反走。趁勢追殺。定然能夠大勝。你們瞧瞧。這座古呼山。峭壁懸崖。生得何等峻險。咱們據險列陣。他們見了就要胆寒呢。說着指揮軍士。就山腰裏布起陣來。諸將列隊。陣勢卽然。聽得山下戰鼓聲喧。敵陣中旗門開處。一員大將。躍馬出陣。只見那將金盔金甲。躍馬舞刀。在山下往來馳驟。日光映在金甲上。耀眼爭光。愈顯得威武。宛似一尊天神。清太祖道：「這是葉赫貝勒布齊也。誰替我擒他來。一少年應聲道：「主子如果沒人。就奴才去把這厮擒來。給主子解悶。太祖瞧時。見這少年虎臉環眼。乃是額亦都的兒子圖爾格也。喜道：「虎父不生犬子。汝父從征圖倫。首先登城。叫他攻打巴爾達城。他竟用繩子聯縛了軍卒。在渾河中浮河魚貫而渡。夜半攻城。城上箭如飛蝗。他竟

冒箭登城。被流矢射中了股。貫穿了釘住在雉堞上。他揮刀斫斷箭桿。依然拚命廝殺。攻破此城。他身上已中了五十多創了。薩克察來犯。他祇率得數十人。把薩寇殺得大敗而逃。界藩的勇士名叫科什的。乃是天下聞名的。偷了我九匹好馬逃走。汝父單騎追趕。追着了戰到七八十合。斬掉科什。趕回好馬。一匹也沒有失去。因此我賜他巴圖魯勇號。現在你肯下山出戰。不愧虎將之子。但是布齊乃是強邦英主。英雄無敵。你此去須要小心。休折了我國銳氣。岡爾格答應一聲。率領百人。執槍上馬。飛一般駛下山去。布齊見有將馳下。早橫刀立馬的等候。兩面擂起戰鼓。山上山下。齊都吶喊。兩將更不打話。對殺起來。一個單刀如正練凌空。一個長槍如游龍入海。愈戰愈有精神。聯軍隊中。見布齊戰不下岡爾格。科爾沁貝勒名叫明安的。紅頂黃褂。提鞭出陣助戰。岡爾格見敵陣有人出助。心中着惱。大喝一聲。聲如霹靂。布齊吃了一驚。那跨下的馬。一偏身觸在木頭上。跌倒在地。布齊翻身落馬。岡爾格手起一槍。隨跳下馬。拔劍割了首級。明安大驚。撥馬便走。慌忙急促。那馬就陷在泥淖中。虧得蒙古將士瞧見了。急忙放馬來救。明安棄鞍換馬。安命奔逃。清太祖在山上望見。鞭梢一指。馬步滿兵。齊殺下山。頓時喊聲大震。勢如天崩地陷。岳城山崩。九國聯軍。擋不住這聲勢。四散奔逃。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脚。滿州兵乘勢追殺。刀斬斧砍。宛如割瓜切菜。直到夕陽西下。方纔鳴金收軍。各將回營報功。清太祖逐一檢點。計斬得首級四千個。獲着戰馬三千匹。鎧甲一千副。軍糧器械。不計其數。并生擒烏拉國貝勒的兄弟布占泰一名。太祖大喜。有功將士。盡都頒賞。布占泰叩頭求降。太祖命釋去其縛。賜一宗女。配他爲妻。布占泰感恩圖報。太祖就放他回國。使爲烏拉貝勒。經這麼一伏。清太祖軍威大震。葉赫、哈達、輝發。都遣使來求和。葉赫國新貝勒。并差人來說。情願把同胞妹子。嫁與太祖爲妻。兩國永爲盟好。太祖允諾。擇日迎娶。葉赫國格格那拉氏做福金。看官。滿州地方。公主叫做格格。王妃叫做福金。這位拉福金。就是太祖高皇帝。最奇怪。不過。大清朝開國的皇帝。是那拉氏。亡國的皇帝。也是那拉氏。開國時光。有一個攝政王。亡國時光。也有一個攝政王。這種天造地設的奇局。恰作成了做平話的伏線呼應。這日清太祖正在校場閱兵。忽

報哈達國遣人求見。說有要事。太祖道：哈達爲扈倫四國的盟主。葉赫輝發烏拉都聽他的號令。現在忽遣使來。其國中必有大變。隨命停操。召哈達使臣入見。哈達使臣一見太祖。伏地不起。哭拜道：我們貝勒去世之後。大貝子蒙格。二貝子布祿。兄弟兩個。都做貝勒。連朝相殺。兵連禍結。已有一個多月。鄰邦葉赫。趁我們內亂。非但不來援救。反倒乘亂加兵。我們到中朝求救。中朝偏是不理。戰又戰。不過他。救又沒人來救。沒法奈何。只得懇求大明天子。恩准我們入內捍邊。偏又是不准。我們急極了。只得派小臣到貴國來求救。我們貝子怕這裏貝勒爺不信。特把他三個親生兒子。都送來爲質。請貝勒爺趕快發兵。太祖大喜。隨命哈達三個質子進見。用好言撫慰一番。召集諸將商議出兵援救。誰願辛苦一輪。哈達去走遭。一將挺身道：小將情願討這個差。太祖瞧時。是驍將費英東。這費英東是太祖的女婿。驍勇善戰。弓馬很是嫻熟。能開十餘石之弓。太祖愛他忠勇。招他做了額駙。每逢開伏。他總是身先士卒。突陣衝堅。銳不可擋。太祖道：你放我放心。再派一人做你的副手。就命噶蓋幫助你好不好。費英東道：很好。清太祖就點精兵二千。命費英東噶蓋率領了。徑向哈達國進發。那裏知道這一枝兵發去之後。不過一月開來。軍報馳來。哈達事情忽又大變。哈達聽信了葉赫貝勒的話。執住了太祖派去的將帥。要求放還他三個質子。太祖很是詫異。還未十分相信。第二個軍報。報說哈達兵攻打我軍。太祖大怒。立即起兵馬步齊發。捲甲疾趨。祇一日一夜。就到了哈達。哈達國軍民。早已是驚弓之鳥。怎經得太祖的勁旅。兵鋒所到。宛如風掃殘雲。摧枯拉朽。三五日工夫。哈達全部平定。太祖撫循降衆。申明賞罰。哈達人民。無不大悅。那裏知道中朝得着他信。就派人來責問滅鄰的緣故。太祖自度兵力。還不敢與中國抗敵。於是釋還哈達質子武爾古岱。封他爲哈達貝勒。偏武爾古岱受封之後。葉赫國屢屢派兵侵掠。太祖幾次詰問。明朝邊將。一般是隣國。我們侵掠了你。就管葉赫侵掠了。就不管。這是什麼緣故。明將只是不理。這一年哈達遭了天災。全國大饑。派人到開原城乞糴。明將偏又不理。哈達沒法。自願投降。太祖太祖因有了哈達。兵強人衆。於是對於明朝。始不稱臣入貢。不過通商互市而已。此時扈倫四部。祇剩得輝發。葉赫。烏

拉三國了。國家的盛衰。想來也關着氣運。輝發國的部落。不知爲了什麼。都反叛本邦。投降葉赫。輝發。貝勒禁止不住。深怕被葉赫所并。派使送質子到滿州來求救。并請聯姻。太祖卽把二格格許了他婚。葉赫國見滿輝聯姻。很是懼怕。於是卑辭厚幣。與輝發交好。叫他索回質子。轉質到葉赫去。所約的婚。也不來娶去。并且晝夜築城。防備滿洲。清太祖於是興兵征討。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不過半年光景。輝發全都攻下。輝發方纔攻克。忽報烏拉國的屬地。瓦爾喀部獻書投降。太祖喜道。天賜我混一。屈倫也。命大貝勒代善。二貝勒褚英。額駙費英東。率領馬步四千。前往迎接。臨行囑咐道。烏拉兵如果出來阻擋。定須給他一個利害。三將領命而行。行到那裏。果然人喊馬嘶。一彪兵擋住去路。烏陣陣黑壓壓。足有上萬人。馬爲首。一將頂盔着甲。躍馬舞槍。不是別人。正是烏拉貝勒。布占泰。費英東拍馬當先。與布占泰兩個殺成一對。代善費英東兵分左右。包抄殺入。兩枝兵宛如兩柄鐵帚。橫掃而前。烏拉軍陣脚都被衝動。代善褚英兩枝兵左入右出。右入左出。宛如蒼龍攪海。把烏拉軍衝得七零八落。布占泰見不是路。趕忙退兵。已經損傷不少。代善等得勝收軍。檢點人馬。祇傷掉二百多名。斬得首級三千。獲着甲仗馬匹。不計其數。一面遣將到太祖處報捷。一面進兵圍攻宜罕山城。清太祖又派大將阿敏。帶了一枝生力軍來幫助攻打。一座斗大的宜罕山城。經不起滿洲兵晝夜攻打。祇兩日工夫。就攻下了。布占泰大懼。不敢抗拒。派人來營求和。代善定要他獻出了葉赫的人。方纔許和。布占泰就送出葉赫的人。並親來求婚。代善奏知太祖。太祖就把親生的格格。許與他爲妻。班師回國。不意纔祇五年。烏拉重又背盟。發兵攻打滿洲的屬地。虎爾哈部。布占泰又把响箭射太祖的格格。清太祖大怒。親自出馬。殺到烏拉河。連克五城。勢如破竹。布占泰一面求和。緩兵。一面送質子到葉赫求救。自己却收集兵馬。共聚了三萬。傾國之師。來戰太祖。太祖怒極。身跨龍駒寶馬。手執虎眼神槍。首先陷陣。代善褚英。阿敏。費英東。額亦都。一班驍將。分頭殺人。宛如一羣猛虎。咆哮馳突。布占泰的三萬兵。衝了五六段。滿洲兵萬口齊呼。萬矢齊發。喊殺之聲。震天動地。布占泰大敗而逃。逃到城門。見城上插着滿洲旗號。一個少年將軍。高登雉堞。大聲道。皇太極

在此等候你多時了。布占泰大驚，不敢入城，遂率殘敗人馬投奔葉赫去了。烏拉就此亡掉。清太祖既滅烏拉，遂與諸將商議，征討葉赫之計。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克撫順喜逢范國士 破明軍陣斬張總兵

却說清太祖晝夜訓練人馬。一到秋高馬肥，便就率領馬步四萬大舉征討葉赫。早有流星探馬報入葉赫。葉赫貝勒錦台什忙與兄弟布揚古商議，布揚古道：「扈倫四國滿洲已滅其三，努爾哈赤英雄無敵，他手下又都是能征慣戰之士。此番馬步四萬，是傾國之師了。萬萬不可跟他抵敵。爲今之計，咱們把四郊的鄉民牲畜都收到城中來，不存一人一畜，剩一片大白地。他兵馬多，糧餉沒處抄掠，輸運又很艱難，咱們深溝高壘，不跟他開仗，恁他人馬強壯，只弄他個師勞餉竭。一面再到中朝去求救，只要大明天子派兵來救，就不怕他了。錦台什大喜，立刻依計行事。果然明朝特派一員上將，是游擊馬時相，帶了火器兵一千前來幫助防守，並在開原地方駐紮重兵，成爲犄角之勢。清太祖盡智能，不過攻下七城十九寨。等到班師回國，所得城池依然被葉赫復了去。太祖此時聲威遠震，國內各文武同盟各員勒合辭勸進，恭上尊號。太祖於是稱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國號滿洲。改元天命，卽以本年爲天命元年。太祖建號稱尊之後，聚集文武商議道：「葉赫近在肘掖，負固不服，大爲我患。明朝偏又倚仗葉赫爲屏藩，咱們的興京偏又逼近，遂藩出兵少，是沒中用的。要是興師動衆，大征葉赫，明兵定然乘虛搗我。這件事可怎麼處置？」四貝勒皇太極道：「中國就不過人衆，中國人都是享福慣了的，文官要錢的多，武將要命的多，兒子瞧他天朝上國，也不過是個空名兒。如果他真有實力，咱們滅哈達，并輝發破烏拉，他早命將來征討了。兒子意思，索性出兵去打明朝，給他一個利害。太祖道：「你的話倒也不爲無見，但是中華大國，究竟是天下共主人材何等衆多，我們強煞，究竟是新起小邦，要大挫明兵，非預備一二年不可。於是按兵休士，這二年中，一面廣貯糧餉，一面打造器械，一面

挑選諸部精銳。朝夕訓練。太祖道。東海三部。地極肥沃。人極勇悍。收了來。可爲國家羽翼。該地不生五穀。但是紫貂。玄狐。海螺。灰鼠。水獺。鷹。鵬。海魚。等。各種貴重東西。都出在那裏。該地的富人。都用鵬翎蓋的屋舍。帳子都是紫貂。玄狐的。被褥都是灰鼠。白狐的。該處的人。男女都不穿袴子。都以魚皮爲衣。這種魚皮。偏又柔軟。可以染成各種顏色。那男子都不薙髮。梳髻環耳。自爲風氣。但是體氣很是堅實。不怕雨淋日炙。我很愛這種人呢。於是命大將額亦都帶了一千人馬。前往招撫。果然兵不血刃。虎爾哈部的小酋長。率了百戶來投。太祖聞報。立叫四貝勒。皇太極。帶了二百人出城迎接。太祖御殿賜宴。笑向降人道。我因聞你們英雄。不過要見見你們顏色。願留不願留。我並不勉強。你們願留的。站在左邊。願回去的。站在右邊。諭畢。見站在左邊的。通祇八個人。太祖命賜願留的錦裘。蟒服。四季衣服。每人各十套。并給與田廬。器用什物。八人都各謝恩。於是站在右邊的人。都爭走在左邊來。叩頭願留。太祖大笑。都各厚賞。於是虎爾哈衆。聞風附歸。滿洲陡增強兵萬餘。太祖又命征撫渥集部。這渥集譯起漢義來。就是大林子。地在虎爾哈部之東。一座很大的大松林。黑壓壓。烏層層。綿延千里。一望無際。那松林都是參天合抱的大樹。車馬橫穿而過。也有到六十里不見天日呢。微風震撼。濤聲澎湃。有時怪聲忽起。宛如地裂山崩。却就是千年枯樹。暴遭摧折。渥集部有這樣大松林的大利。太祖用懷柔政策。收做了羽翼。又是人財兩得。國富兵強。到天命三年。各事全都齊備。於是調集人馬。擇日祭告天地。堂子太祖頭戴紅纓。烏緞大帽。帽上冠着紅寶石頂子。身穿絨繡平金開氣龍袍。腰中扣着扣帶。外罩天青緞短褂。頸中挂一串一百單八顆雀卵小大的東珠穿成的朝珠。內襯嫩黃緞。灰鼠皮袍子。脚登烏緞粉底靴子。這一身朝服。映着紅臉潤腮。劍眉星眼。愈顯得英雄威武。衆文武。衆貝勒。也都袍褂齊整。翎頂輝煌一式的馬蹄袖兒。不過太祖緯帽上沒梁。頂子下不拖翎。是了。衆貝勒。衆文武。簇擁太祖到堂子。雍雍肅穆。行了三跪九叩首禮。宣讀誓文。警告神明。共有七樁大恨。一是明人無端害死祖父。二是明人幫助葉赫。三是派使十人往明。被廣寧明將殺死。四是葉赫依仗明人援助。把許嫁滿洲之女。改嫁蒙古。五是明朝出兵驅逐柴河。

三岔撫安、三路的滿洲耕民。六是明人爲了葉赫遣使遺書詬訾。七是明人逼滿洲歸還哈達侵地。葉赫掠哈達。反置不問。屢次助葉赫。倒置是非。誓告既畢。隨卽出發。步騎二萬。虎爾哈渥集之衆盡都隨征。刀槍耀日。旌旗蔽天。士馬飽騰。將卒踴躍。浩浩蕩蕩。殺奔中國而去。這日前鋒已到明邊。撫順就城外紮下營寨。等候軍令。一時太祖大隊到了。傳令把撫順城四面圍住。飛檄勸降。明朝撫順遊擊李永芳。見滿洲兵這麼的聲勢。不敢抵敵。差人獻書投降。太祖大喜。李永芳開城出接。叩頭稱臣。太祖親手扶他起來。賞與頂戴。封他爲甲辣章京。進城休兵三日。正欲起身。侍衛入報。有一個秀才。求見主子。太祖道。我這裏正缺少一個文人。秀才很好。好好的帶他進來。一會子就見侍衛帶了一個人進來。只見那人長袍闊服。矩步規行。四十開外年紀。見了太祖。恭恭敬敬跪下地拜了四拜。太祖道。先生起來。你貴姓大名呀。見我諒來。總有見教。那人道。下士姓范。名文臣。字憲斗。瀋陽人氏。是宋朝范文正公後裔。幼讀詩書。少知謀略。聞得可汗延攬英雄。招納豪傑。特來相投。太祖喜道。我這裏正缺文人呢。先生肯來相助。好極了。隨向諸貝勒道。這位范先生是宋朝名臣之後。我得了他。宛如元世祖得了耶律呢。你們應當賀我。隨命各將把城中居民。盡數押遷到滿洲去。并把城子拆掉。人多工快。三五天下。撫順城早已拆掉。太祖命下班師。這日駐營在謝哩甸地方。忽報明兵大隊來追。太祖問追來有多少人馬。探子道。旌旗戈戟。足有十餘里長。約來總有萬餘人馬呢。太祖傳令各將上馬布陣。迎殺上去。自己也跨馬出營。只見塵頭起處。大隊明兵已經殺到。一將躍馬舞槍。大呼達子。休走。旗上標着大明先鋒游擊梁汝貴。太祖回顧誰去擒這梁蠻子。一將應聲道。費英東去擒這蠻子。交給主子解悶。說畢。提槍出營。也不頂盔穿甲。就這翎頂緯帽。箭衣馬褂。扣帶上掛起一壺弓箭。跨上戰馬。帶了五百滿洲兵。戰鼓响處。費英東衝出陣來。五百兵雁翅般排開。明將梁汝貴喝問來將何名。費英東答道。你爺爺名叫費英東。梁汝貴喝聲照槍。兜心窩就是一槍。費英東急用槍桿格開。隨回槍向梁汝貴腿上搨去。梁汝貴一閃馬也避過了。兩人一來一往。大戰起來。五百滿洲兵分成兩翅衝殺過去。兵與兵戰。將與將爭。戰了二十多回合。梁汝貴氣力

不加。漸漸抵抗不住。費英東一人一馬。宛如生龍活虎。那桿槍神出鬼沒。分前後左右中五路擄來。梁汝貴一帶疆。逃出圈子。意欲逃回本陣。費英東住了槍。取出弓。搭上箭。弓開如滿月。箭去如流星。弦響一响。梁汝貴背上早着了一箭。費英東使的是角弓。弓勁前銳。射的後背直貫前心。跌下地死了。費英東鞭馬上前。明軍陣中殺出一將。大呼蒲大人來取你狗命。費英東見那明將濃眉大眼。金黃臉兒。頭戴鑲鐵盔。身穿鎧鐵甲。手執竹節鋼鞭。飛馬殺來。後面繡旗上大書大明參將蒲世芳。費英東接住廝殺。戰到十餘合。明軍陣中戰鼓擂動如雷。陣旗開處。一員上將飛馬虎吼而出。旗上標着大明副將顧廷相。太祖望見。立命額亦都出陣助戰。額亦都接着顧廷相廝殺。四員虎將。殺成兩對。戰有一個時辰。費英東賣一個破綻。回馬望本陣便走。蒲世芳只道他是真走。緊緊趕來。費英東俟他追得身近。大喝一聲。一個回馬槍。挑蒲世芳於馬下。滿洲兵見主將得了手。勇氣頓增數倍。搖旗吶喊。一齊廝殺過去。顧廷相見蒲參將被殺。心中不免着慌。纔一暇怠。肩膀上早着了傢伙。坐鞍不穩。跌下馬來。額亦都猛喝一聲。一刀劈下。併爲兩段。清太祖見滿兵得勝。馬鞭一指。馬步各兵。一齊衝殺過去。明軍大亂。總兵張承蔭。親自斷後。禁止將士不亂。那裏禁約得住。四員勒皇太極。衆率衝鋒。恰與張承蔭相遇。接住交手。張總兵因部下傷亡過衆。急欲兵退。無心接戰。怎經得皇太極一刀。緊似一刀。咄咄逼人。殺得張總兵流汗徧體。費英東又來助戰。張承蔭大呼吾命休矣。被皇太極一刀。斬爲兩段。明兵大敗。四散奔逃。清太祖大獲全勝。把所獲馬匹。輜重器械。命押令降兵。搬運回國。太祖回國之後。卽命范文程爲軍師。跟他商議。改編營制。太祖道。范章京。你初到吾國。情形還未熟悉。我來講給你聽。吾國出兵打獵。國裏的人。各隨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各出一枝箭。十枝箭就有一個長。名叫牛衆。我們這裏與你們中國大不相同。你們中國兵丁是兵丁。百姓是百姓。我們這裏是通國皆兵的。你們中國是三年一小閱。五年一大閱。我們這裏小操鍊。是沒一個月一操。大操鍊。却是一年一回。小操就是小打獵。大操就是大打獵。這個情形。你明白了。我就要和你商量改編的事情。欲知如何改編。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清太祖出兵征葉赫 楊經略四路伐滿洲

話說范文程見太祖這麼推心置腹。自然感激圖報。當下就用盡心機。先編出了大綱。自己瞧過兩遍。進呈太祖。太祖摘出數條。諭令重編。文程易稿兩回。纔定出入旗營制。計三百人爲一牛彖。設一牛彖額真。五個牛彖。設一個甲刺額真。五個甲喇。設一個固山額真。左右設兩個梅勒額真。計共七千五百三十三人爲一旗。全國共分八旗。黃白紅藍爲正四旗。鑲黃鑲白鑲紅鑲藍爲副四旗。太祖大喜道。營制編就武備總算定當了。但是本國還沒有文字。記載很是不便。現在國家新創。文告日繁。漢文呢。太艱深不合用。蒙古文呢。與滿洲語言不同。我欲造一種滿洲文字。使國人一見便知。你可能夠想法子。范文程道。微臣祇解漢文。就使勉強應命。也恐與國情不合。文館中巴克什。他原是哈達人。精通漢蒙文字。也通曉滿洲語。額爾德尼噶於滿蒙語言也極精熟。主子要創制國文。臣敢保他二人。太祖喜道。范章京事君極忠。不愧爲讀書君子。隨召見巴克什額爾德尼噶。二人入見叩頭畢。太祖說明創制文字的事。巴額二人面面相覷。都碰頭道。臣等聞得造字的聖人。自古及今。通祇三人。最長的叫梵。造出的字叫梵文。其書是右行的。第二個叫佉盧。造出的字叫做佉盧文。其書是左行的。最少的叫倉頡。造出的字叫做漢文。其書是下行的。臣等何人。那裏敢上比三聖。此事實屬難之又難。太祖道。沒有什麼難事。只消把蒙古字。合准了咱們這裏的語音。就能夠聯綴成句。不難因文見義。豈不是很易的事。巴額二人領了旨意。果然就把滿洲文編了出來。太祖大喜。立降上諭。頒行國內。一面因漢文三國演義一書。於行軍開伏。在在有關。特命巴克什譯成滿洲文字。頒與各將誦讀。文武兼修。國勢愈益強盛。太祖於這年秋季。重又起兵征明。新編的八旗兵。頭回兒出手。就發利市。攻下清河城。大破明軍萬人。陣斬副將周儲賢。乘勝進兵。連克撫安堡。薩場堡。好多座城堡。太祖主意在葉赫這一邊。所以攻下大明城堡。並不據守。太祖笑向臣下道。中國經我兩番征討。總也稍知戒懼。明春攻打葉赫。諒他們總也

不敢來救了。左右齊聲稱頌。一到次年，就是天命四年。大明萬曆四十四年也。太祖調齊兵馬，大舉征討葉赫。命大貝勒代善率兵六千，鎮守在喀關。防備明軍。自己統率八旗精兵，徑搗葉赫。兵鋒所及，宛如風掃落葉。兩打殘花，連克二十餘寨。正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葉赫告急文書，雪片也似打到中國。這時光大明遼東經略楊鎬，在瀋陽地方調集兵馬二十四萬，朝夕操鍊，圖謀大舉征討滿洲。不意萬曆皇帝連接了葉赫國求救的章奏，即命廷臣會議，援兵葉赫的事。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知道四方的援遼兵，都來齊集瀋陽。皇帝正恐師老財匱，意在急戰。自然都奏請趕速出戰。萬歷大喜，准如所奏。兵部天天發出催戰紅旗，催逼出戰。楊經略拗不過，只得分兵四路出發。命總兵官杜松率兵六萬出中路之左，總兵官王宣趙夢麟爲副，張銓爲監軍。這一枝兵由渾河入撫順關。這是第一路總兵官。李如伯賀世賢率兵六萬出中路之右，閻鳴泰爲監軍。這一枝兵入鴉鶻關。這是第二路總兵官。馬林率兵六萬出北路。潘宗顏爲監軍。由開原會葉赫兵二萬入三岔口。劉綎率兵六萬出南路。康應乾爲監軍。會了朝鮮兵二萬入寬甸口。再派游擊喬一琦監着朝鮮兵。共是四路大兵。號稱四十七萬。齊向滿洲出發。浩浩蕩蕩，好不威武。限定三月初一日在二道關取齊。偏偏天不做美，連朝大雪封山。明軍不能尅期出塞，却又作事不密，出兵的限期漏泄了出去。清太祖聞報，倒也大吃一驚，急下軍令，徵調各路屯寨之兵，齊集城中戒嚴。以待一面聚集文武商議退兵之策。衆貝勒都請率兵迎敵。太祖道：「明人聚中國精銳，加以葉赫朝鮮之衆，四十七萬，雖是虛話，二三十萬却是有的。分兵四路，如何可以輕敵？但是南北兩路都是崇山峻嶺，離與京的路也遠一點，敵人斷不能卽至。爲今之計，當先破其中路之師。中路破，其餘幾路自然聞風先怯了。衆人齊聲稱是我等萬萬見不及此。忽流星探馬報稱：明西路總兵杜松派將率衆三萬紮營在薩爾濟山。杜松自己却引兵二萬圍攻界藩城了。太祖道：「界藩城還沒有竣工，我們造城的夫子有到一萬五千人防衛的軍士，通祇四百名。那裏擋得住這麼的大敵。急命大貝勒代善、四貝勒皇太極率領兩旗精兵往救界藩。此時各路飛報明軍入境的章奏。」

雪片相似。太祖發奮道。只有盡力跟他拚一拚。遂親統了六旗精兵。徑向薩爾滸山殺來。原來明帥杜松。生有萬夫不當之勇。素性驕傲。不把滿洲放在眼裏。嘗向左右道。楊經略太把達子重視了。動了幾十萬的軍。看我引本部人馬。盪平達子。把達子擒來。看他羞也不羞。趙夢麟。王官。竭力諫諍。杜松那裏肯聽。等不到取齊日子。統兵出了撫順關。日行百餘里。並不歇息。行到了渾河。河流很是湍急。杜松偏是性急。等不得伐木結筏。飛鞭縱馬而渡。騎兵跟着渡河。被河流衝激溺死的。很是不少。後隊車營五百座。究竟不能飛渡。杜松渡過了渾河。督兵前進。連着攻下三座小砦。乘勢徑趨薩爾滸谷口。探知鐵背山上滿洲正在築造界藩城。夫役一萬五千。防衛精騎四百。杜松立命趙夢麟。引軍一枝。往薩爾滸山駐紮。親率精兵二萬。徑搗界藩。偏偏界藩的防衛滿將。不是無能之輩。把四百精騎。埋伏在谷口。杜松的兵纔過得一半。螺聲吹動。伏兵齊起。兩面殺出。宛似一柄大鐵剪。攪腰剪了一剪。明軍出其不意。大受驚惶。四百滿洲兵。兩面夾擊。直追到界藩渡口。滿兵與築城夫役聯爲一氣。伏着吉林崖山勢險峻。堅守不出。杜松把滿軍圍住。竭力攻打。正打得高興。忽報滿軍救兵到了。杜松命停止攻打。回馬迎視。果見大隊滿兵。約有萬餘之衆。爲首一將。銀盔銀甲。身跨白馬。手執長槍。上下混身。宛如雪鍊似的。有認識的指道。這就是滿洲男將額亦都也。原來大貝勒代善。四貝勒皇太極。率了兩旗滿兵。星夜出發。過了杜喀關。大貝勒主張擇一處僻靜的地方。紮下營寨。等候太祖。各固山。各梅勒。各甲喇。無不唯唯。內中一個梅勒額真。鬚眉奮張。大有抗議的神氣。大貝勒已經覺着。急向他道。額亦都。你又欲講什麼呢。四貝勒接口道。界藩山有築城夫役在那裏。咱們很該吹螺揚旗。耀兵向敵。壯壯築城夫役的氣。很不該紮營僻靜地方。自短銳氣。衆將聽了。未及回答。額亦都接口道。四貝勒的話。真不錯。咱們進兵界藩山罷。四貝勒大喜。立命額亦都爲先鋒。額亦都遂跨馬執槍。率衆先進。杜松見額亦都這麼英雄。心裏先有幾分怯懼。下令用強硬弓弩射住了。休放他上山。那裏知道額亦都領着千餘騎兵。颯風似的捲上山去。明兵齊心放箭。那裏射得住。纔一霎間。上山的兵。早與山上原駐的兵。合爲一起。遽高馳下。衝殺下來。衝過處。殺成一條

血路。杜松督衆竭力抵抗。明軍的陣脚。早被衝成四分五裂。祖松心慌。手提大刀。親自出陣衝殺。恰遇着額亦都。並不打話。接住廝殺。殺到二十多個圍合。額亦都喝道。杜蠻子聽者。你薩爾濟大營。已被我們攻破。你還不省得麼。明軍聽到此言。軍心頓時慌亂起來。杜松不敢浪戰。丟下額亦都。撥轉馬頭就走。四貝勒望見。拈弓搭箭。就是一箭。射個正着。杜松翻身落馬。額亦都趕上一刀。割下了首級。叫兵率把杜松首級。挑在槍桿上。高高舉起。明軍望見了杜松首級。不戰自潰。滿洲兵乘勝追殺。追到二十多里。渾河中。明軍屍身。及旌旗器仗。蔽江而下。滿洲兵大獲全勝。大貝勒四貝勒聯銜具奏。派人到太祖大營報捷。那裏知道太祖在薩爾濟。也得着大勝。原來太祖親統了六兵之衆。圍攻薩爾濟。明軍大營。明軍倚伏着火器利害。纔一接伏。就開放大炮。轟天震地。利害非凡。滿兵着炮的紛紛倒地。太祖見了。下令冒着炮火前進。各將士都各面面相覷。那裏知道天心默佑。日影未昃。忽然起了大風大霧。伸手不見五指。咫尺之間。不能相辨。明軍點起燈。毳火把。放炮接戰。太祖喜道。是天助我了。他們在亮裏。我們在暗裏。箭只消向亮裏射。定能夠箭無虛發。於是命軍士藏身柳樹林中。喊吶射箭。萬弩雨集。明兵中箭身倒的。不計其數。明軍發出的銃炮。雖然轟天震地。却都打在柳林中。不過折掉了幾株柳樹。太祖見明軍火藥鐵彈。將次轟完。吹起海螺。滿洲兵衝鋒冒火而前。踰壑拔柵。大呼衝殺。明軍抵敵不住。四散逃奔。總兵趙夢齡。死於亂軍之中。太祖大獲全勝。兩貝勒報捷之日。正清太祖大勝之時。於是開筵慶賀。自牛象額真以上。太祖都親爲行酒。敗報傳到瀋陽。楊經略大驚。急忙傳下軍令。命馬林李如柏劉綎三路兵馬。都各結營自固。改攻爲守。這一道軍令。傳到北路。北路統帥馬林。知道西路杜松。已經全軍覆沒。急忙引軍擇了尙間厓險要所在。立下營寨。環營掘了三條濠塹。濠外環列着銃炮。裏面徧列騎兵。又令潘宗顏龔念遂二人。各率雄兵一萬。紮營在數里之外。互爲犄角。營外都徧列大車。徧插籐牌。防備馬隊的衝突。強弓的飛射。似這麼防備堅固。究竟能否有恃無恐。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破明師威震遼瀋 滅葉赫虎踞關東

却說清太祖大破西路明軍之後。休兵三日。傳令起馬攻打北路明軍。四貝勒道。兒子願引兵一千。充作先鋒。太祖道。明軍經西路覆沒之後。勢必異常戒備。萬萬不可輕敵。你率兵騎一千先去。我自叫人接應你。隨命費英東帶步兵二千。隨後繼進。太祖統着六旗馬步。徑向尙間厓出發。却說四貝勒皇太極。引着一千騎兵。鳴螺前進。正遇着龔念遂營寨。前隊報知貝勒爺。說蠻子大營寨一座。外面四周都環有連環大車。成爲車城模樣。裏面密密都是藤牌牛皮盾。請爺的示。四貝勒道。待我自去瞧來。催馬向前。舉手齊眉。向前一瞧。只見一座面圓形的大營寨。大車環繞。成一座車城。裏面層層堅盾。密若排雲。中軍帳中帥字大旗。隨風飄捲。四貝勒下令。咱們橫衝過去。這一聲令下。千餘鐵騎。勢如兩驟風馳。齊向明營衝突。見車斫車。見盾挑盾。費英東步兵恰好行到。跟隨衝殺。明兵那裏經住得。這麼一大羣虎狼。早被殺得叫苦不迭。四散奔逃。四貝勒叫不必追殺。祇把所獲糧餉器械。聚在一塊兒。派一個牛彖額真。統率三百人。看守輜重。自己引了馬步大隊。殺奔尙間厓來。行到那裏。就見塵烟衝霄。殺聲震地。各貝勒怒馬直入明陣。往來衝殺。太祖派將傳令。各軍不必列陣。人自爲戰。原來太祖督領大隊。馳抵尙間厓。見明元帥馬林。正在指揮將士。在半山裏列陣。旗幟鮮明。隊伍整肅。太祖道。咱們衝上山巔。據高下擊。纔待傳令。忽見明陣中令旗一動。營內之兵。忽然齊走出濠外來。勢將合兵迎戰。太祖瞧見。急行傳令軍士們。別登山。都各下馬步戰。這一個軍令。還不曾傳徧。明軍已經從西而突至。刀槍銃炮一齊並發。大貝勒大呼道。有膽的隨我來。卽從明軍刀槍最密處。怒馬直入。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麾兵殺入。鞭馬亂衝。太祖急傳將令。各軍人自爲戰。於是六旗兵都不布陣。奮馬馳突。人自爲戰。衆貝勒已都衝穿敵陣。此太祖大軍合爲一起。喊殺之聲。震天動地。四貝勒恰好引軍到來。也不及與太祖講話。大喊一聲。舞動長槍。向明陣中掃蕩而去。明軍土崩瓦解。跌入尙間厓河。不知凡幾。屍體蔽河。河水竟然通紅。馬林收集殘敗人馬。逃入開原去了。太祖又命費英東攻打芬斐山潘宗顏營寨。祇半日工夫。也攻下了。葉赫的將。聽得明軍兩路遭敗。急忙引兵折回。清太祖道。四路明軍已經破掉他兩路。但是我聽得明軍四

帥中東南這一路的元帥劉綎最爲利害。這一個蠻子貫使一柄鎗鐵刀。重有一百二十斤。天下稱爲劉大刀。驍勇善戰。大小數百戰。名揚海內。并且閱歷極深。行軍十分慎重。咱們現在須要合力算計他。好在他與西北兩路明軍。距離得很遠。咱們大破西北兩軍。爲日無多。料他還不會得信。現在趕快移軍抵禦。料還來得及。說着時。與京守將。差人告急。說劉綎運破三座砦堡。涉險深入。現在離興京祇有得五十里了。興京空虛。奏請趕速派兵回救。太祖立命額亦都引兵四千。回興京助防。額亦都引軍去訖。太祖親自引兵往迎劉綎。行到半途。流星探馬報稱。駐防兵五百已被劉綎攻破。劉綎行軍很是嚴整。兵丁都手持鹿角。每逢紮營。總是排列成陣。砲車火器層層密密。並且放炮發銃。很是精鍊。劉綎這一枝兵。重如山嶽。從未輕舉妄動過。太祖縐眉道。似此如何可勝。這個劉蠻子。真不易辦。籌畫了半日。思得一計。隨命四貝子皇太極。率兵一旗爲右翼。吩咐道。此去阿布達里岡。山險路狹。可以埋伏。派你引兵伏在那裏等候。劉綎兵到。可卽從高殺下。休把劉綎放走了。四貝勒應了一聲。是。引兵去了。太祖道。杜松的軍符令箭。我叫你們收藏着。自有用處。這會子可就用着了。隨命降卒一人。持了杜松的令箭到劉綎大營。只說西軍已到興軍。請劉帥趕速前來會合。詎得劉綎到此。馬上升你一個牛犛。額真漏泄了兵機。拿住之後。凌遲處死。降卒好得不曾薙頭。穿着原來服式。持着令箭去了。太祖問左右。我此計如何。左右齊聲頌聖。只有一人挺身道。可惜美中不足。太祖瞧時。發話的不是別個。正是挾策來投的范文程。忙道。范文程。你有好計。不妨說來聽聽。范文程道。劉綎是著名宿將。不是無能之輩。難道憑了這一枝令箭。就此深信不疑麼。沒有號砲。恐未必誑的他到。就使誑了來。劉綎是素來善戰的。怕四貝勒一人也未必擒的他住。太祖道。范文程。京心思周到。咱們等他回來再商議。一到傍晚時。光差去的人回來。報稱劉綎見了令箭。問小的你們帥爺爲甚沒有號砲。太祖點頭道。范文程所見不錯。你如何回覆呢。那人道。我們帥爺原是要放號砲的。就爲不會知道帥爺的大營。究竟紮在那裏。恐怕沒人呼應。所以沒有放。太祖道。難爲你。我記上你的大功了。你去歇歇罷。隨命傳范文程。京范文程進見。太祖道。范文程。你真聰明。果然不

出你所料。隨把降卒回來的話。說了一遍。范文程道。現在咱這裏。一面速放號炮。誑劉綎趕來。一面速派大將一員。率領精兵。冒穿了明軍衣甲。假說是杜松差來接應的。殺入劉營。使他不能防備。只要他軍心一亂。就不要緊了。太祖大喜。立命大貝勒代善。率兵一旗。都穿着明軍衣甲。扯起明軍旗號。從西邊誑入劉營。大呼砍殺。惑亂他的軍心。一面叫放起轟天號炮。只聽得轟轟轟。營中放起連珠號炮。按下慢表。却說大明東南路總帥劉綎。按站而行。十分謹慎。這日接到杜松的知會。依然持重而行。衆兵士都手持鹿角。行伍整肅。沒一個敢躁進的。纔三十多里。忽聞聯珠號炮轟然不絕。劉綎道。了不得。被杜松獨個兒得功了。立下軍令。丟掉鹿角。飛步緊行。因爲山路狹隘。大軍礙難並進。把全軍分爲四大枝。每枝萬人。前兩枝都是精銳。劉綎全身披掛。手執着一百二十斤大刀。拍馬督隊而進。行到阿布達里岡。聽得海螺吹動。山坳裏殺出一枝滿洲兵。急雨似的衝殺下來。劉綎督衆迎敵。拚命抵抗。滿將滿兵。奮馬衝蕩。劉綎掄起大刀。排頭兒斫去斫着的。連人帶馬。斫爲兩段。四貝勒憤火中燒。躍馬舞槍。飛敵劉綎。劉綎舉起大刀一格。四貝勒震得兩臂都麻起來。急行瞧看虎口。已都震開。暗稱這蠻子利害。須想一個法子。用巧戰法取勝於他。隨虛刺一槍。跳出圈子。劉綎追殺過來。衆滿兵齊往擋住。四貝勒派了一個固山。一個梅勒。一個甲喇。同了自己共是四人。巧戰劉綎。四個人走馬燈似的把劉綎圍住。留心他的大刀。不使他斫着。明滿兩軍正在拚死力戰。刀槍耀日。喊聲撼天。忽見西面一枝兵。扯着杜松旗號。風一般的馳來。劉營將士只道他果然是杜松派來接應的。開陣迎入。那裏知道這一枝松軍。闖入了陣。就大呼格殺起來。軍心頓時大亂。只見杜軍首領大呼俺乃滿洲大貝勒代善是也。逢人便殺。遇將卽挑。劉軍經不住內外夾攻。也不知道滿兵來了有多少人馬。心慌意亂。頓時大敗。四散奔逃。劉綎見不是路。急忙退入後軍。正欲布陣拒敵。滿兵滿將暴雨狂風似的捲將來。劉綎只得竭力接戰。掄動大刀。虎吼而前。大貝勒四貝勒合兵急攻。把劉綎圍住廝殺。這劉綎真也英雄。愈戰愈勇。身中七十餘創。血流如注。還是拚命廝殺。直到力竭身倒。方纔罷手。大貝勒四貝勒得勝繳令。太祖道。探得康應乾步兵同了朝鮮兵。都紮營

在富察地方。就命你二人率了得勝之兵。前去攻打這一路明兵。倘能打勝。全境廓清。不留明兵一人了。兩貝勒答應一聲。引着本部人馬去了。祇兩日工夫。兩貝勒得勝回營。報稱我軍到了那裏。吹螺開戰。明軍開放火器。銃砲並發。很是利害。天公默佑。忽然起了大風。走石飛沙。眼都張不開。火器盡都反擊。我們乘勢衝入明軍營壘。應乾大敗逃了去。朝鮮的副元帥姜功烈。率衆投降。太祖喜道。辛苦了你們。外面歇歇去罷。隨向衆文武道。這一回明朝傾天下之力。盡調宿將猛士。以及朝鮮葉赫的精銳。同時大舉。分路深入。使我首尾不能相顧。真是十分利害。十分刻毒。倘不是上天默佑。我國怕就要亡掉了呢。你們想罷。我國通祇四五萬人馬。竟能於五天裏頭。大破他三路雄兵。檢點士卒。損傷的人不到一千之數。獲着駝馬甲仗炮車器具糧餉。不計其數。真是我始料所不及也。范文程道。明兵新敗。守邊各將。益是驚弓之鳥。我國正可趁此屢勝之威。一舉攻下開原。攻下開源。遼瀋都震動了。太祖道。范章京的話很是。遂親統八旗人馬。徑向開原進發。這日行到開原。前鋒報稱開原城外。盡是明軍營壘。太祖親自攻打東門。明軍大敗。衝進陣去。太祖一面督衆奪門。一面命各貝勒用雲梯攻打三門。不過半日工夫。開原城已經攻下。進攻鐵嶺。也是不費吹灰之力。於是就在界藩城中。休息士馬。一到八月中旬。起兵征討葉赫。一路勢如破竹。殺到都城。分兵兩路。太祖自己攻打東城。命四貝勒攻打西城。原來葉赫國分爲東西兩京。貝勒錦台什住在東城。錦台什的兄弟布揚古。住在西城。太祖下令。攻城受傷的重賞。退後的立斬。誰先進城。就封誰爲葉赫章京。此令一下。將士倍加奮勇。一霎間。早打破了外城。太祖乘馬督隊。見各兵士都手執着藤牌。冒着亂箭穴城。一個個猴子似的飛躍而上。城上矢石如雨。兵士拚命揉躍。不多會兒。東城竟然攻下。錦臺什登臺自焚而死。布揚古得着消息。卽把西城獻門投降。於是語言相同之國。盡被并吞。太祖的國疆。西至於遼。東至於海。南及朝鮮。北至黑龍江。儼然大國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袁撫台派使弔滿帝 清太祖命將征朝鮮

却說滿洲國拓土開疆。國勢日盛。明朝的邊帥。恰如弈棋似的。朝張暮李。舉措不定。楊鎬。熊廷弼。袁應泰。王化貞。孫承宗。高第。袁崇煥。輪流着做經略。做巡撫。內中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三人。都是熟諳兵書。深知戰策的。倘然久任不疑。滿洲國倒也不能得着便宜。偏偏大明天子。不懂邊情。偏信了文臣的話。用那吏事幹練的袁應泰做了經略。斷送了遼瀋兩地。用那大言不慙的王化貞。做了巡撫。斷送掉廣甯。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各城堡。太祖見瀋陽地勢形勝。下令遷都。即改瀋陽爲盛京。這一年是天命十二年。流星探馬報入明京。說天啓皇帝聽了太監魏忠賢的話。把孫承宗調了去。派了個高第做經略大臣。這位新經略。主張盡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各城的守具。委粟米粟十餘萬。人民死亡載道。哭聲震天。太祖向左右道。孫承宗在邊。中國竟然無隙可乘。他叫袁崇煥築造了甯遠城。扼守關外二百多里。又叫各將分守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各要害。遼河以西的舊地。幾乎全復。現在他走了就好了。再派人去探聽。不多幾天。探得甯遠前屯兩城。僉事道袁崇煥立誓。死守不去。太祖道。這袁蠻子有多能耐。我倒要去見識見識。衆貝勒都道。主上。身係全國安危。何必與袁蠻子計較。太祖道。我們爲了建築京城。營造宮殿。已竟有三四年不動兵了。現在恰遇中國調換經略的好機會。本來要西渡遼河呢。袁蠻子倔強。我就先攻甯遠。於是檢點人馬。八旗馬步。共計十三萬。號稱二十萬。太祖親自統率各文武。各貝勒。盡都隨征。渡過遼河。浩浩蕩蕩。直向甯遠進發。兵到甯遠。太祖傳令各貝勒。成一字長蛇陣。樣子橫截山海關大路。太祖與各貝勒。正在商議攻城之策。早有派去的細作回來報道。袁崇煥同了大將滿桂。刺血書誓。死守待援。一面行文前屯。山海關守將。倘有甯遠將士逃來。不問真假。立行正法。防敵人的奸計。并在城中挨戶搜查奸細。我等存身不得。只好逃回。太祖聽了。下令各軍士。都頂了籐牌。持斧斫城。萬人齊進。萬斧齊斫。城上矢石如雨。太祖親自督陣。將士冒死不退。忽聽得轟然一聲奇响。烟焰起處。炮彈橫飛。中炮着彈的紛紛倒地。利害無比。打成一條血路。急忙退兵。已經傷掉了數百人馬。原來城上袁崇煥開放的是西洋大砲。所以傷得這麼衆多。太祖休養三日。重復進攻。城上銃炮矢石。密如飛。

蝗沒奈何只得退兵。太祖悶悶不樂。向左右道。我自起兵以來。大小百餘戰。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滅國十餘。混一滿州。奄有遼瀋。從未經過挫折。不意今日遇着這個袁蠻子。這麼的難攻。四貝勒道。孩兒探得明朝關外的軍餉。都由海運。積在覺華島。離甯遠城有十六里之遙。守兵四萬。都紮營在冰上。鑿冰十五里。成爲冰濠。兩邊密護着楯車。孩兒願引兵一枝。從沒有開鑿的冰路去襲擊他。放火焚掉他的芻糧。太祖點頭。四貝勒引兵一旗去了。果然攻其無備。大獲全勝。燒掉糧船二千多艘。虧了這一勝。太祖方纔收兵。但是就此鬱鬱不樂。鬱成一病。病到八月。竟然嗚呼哀哉。兩脚冰涼。遺命四貝勒皇太極繼承爲皇帝。四貝勒即位之後。是爲清太宗。時年三十八歲。改元天聰。卽以明年爲天聰元年。忽報大明甯遠巡撫袁崇煥。派使同了李刺麻。前來弔喪。并賀即位。太宗詢問臣下。范文程道。袁崇煥與我素無往來。今忽派來專使名爲慶弔。其實要覘我虛實也。太宗道。如何對付。范文程道。主上召他進見。相機對付是了。太宗隨召見來使。那使人名叫傅有爵。除了慶弔套話之外。別的話竟一字不提。太宗叫范文程辦了復書。也不過是尋常通套。原來明朝自去年邊警之後。把經略高第。總兵楊麒都治了罪。命王之臣趙率。教代爲經略。升袁崇煥爲甯遠巡撫。袁崇煥見關外四城。褒延二百多里。北面負山。南面臨海。廣有四十里。屯兵六萬。轉餉很是艱難。非修復錦州中屯。大凌河諸城。大辦墾屯。不能固守邊防。所以借慶弔爲由。通使修好。乘間修復諸城。於是使命絡繹。開談和議。太宗親對使人道。袁撫台的意思。我已明白。但是兩家和好。總要各拿出真實意思來纔好。我國原無爭主中原之心。去年我軍攻打廣甯。彼時諸貝勒諸將帥都請打進山海關。先朝不聽。因爲昔年遼金元不居其國。入處中土。以致傳無數代。都變成了漢俗。所以我們欲劃疆定界。山海關以西。由漢人管轄。遼河以東。由滿洲管轄。漢滿各自爲國。所以並不會派兵攻關。現在貴國袁撫台。倘然真心要講和。兩國修好息兵。那尊卑稱謂。我當讓爾主一格。爾諸臣應讓我一格。歲幣一項。咱們用東珠。侵貂。中國用金銀緞布。煩你回報袁撫臺。使人去後。忽報有朝鮮叛人韓潤。鄭梅來降。太宗道。朝鮮屢次助明仇我。先帝上賓。又不前來弔問。我國久欲征討。就爲皮島的毛

文龍虎踞海外。與朝鮮成爲犄角。很是可慮。現在朝鮮既然有人來降。是天助我也。立刻召見韓潤鄭梅。見了太宗。訴說朝鮮兵備如何廢弛。將帥如何闕冗。請卽興兵。願爲鄉導。太宗道。憑你一面之辭。我也難於深信。你且退下去。待我從長計較。卽召集文武商議了一回。決計先征皮島。毛文龍免爲所牽制。於是拜貝勒阿敏爲征韓大將軍。統兵伐韓。在鐵山地方。跟毛文龍先開一仗。文龍大敗。逃了皮島去。滿兵就此殺入朝鮮地界。一路上勢如破竹。長驅大進。朝鮮一面向滿洲求和。一面向中國求救。甯遠袁崇煥立調精兵九千。紮營三岔河口。太宗聞知。親自率兵巡邊。查閱遼河口岸。到五月中旬。攻朝鮮兵大勝。凱旋。太宗下旨移兵伐明。先攻大凌河。大凌河的城頭築得一半。守兵望影而逃。要戰沒有對手。只得把城頭來出氣。築造纜及一半的大凌河城。被滿兵折爲平地。太宗毀掉大凌河城。隨命降兵穿了明營衣甲。先到錦州。誑入城中作爲奸細。大軍隨後出發。那裏知道錦州守將趙率教。也是個頭等名角。四城門懸有軍令。各處潰兵逃將。概不准入城一步。就是派往議和的使人。也只准在城外講話。太宗兵臨城下。無法奈何。只得下令攻城。滿兵喊吶攻城。百道並進。城上矢石如雨。攻打了三日。人馬損傷不少。趙率教夜裏又派兵闖營放火。太宗退兵五里下寨。棄下錦州。移攻甯遠。不意甯遠比了錦州。防備得更嚴密。袁崇煥守在城裏。滿桂尤世祿守在城外。城外都是連環大車。大車隙裏密排火器。太宗見守得這麼嚴密。知道攻打無益。命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各率精兵一枝。埋伏在山岡左右。自己却引兵徐徐而退。引誘明兵追來。不意明兵竟然堅壘不動。諸貝勒都道。地既這麼的險。城又這麼的高。攻打無益。不如退兵。太宗慨然道。此番出兵攻城。既不能下野戰。又不能勝。何能張我國威。喝令侍都穿了盔甲。拿着皮盾。大呼馳進。各貝勒督着八旗兵。冒死衝突。塵烟蔽日。喊聲震天。這一個聲勢。真是了不得。宛如天摧地陷。岳撼山崩。明營中滿桂尤世祿。令各兵嚴陣抵禦。不准擾亂。不准退避。銃炮齊發。鐵彈橫飛。貝勒受傷的已有三五人。兀自負傷力戰。兩邊短刀衝盪。大呼奮斫。屍滿濠塹。血流成渠。明營終如銅牆鐵壁。再也攻打不入。太宗無奈。只得收兵回國。嘆道。中國偏出了這個袁蠻子。先帝爺鬱病身亡。朕躬

御駕親征。又不能夠取勝。袁蠻子不死。我國終難得志呢。范文程道。主上不必過慮。明朝天啓皇帝。寵用太監魏忠賢。滿朝大半是奸佞。袁崇煥何能久安其位。不多幾日。細作報來。袁崇煥致仕閒居。明朝派了王之臣來做撫臺了。太宗大喜。朝夕訓練人馬。預備來年大舉。那裏知道天啓忽然駕崩。新太子崇禎皇帝。是個英明之主。復用袁崇煥。督師遼東。這袁崇煥舉邊屯兵。專事固守和戰兩法。不過用爲輔庶。太宗很是不樂。一到五月裏。警報傳來說。袁崇煥計斬了皮島毛文龍。把皮島鎮兵分爲四協。聲勢愈加利害了。現在旅順東西。都受袁崇煥的節制。太宗道。這袁蠻子。我總要想法子棄掉他。召集各貝勒。商議了一會子。決計大舉伐明。滿洲八旗。新滿洲八旗。漢軍八旗。十餘萬人。馬盡數出征。命蒙古兵充做鄉導。各貝勒各文武盡都隨征。鳴鼓吹螺。旗揚張蓋。十分威武。清太宗身穿織錦四開氣龍袍。外罩黃緞繡龍馬褂。頭戴緯紅頂大帽。上冠紅寶石沒梁頂子。帽子前面訂着蓮子大一顆夜明珠。外披着黑緞斗蓬。腳登粉底烏緞靴。騎一匹捲毛斯風黃驃馬。繡鞍金鐙。華麗非凡。左右夾侍的都是寶石頂雙眼翎黃馬褂的貝勒貝子。太宗執着御鞭。迎風一望。見大軍整隊前行。馬隊。步隊。鋼叉隊。大刀隊。藤牌隊。大旗隊。整整齊齊。蜿蜒環曲。渡水穿林。不知幾多遠近。太宗大喜道。有了這麼兵勢。就踏平中原。也不費什麼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祖大弼乘夜闖清營 袁崇煥中計下詔獄

却說清太宗統了十多萬人馬。浩浩蕩蕩。徑向中國進發。師行迅速。不多幾天。早到大明疆界。安下營寨。太宗帶領乘文武。出帳察看形勢。只見兩面都是高山。層巒疊嶂。險峻的很。缺口處恰築着關城。旂戟隱隱。太宗用鞭稍指道。這座關城想來就是遵化州了。范文程回道。這不是遵化州。是遵化州東北角一座關城。名叫洪山口。是進遵化第一個口子。太宗道。遵化共有幾個口子。范文程道。除這洪山口之外。西北角上。還有兩個口子。一個叫大安口。一

個叫馬蘭關。太宗點頭。回到御營。派侍衛傳諭各營。着各營將領。都到御營會議。侍衛遵旨去後。霎時滿蒙漢各軍將領。聞召都到。請雙安見駕。此時御營地上。早鋪下虎皮豹皮。各種坐墊。太宗傳下恩命。各各賜了坐。衆將領謝過聖恩。方纔按了品職。一一坐地。太宗道。遵化的形勢。望去非常險峻。用什麼法子。能夠打破他。大家商議商議。說着兩目中露出極威嚴的神光。向四週打了個圈兒。瞧得衆人都凜然生懼起來。只見一人開言道。奴才從前入貢明庭。邊地上出入過好多回。洪山口這條路徑。是很熟悉的。那一位高興進攻。奴才願充當鄉導。衆人聽時。講話的乃是蒙古喀爾沁台吉布爾噶圖。太宗道。布爾噶圖肯做鄉導好極。誰先去攻關。道言未了。坐中早跳起兩位英雄來。一個面如冠玉。目若明星。望去年紀祇有十六七歲。便是太宗長子大貝勒豪格。這豪格年紀雖小。却是弓馬嫻熟。戰策精通。是皇族小輩中數一數二人才。當下向太宗道。孩兒願率馬步一旗。去取洪山口。爲國家發一個利市。纔待允許。太宗的兄弟多鐸起爭道。出兵第一仗。須讓我去。我是前輩呢。豪格不肯。二人就在御前爭論起來。太宗道。你們兩人不必爭論。豪格去打洪山口。多鐸去打大安口。各率一旗馬步。誰先打進口。就算誰頭功。兩人應了兩個。是各自去料理人馬了。不多會子。就聽得營外馬足奔馳。螺聲吹動。左右報說。多鐸豪格各率馬步。分頭攻關去了。太宗道。豪格這孩子。究竟年輕。不曾獨當過一面。誰去接應他。大將費英東挺身願去。太宗叫他帶兵兩甲喇。相機策應。費英東回營挑選人馬。纔待出發。紅旗捷報已經報進御營。說大貝勒攻破洪山口。明軍殺傷無算。其餘殘卒都逃向遵化去了。太宗喜道。我知道咱們孩子。不會丟臉。纔叫他辦這麼的大事。道言未了。紅旗報捷又到。說大安口已被多鐸攻克。我軍大捷。太宗傳令拔營進口。圖攻遵化城池。一聲令下。萬衆齊行。風馳雨驟。早齊到遵化城下。多鐸豪格接着。太宗慰勞了幾聲。於是把遵化城池圍得鐵桶相似。忽報明山海關總兵趙率教領兵來救。離此只有二十里光景。太宗問誰去托擋援兵。大貝勒豪格踴躍道。孩兒去走一遭罷。太宗把豪格肩兒一拍道。好孩子你乏了。歇歇罷。豪格道。南蠻都是不經戰的。孩兒只當玩意兒呢。說着跳上馬。率領本部人馬。飛一般去了。只聽得鼓

聲大震。喊聲大舉。宛如天摧地陷。岳城山崩。太宗不得主意。卽命大將額亦都。費英東。飛馬出去接應。額費兩將。應一聲。飛馳出營而去。忽見一將騎着快馬。執着紅旗。流星似的奔進營來。高聲喝報。大貝勒陣斬明軍主將趙率教。敵人全軍覆沒。我軍略有損傷。太宗大喜。豪格回營演講戰鬪情形。指手畫脚。得意非凡。太宗傳令。宰殺牛羊。圍飲慶賀。飲畢。率領馬步各將。卽行攻城。梯石並進。鼓聲如雷。只一刻便攻破了三門。滿洲兵蜂擁進城。遇見漢人。不管是軍是民。刀斬斧劈。殺得削瓜切菜一般。滿街上紅殷殷地。都是血水。那屍身橫的豎的。平的小街狹巷。幾乎填塞了個滿。等到太宗下令封刀。十停人早已殺掉五六停了。那官員自巡撫王元雅以下。沒一個得逃性命。太宗統率滿兵。風馳雨驟。所向無前。自從攻破遵化之後。只一個月。月光景。克薊州。徇三河。下順義。破通州。勢如破竹。直殺到北京城下。就在城北土城關的東面。紮立大營。八旗勁旅。飛騎馳突。沙塵蔽日。聲勢滔天。嚇得闔京文武。都慌了手脚。虧得崇禎帝拿定主意。一面叫京營提督督率本京馬步。登城嚴守。一面頒詔各省。叫各總督各巡撫。各總兵。迅速來京勤王。這道聖旨一下。於是宣大總督。薊遼總督。宣府巡撫。保定巡撫。河南巡撫。山東巡撫。山西巡撫。以及各總兵。各提督。無不紛紛起兵來救。這日。清太宗在御營中聚集了衆文武。正商議進攻之策。忽報一枝明軍。如飛馳來。旗上大書總兵官滿桂字樣。已在德勝門外紮營了。太宗道。誰去瞧瞧。大貝勒豪格。挺身願往。跨上馬。引着三千鐵騎。風一般去了。霎時戰鼓喧天。炮聲震地。探馬飛報。貝勒爺陣斬敵將三人。吾軍大勝。太宗喜甚。一時豪格奏凱回營。太宗接着詢問。豪格道。今兒的仗。要不是老天保佑。咱們早敗下來了。太宗道。你不是斬敵將三員麼。豪格道。斬的都不過是偏裨。那滿桂這南蠻。勇悍的很。孩兒跟他交手。到五十多個圍合。幾乎敗在他手裏。城頭上明軍。又是矢銃並發。炮石交轟。咱們的兵隊。那裏再能站住脚。後來虧得城上發一個大炮。却打中了滿桂的人馬。連滿桂自己都打傷。一總傷掉三五百人馬。孩兒乘勢襲擊。纔得了個大勝。現在滿桂被城裏明軍接了去。太宗纔待警話。忽見多鐸匆匆走入道。袁崇煥到了。崇禎皇帝封他做大元帥。各省勤王軍。都由他一人調遣。太宗驚問這事。

可真多鐸道。如何不真。袁崇煥率了祖大壽。何可綱兩總兵。星夜趕進京來。所過各城。都留兵把守。纔與滿桂在平
台召見。就下了這道聖旨。太宗纔待回答。陡聞角聲吹動。一將飛奔入帳。報說祖大壽率着鐵騎闖營來也。太宗大
驚。急率諸將出營觀看。只見祖大壽橫刀驟馬。率着明軍左衝右突。而來要矯迅疾。宛似生龍活虎。八旗將士彎弓
奮射。箭如飛蝗。那裏擋得住。祖大壽望見變駕黃蓋。曉得就是滿州皇帝。舞動大刀。直奔太宗御營。各將拚命殺出。
纔救住了。鼓聲大震。喊殺連天。前後左右。各營兵將都到圍住。大壽混殺一陣。兩軍各有損傷。大壽見不能取勝。殺
開一條血路。退回本營去了。這裏檢點人馬。傷折了一千多人。這夜祖大壽命兄弟祖大弼。率領鐵騎五百。直闖滿
營。這祖大弼生有萬夫不擋之勇。慣使一柄鑕鐵大刀。當下率五百鐵騎。飛闖滿營。兵馬到處。宛如風捲江潮。馳突
衝蕩。滿營中頓時大亂起來。太宗跨馬出看。下令各將各守本營。不必慌亂。正在傳令。忽見侍衛紛紛倒退。左右譁
說。祖南蠻來了。太祖問祖蠻子在那裏。覺背後刀風冷然。急忙回頭。見祖大弼擎刀下劈。刀鋒已將及身。大驚失色。
急忙向前讓避。刀過如風。跨的那頭御馬。已經中刀倒地。太祖一個虎跳。總算不曾跌倒。各侍衛各負勒拚命救護。
直殺到天明。纔把祖大弼殺退。太祖道。昨夜險些被祖二風子傷掉性命。遂傳旨退營五里。一面令多鐸豪格分頭
出哨。以防敵人再來襲擊。探馬報稱袁崇煥大營。紮在城外東南角。豎立柵木。開掘濠溝。防備得非凡嚴密。太祖道。
要攻打京城。總先要破掉這座大營。你們可有法子。說着眼看衆文武。范文程道。袁崇煥這個人。明鬪很難取勝。除
是用暗計。隨附着太宗耳朵。輕輕說了三五句。太宗喜道。好好。咱們就這麼行罷。范章京。我就把這事交給你去辦。
文程應諾。回到自己營裏。叫當差的把高鴻中鮑承先請來。這高鮑二將。原也是漢人。由文程引進的。當下請到文
程道。有一件很好的好差。我替你們討了下來。二人起身謝道。全仗大人栽培。文程道。主子爲了袁崇煥。愛悶異常。
我因獻了一條反間計。就叫你們兩個去行。二人聽了一嚇。起身道。這個請大人委派別人罷。咱們兩個。嘴笨口呆。
如何可行。文程道。不要緊。前日拿住兩個太監。不是都給你們看管的麼。現在只消在這兩個太監跟前附耳講話。

只說今兒退兵。是咱們主子的妙計。方纔親見主子單騎向敵。跟袁帥兩個心腹將。講了許多祕密話兒。光景袁帥所約的事情。就要成功了。這幾句話。講的時候。須要做出防他們偷聽的樣子。總要他們深信不疑纔好。再到半夜裏。叫人暗把這兩個太監放掉了。就完結。就這點子事。你們會辦不會辦。高鮑二人喜不自勝。就去依計行事。隔不上幾天。果然傳說袁崇煥下了獄。祖大壽何可綱。領着兵走向關外去了。太宗立命拔營。直逼永定門。明將滿桂孫祖壽開城出戰。太宗親自督戰。滿洲馬步各軍。勢若江潮海浪。捲撲將去。把明軍殺得全軍覆沒。太宗分兵一枝。下固安。克良鄉。自己統着大軍。從通州東渡。把明朝的要隘。香河。永平。遷安。灤州。通通打下。直到明年五月。纔飽掠而回。偏偏蘇花着錦。烈火增油。喜信重重而至。派在北京的細作。報稱袁崇煥已於七月初五日。凌遲處死。首相錢閣老也得了個充軍之犯。太宗喜道。袁蠻子死。我們從此不怕中國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寇中國清師屢入塞 破松山明帝始主和

却說清太宗計殺袁崇煥之後。目空一切。明欺中國無人。便就年年入寇。歲歲進攻。也是時機湊巧。明朝的經略孫承宗與巡撫邱禾嘉。偏會意見不合。太宗就利用這敵國將帥不和。分兵急攻。竟如風掃落葉。無戰不勝。崇禎帝拜楊嗣昌爲經略。把孫承宗。邱禾嘉。革職治罪。一蟹不如一蟹。太宗更是得手。此時蒙古插漢部的林丹汗。士馬精強。偏偏與明人聯爲一氣。太宗親統大軍。越過內興安嶺一千三百多里。直搗其庭。林丹汗不戰而逃。逃到青海。後來死在大草灘地方。太宗盡收蒙古部數萬而還。行文明邊大同。陽和。宣府各巡撫。說的是朕統兵到此。詢知爾國每年給與插漢銀子至一百多萬。朕替爾國打算。與其費此於無用之地。不如拿來給我兩家修好。朕自然讓爾國爲大國。爾等亦當把我看待在插漢之上。行文去後。明人不來理會。恰好明登州參將孔有德。耿仲明。廣鹿島副將尙可喜。先後率衆來降。太宗詢問左右。范文程力勸加恩收錄。太宗於是賜名孔耿二人之衆。叫天祐兵。可喜的兵

叫天助兵。一面鑄造紅夷大炮。即令孔耿尙三將管理火器。一俟火器造成。即行起兵伐明。共興四路大兵。第一路由尙方堡到宣府趨應州。殺到大同爲止。第二路由龍口殺入。到宣州會齊。第三路由獨石口進去。到應州會齊。第四路由得勝堡進去。經過大同。直趨朔州。這四路大兵。從崇禎七年七月出發。直到崇禎八年九月。方纔收兵。擄掠了一個飽。崇禎九年。插漢林丹汗的兒子名叫額哲的。拿了大元朝傳國璽。到盛京來降。恰好貝勒多爾袞由朔州攻入甯武關。打破代州。應州。惇州各城。擄得人口牲畜七萬六千。大勝而還。貝勒多鐸攻打錦州。也得勝凱旋。於是蒙古四十九貝勒。全了土默特兩旗。合辭頌功德。恭上尊號。太宗很是謙遜。各文武各貝勒都請道。主子功德隆盛。內外悅服。似這麼天與人歸。倘過分謙抑。倒要使衆人失望。太宗聽說有理。纔受了寬溫仁聖皇帝的尊號。改元崇德。即以天聰十一年爲崇德元年。追尊太祖爲武皇帝。改國號叫做大清。大封羣臣。大貝勒代善等。都封爲親王。異姓功臣孔有德。尙可喜。耿仲明。及外藩蒙古各部。都封爲郡王。太宗受賀。羣臣謝恩畢。太宗道。朝鮮兄弟之邦。不可不使他聞知。於是特派專使到朝鮮宣諭。那裏知道朝鮮非特不來祝賀。到說天無二日。敵邦只認得是大明天子。太宗大怒。下旨大舉征討朝鮮。因怕明朝出兵來救。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統兵征明。阿濟格真也利害。連開五十六仗。沒一仗不勝。連攻一十二城。沒一城不破。殺得明朝的督師兵部尙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天天服食大黃瀉藥求死。阿濟格擄得人畜十八萬回國。太宗遂親征朝鮮。朝鮮方纔征平。就把得勝之師。移征喀爾喀。一面又命睿親王多爾袞。克勤郡王岳託。分兵入塞。兩路征明。一路上勢如破竹。不過在保定地方。遇着明朝的督師盧象昇。血戰過兩日。虧得盧象昇祇帶得五千步兵。明將擁有重兵的。都坐視不救。所以辛苦了兩日。把盧象昇一軍殺到。個全軍覆沒。除這一仗之外。一路順風。攻掉城池五十座。降服城池八座。擄得人口四十六萬。金銀財寶一百多萬。并俘得明朝宗空德王一名。各貝勒都來稱賀。太宗依然面露愁容。左右問故。太宗道。國家費了許多氣力。祇博着一個戰勝的空名兒。何曾得着明人尺寸寸地。賀什麼呢。漢班中躡出一人奏道。大軍數次入塞。攻城掠地。終不能

有就爲山海關阻隔在中間之故。今後用兵。當先謀取山海關。要取山海關。必先取關外四城。咱們現在築造義州城池。屯兵墾田。一面派兵擾他們的春耕。原是好上的好計。太宗照這發話的。正是宏文院學士范文程。太宗道。范文程。你的見識。終是高人一等。咱們現在就去攻打錦州好麼。范文程道。聖見極是。太宗立刻下令。命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各率本旗人馬。攻打錦州。偏偏這多爾袞。紮營在離城三十里外。又許軍士們更番還家。因此敵人芻糧樵采出入無忌。太宗大怒。立叫鄭親王濟爾哈郎。前往相代。把多爾袞吊回盛京。濟爾哈郎果然利害。營壘直逼外城。四面築起長圍。并把松山杏山兩條援救的路。都截住了。不多幾時。就攻下了外城。錦州守將祖大壽。差官到甯遠告急。此時甯遠城中。薊遼總督是洪承疇。甯遠巡撫是邱民仰。還有王樸。唐通。曹變蛟。吳三桂。白廣恩。馬科。王廷臣。楊國柱。八位總兵官。精壯馬步十四萬。屯積糧草。足支一年。當下接到錦州急報。洪承疇道。清兵善於馳突。跟他浪戰。我們定然喫虧。現在祇有把車營慢慢的逼他出境。用兵馬護着糧餉輜重。從杏山運到松山。再從松山送到錦州。步步立營。以守爲戰。庶可以有利無弊。邱民仰連稱好計。於是發下軍令。不准輕躁浪戰。各總兵鄭重進行。步步爲營。步步作戰。清太宗聞知明軍步步爲營。心下很是愁悶。范文程道。主上勿憂。明朝軍務。都由兵部主持。現在的兵部尙書陳新甲。是個性急的人。洪承疇如此辦法。陳新甲定然不滿意。定然要變更戰略。咱們相機行事。是了。道言未了。探子報稱明朝派一個職方司郎中張若麒。到甯遠催戰。爲的是兵部嫌洪總督老師靡餉。太宗喜道。范文程料事如見。真聰明。真能幹。過不多三日。報說明朝催戰的差官。往來絡繹。洪承疇不敢堅持。現在把糧草留在甯遠杏山。及塔山筆架岡地方。發兵六萬。作爲先鋒。步馬各營。繼續出發。太宗道。我親自去走遭。點齊步騎。立刻起馬。行到半途。又接軍報。明軍馬隊環着松山三面步隊。據着松山城北的乳峯岡。兩山中間。共立七座營寨。外面圍着長壕。十分利害。太宗催兵速進。晝夜兼程。共走了六日。已到松山地方。指揮各將排陣。從山直布到海濱。列成陣勢。橫壟大路。把明軍杏山的餉路截斷了。太宗道。明軍糧餉大半貯在筆架岡。該處守兵不多。奪了他這宗餉。

軍心定然慌亂。誰先去攻取筆架岡。肅親王豪格挺身願往。率了鐵騎五千。如飛去了。不過兩日工夫。捷報到來。說筆架岡積粟已經奪得。少些護餉。明軍不經大戰。盡都奔潰。太宗道。我料明軍從甯遠到松山。所帶行糧。至多不過支持五六天。他們失了餉道。又不敢野戰。勢必至於退走。此去塔山。杏山。小凌河。各要隘。都是必由之路。隨命多爾袞率兵三千。到塔山埋伏。多鐸率兵三千。到杏山埋伏。阿敏率兵三千。到小凌河埋伏。瞧見明軍到來。就截住廝殺。三將接了令箭。立刻率兵自去埋伏不提。忽報明軍撤掉步兵七營。背着松山城布陣了。太宗道。明軍背城布陣。今夜防來衝營。叫各將小心防備。果然不出所料。這一夜。明軍三次來營衝突。虧得防備嚴密。不曾被他衝進。次日清晨。各將因擾了一夜。纔待歇息。太宗下令嚴陣出發。諸將問故。太宗道。我料明軍要逃走了。諸將都不很信。遵令排陣。橫列以待。直等到這夜初更時分。果然瞧見吳三桂等六員總兵官。輪流斷後。嚴陣而退。太宗率衆追趕。明軍中恰恰輪着王樸這一枝兵斷後。望見清太宗親自追來。明營將士。都不禁身上發毛。有一員參將。見了鬼似的。發一聲怪叫。棄衆先逃。衆人跟着爭逃。王營一逃。亂了行列。各營不能夠支持。爭向杏山奔去。太宗催軍追殺。明軍此時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腳。走到杏山隘裏。螺聲响處。多鐸率兵殺去。擋住去路。明軍見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只叫得苦。只得彌山遍野。且戰且走。六鎮兵馬。盡都逃入杏山。曹變蛟接得敗信。趕忙收兵入杏山城。與洪承疇、邱民仰、王廷臣等困守待援。太宗把松山城圍得鐵桶相似。諸將入營繳令。都言主子先見如神。太宗道。現在明軍逃入杏山。杏山城中積糧不多。必定不能持久。我料他必然要逃奔回甯遠去。隨令額亦都費英東兩人。各率精兵三十額。亦都到高橋埋伏。費英東到桑噶爾齋堡埋伏。等杏山明軍逃到。就扼險掩殺。過不多幾日。額費兩將。先後派官報捷。並解來俘獲的駝馬甲冑砲械。不計其數。太宗親出巡視。見自杏山迤南直到塔山。死傷狼藉。海中浮屍。宛如雁鷺。盡是明朝將士。喜道。這一回關外四城。總可以得了。回到松山下令。四面開掘長圍。太宗纔駕回盛京。圍到明年二月。松山城援絕糧盡。副將夏承德密送質子爲內應。滿軍乘機入城。生擒洪承疇、祖大樂等。送到盛京。那邱民仰

曹變蛟、王廷臣等。都是不識時務之輩。白送了性命。洪承疇知道天命有歸。遂歸降了大清。錦州聽得松山失守。也就歸降。塔山杏山。接着相繼淪降。於是明朝大震。崇禎帝始決計主和。跟兵部尙書陳新甲商量定當。特派了兵部員外馬紹愉。副將周維墉。同了個喇嘛性容。到甯遠議和。甯遠守將。派人陪送到盛京。太宗按禮接見。修書回報。明帝不意漢軍各臣。倒都竭力諫阻。內中要算漢軍副都統祖可法。爭持最烈。連稱不可不可。太宗問他爲甚。不可。祖可法不慌不忙。道出一番道理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殂清帝睿王攝政 破北京三桂借兵

却說祖可法道。議和的事。大利於明朝。大不利於我朝。明朝議和之後。可以暗地裏布置。修理戰備。并且現在流寇徧中國。他好騰出兵來辦流寇。流寇盪平。而後又好專力與我做對。在我朝反倒習逸忘勞。很是不利。太宗道。中華大國。地廣民多。我國家連年用兵。終不能夠滅掉他。祖可法道。主上萬勿以明朝地廣民多爲憂。試看流寇四起。中原百姓已成敵國。只要斷掉他通津餉運。西山煤路。北京立刻受困。攻取了山海關。關外諸城。唾手可得。這是攻心扼吭的上策。務望主上採用。太宗問范文程道。范章京。你聽此論如何。范文程道。明國自流寇未起以前。祇能夠守流寇。大熾而後。守都勉強了。議和確然於明有大利。太宗道。倘明帝誠心議和。朕亦不便卽行反覆。不意覆書去後。明朝絕無音信。細作報來。知道辦理和事的陳新甲。已經革職問罪。太宗知道和議已經沒有指望。命貝勒阿巴泰統師伐明。分兩路入塞。左翼軍自界山毀邊牆而入。右翼軍自雁門關黃崖口而入。兩路進兵。攻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俘得人口三十六萬九千。牲畜五十五萬。金銀珠緞不計其數。這年八月。太宗忽然一病不起。遺傳詔位於少子福臨。命兄弟多爾袞攝理朝政。福臨卽位。是爲世祖。卽以明年爲順治元年。一切軍國大事。盡由攝政睿親王裁酌而行。世祖方纔卽位。就遇着一樁天大的喜事。却是大明山海關總兵平西伯吳三桂。派人來盛京借兵報

響。原來中國流寇李自成已經反進北京。崇禎帝自縊身亡。京中紳富盡被抄掠。吳三桂的家口也不能免。三桂的愛妾陳圓圓。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原是田皇親花了三千銀子。從蘇州妓院中買來送入宮中。替崇禎帝消愁解悶。偏偏崇禎帝恪守祖訓。不收娼家之女。退給田皇親。田皇親交給三桂。請他喝酒。出家樂侑酒。三桂瞧見了陳圓圓。很是傾心。遂向田皇親硬討來家。爲了邊情緊急。不敢攜帶到營。那李成自打破北京。把陳圓圓擄進宮中。十分寵幸。三桂得報。勃然大怒。一面差官到盛京借兵。一面統兵迎擊賊將唐通。白廣恩。清人吳梅邨有圓圓曲一首。專詠此事。其辭是。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大亡自荒宴。電掃青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鑿篋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住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漿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哲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煞軍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雪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遠。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專征蕭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伎師憐尙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啣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

花看不足。香徑塵生鳥自啼。屢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
南日夜流。

却說攝政睿親王接到吳三桂借兵的信。很是委決不下。自語道。范章京偏又病了。先帝在日不論什麼。跟他商議。他總有法子的。左右道。王爺既是惦他。就召來一問。范章京爲人忠不過。他知道了關及軍國大計。定然冒病入朝。攝政王點頭。隨命侍衛去宣召。一時范文程扶病而至。請過安。攝政王就把吳三桂借兵的事。說了一遍。范文程道。王爺主見若何。攝政王道。我爲沒有主見。纔召你來商量。范文程道。自從闖賊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害帝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衆百萬。橫行無忌。臣敢料他必敗。逼死他主子。定遭天怒。是第一樁應敗處。刑辱搢紳。拷劫財貨。定遭士憤。是第二樁應敗處。掠民貲財。淫人的婦女。燒人的屋舍。定遭民恨。是第三樁應敗處。李賊備了這三敗。還加上了驕傲。可一戰破掉他。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鍊。只消聲罪征討。恤他的士大夫。救他的百姓。兵以義動。何功不成。攝政王道。聽你說來。頭頭是道。你能夠保的住必勝不敗麼。范文程道。天地之德。不過是好生兩個字。兵這件東西。原是聖人不得已纔用的。從古未有歡喜殺人會得天下的。現在果然要統一華夏。非撫安百姓不可。攝政王點頭稱有理。隨下令起兵。向范文程道。你隨我進兵。幫助我約束將士。范文程道。臣自當隨營。於是滿漢各將。馬步各軍。一齊出發。頒出軍令。不准妄殺。浩浩蕩蕩。一路向西而進。行到連山地方。吳三桂差官又到。攝政王喚進那人。呈上吳三桂告急文書。攝政王閱過。隨道。既是你們伯爺。這麼的緊急。大軍經過甯遠不歇馬了。我就星夜趕來。差官取了回文。自去。這裏攝政王統着大軍。星夜兼程前進。行到沙河。離山海關不過十里光景。這時光。李自成親統精銳二十萬。東擊三桂。又派白廣恩引兵二萬。繞路出關。兩面夾攻。聲勢十分利害。吳三桂知道清兵已到。命把大炮對準了白廣恩軍。連環轟放。頓時煙焰蔽日。炮聲震天。宛如百萬雷霆。一時迸裂。白軍血肉之軀。如何擋得住。早被轟開一條血路。三桂道。清軍觀望。真了不得。待我親自出關去乞救。說着。喝令開關。率了五百騎。

從炮路中衝突而出。攝政王望見三桂出關。詢問范文程。范文程道。三桂兩面受敵。急極了。必是親來求救。攝政王問如何對付他。文程道。王爺可就要他歸降。薙髮設盟。攝政王點頭。一時吳三桂到。投帖進來。即命豫親王多鐸出接。接到裏頭。三桂見了攝政王。哭拜於地。叩請替君父報仇。攝政王忙命扶起。用好言撫慰。隨道。本朝聽得李逆攻破北京。逼死帝后。這是中外同憤的事情。又感貴爵忠義。所以本王親自提兵到此。但是崇禎既然殉國。中原無主。本朝的意思。不但是替明朝報讐。還要撫定華夏。使中國百姓重睹昇平之象。貴爵見地素明。倘肯薙髮歸順。本朝自當另眼看待。格外施恩。晉爵藩王。賜與金章鐵券。吳三桂聽說。立刻跪地稱臣。隨即遵旨薙髮。帶來五百人。全都薙頭。梳了很亮亮的辮子。薙畢。與豫王等會盟設誓。攝政王立下軍令。命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各引精兵一萬。從東西水關分道而入。攝政王親統大軍接應。吳三桂充做先鋒。當下三桂引軍到一片石。與賊軍前鋒唐通相遇。拚命廝殺。只一陣就把唐通殺敗。三桂入關。即令軍民薙髮。不及薙髮的。着白布纏身。以爲記號。那裏知道靜候了半天。清軍只是不來。三桂等得不耐煩。重又趕殺出關。見了攝政王。請即入關。洪承疇獻計道。大軍就使破賊。賊必然棄了北京。席捲西走。我們徒得着一座空城。并且還要勞師追勦。不如乘賊東出。京城空虛。我軍從關外越居庸關。襲攻北京。俟賊人回軍援救。可以一戰擒獲。纔是萬全之策。吳三桂大驚道。這如何使得。李賊現在目前放去了。倒去攻打北京。北京城中賊必然守有重兵。一時也未必攻得下。李賊聞警。回救。倒要腹背受敵。攝政王道。從古說救人救徹。我既然提兵到此。自然與李闖見一高下。吳將軍可先行開仗。我馬上就來接應你。三桂大喜。辭着回關。就點齊將士。殺出關來。李自成派將迎戰。喊殺連天。鼓聲震地。戰了一鎮日。不分勝負。兩邊各傷損了點子人馬。次日是四月二十二日。兩家列陣大戰。吳三桂的兵排在右面。清兵排在左面。擊鼓搖旗。列成陣勢。望到對面。李自成兵馬從北山起。直到海濱。萬頭鑽動。宛如一座人牆。攝政王率領英王、豫王、洪承疇、范文程、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一衆文武。立馬於東山觀戰。望到對面西山上。李自成張着黃傘。龍鳳旗。挾着明太子。永定二王。也

騎着馬觀戰。瞧到兩面兵馬。清兵與吳三桂兵。兩翼排開。還及不到賊陣一半。攝政王道。流氓都是百戰之餘。不可輕敵。傳下軍令。叫吳三桂兵先戰。三桂接到軍令。身率鐵騎。大呼衝入賊陣。三桂的姪兒吳國貴。躍馬陷陣。吳軍奮呼衝殺。竟然一可當百。此時塵埃蔽天。殺聲如潮。衝來突去。勢如潮湧。從卯刻直殺到辰末。賊軍殺傷已有數千之衆。無奈愈殺愈多。賊軍竟張開兩翼。把吳三桂困在中心。圍了有四五重。吳三桂奮勇衝盪。衝盪了數十合。喊殺之聲。震天動地。戰到午刻。忽然大風陡起。走石飛砂。兵與賊竟然不能辨認。攝政王瞧到這裏。發令道。咱們可以出馬了。欲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御皇極敕封平西王 平江南生俘宏光帝

却說攝政王命英王、豫王、各引鐵騎一萬。殺入賊陣。英豫兩王接令即行。說也奇怪。清兵萬衆齊呼。連呼三遍。頃刻風止塵開。英豫二王。率了鐵騎二萬。白標爲號。從三桂陣的右側。衝入賊陣中堅。這一枝生力軍。真是利害。宛如風發潮湧。所到之處。無不摧陷。東衝西盪。銳不可當。李自成駭道。那裏來的兵。這麼利害。有一個和尚進言道。這必是東兵。大王趕快避過爲是。說着時。風動塵開。瞧見都是穿甲辮髮的人。大駭道。果然是滿洲兵。自成策馬先走。塵蓋一動。賊陣就此衝動。清兵奮勇衝殺。賊衆就此大潰。清兵乘勢追殺。殺到個屍橫遍野。血流成川。一路衝殺。追趕到四十里外。方纔收兵。攝政王下令。關內兵民盡都薙髮。令違者作從賊辦理。一面命吳三桂引步騎二萬。追趕李自成。自成追急了。派兩個降臣。送明太子到三桂營中議和。那裏知道三桂別有懷抱。儘管進兵。李自成恨極。回到北京。把明朝各王子。同了吳三桂家屬。盡都斬首。總算出了一口毒氣。一面放火焚燒宮殿。把擄掠來的金錢珠寶。收拾了。逃向陝西而去。攝政王得着此信。立命吳三桂同了英豫二王。率衆追趕。追到慶都地方。與賊軍相遇。却說李自成雖然連遭敗仗。究竟是百戰之餘。很有經驗。聽得背後喊聲大震。追兵漸漸相近。就喝令輜重車前走。自己

率着精兵斷後。望見塵頭起處。一色大旗。都是山海關吳字旗號。自成怒道。吳三桂這厮。有他沒有我。有我沒有他。誓與他決一死戰。立命將士嚴陣而待。那裏知道偏偏天公作對。忽然狂風大起。飛沙走石。天地晦黑。賊軍中旌旗都被吹折。人馬全都倒退。三桂乘風奮擊。大獲全勝。自成沒法。只得急急如喪家之犬。茫茫如漏網之魚。追着輜重。逃向陝西而去。吳三桂再要追時。忽報派在北京的部將。已經訪得了陳圓圓。特將快馬護送到來。三桂大喜。過望。立傳軍令。着營中立刻結起五綵樓來。并備了翟菲儀仗。親往迎接。陳圓圓接到之後。就沒暇去追殺李自成了。後隊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兵到。問他爲甚不追。吳三桂道。我想窮寇勿追。賊衆都是妄命之徒。并且連戰數日。人雖不乏。馬也困了。理該休息休息。英豫二王都說有理。遂令班師回京。原來攝政王差英豫二王同了吳三桂。追趕自成去後。自己就按站進京。到得北京。見許多明朝大員。都穿了孝服。在朝陽門俯伏迎接。城上也徧扯着白旗。並且哭聲震天。都喊着先帝先帝。攝政王見了不解。問這些人做什麼。近侍趕忙查問。纔知京中大員。聞知吳三桂破賊。護送太子回京。所以一面設立崇禎帝神位哭臨。一面備法駕迎太子。攝政王道。備的法駕。倒不能夠辜負他。孝服很不吉利。給我除去了。近侍立刻傳令。迎駕人員。都着除去孝服。衆明官正在駭愕。攝政王已經下馬登輿了。這一班明臣。真也聰明。真會變化。隨即聯名上表勸進。范文程見了這道勸進表。暗暗好笑。面子上却故意做出不知道的樣子。向衆道。我國順治皇帝。已於去歲登極。諸位的勸進做什麼。衆官面面相覷。一語不能對。衆官散去之後。范文程進見攝政王。主張爲崇禎帝發喪。易梓宮。備儀衛。議諡號。攝政王道。我於中國儀制不很懂。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該如何。就如何。辦的了。總回我一聲是了。我們現在還要奏捷盛京。並頒示朝鮮蒙古。你先給我辦了。再辦崇禎的事。范文程應諾。先把報捷的事辦妥。然後下令。自初六日癸巳。始爲崇禎帝設位。在帝王廟中。哭臨三日。諡爲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改葬於田貴妃寢園。攝政王很是嘉許。又因都民搜斬餘寇。擾騷不已。下令薙髮。自新的就不是賊。於是不論官民。盡都薙髮。攝政王很是得意。即與范文程商議。迎請世祖入關的事。忽報南京地方。

史可法、馬士英已經擁立福王由榔爲皇帝。改元宏光。攝政王卽召集文武商議出幾條辦法。一面致書史可法。諭以利害。說他來降。一面派肅豪格引兵往定山東河南。都統葉臣往定山西。一面派大員到盛京迎駕。到這年九月。世祖車駕從盛京出發。十月到北京。攝政王率同文武出城迎接。於是祭告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兩代神主入太廟。世祖臨朝受賀。卽行頒詔中外。大赦天下。盡除明季加派稅餉廠衛各種弊政。文臣衣冠暫從明制。世祖臨御。皇極門。敕封吳三桂爲平西王。授與敕印。三桂謝恩下來。卽獻議征討流賊。攝政王卽召集范文程、洪承疇等一衆謀臣計議。洪承疇道：流賊慣於流走。大軍驟然出征。怕他西竄甘肅。倒就不易收拾了。范文程道：流賊都是妄命之徒。大軍西征。怕也未必卽走呢。臣料他必然阻關固守。攝政王道：你們兩個兒的話都有道理。我主見定了。隨下令命英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率同吳三桂尙可喜。從大同邊外。會了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直攻陝西之背。命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了孔有德。赴河南夾攻潼關。兩軍都在西安會齊。英豫兩王奉到旨意。卽日出征。開國時光。的將帥自有一股銳氣。時行語就叫風頭。你想那李自成在明末何等強橫。崇禎帝點兵派將。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喪不着他半根毫毛。弄得神京淪陷。帝后崩殂。現在清兵一到。他就會得一敗如灰。英豫兩王不過幾個月工夫。百戰稱雄的李自成。竟會望影而逃。在西安放了一把火。從藍田武關逃了湖廣去。捷報到京。卽下旨意。命豫王移師征江南。英王與吳三桂專辦流賊。此時李自成還有衆三十多萬。都是百戰餘生。能征慣戰。利害非凡。無奈李自成的風頭已過。大清朝的风頭正盛。不開仗便罷。一開仗。便似地八遇着天九。大清無有不勝。自成無有不敗。在江北鄧州。承天德安。江南武昌九江。連開七仗。都是自成大敗。把個李自成氣得鬚鬚根根倒豎。於是清晨出營。祇帶得十餘騎隨從。到武昌通山縣南九十里。九宮山上神廟中卜禱。恰好遇着一羣鄉民。鄉民只道他是尋常強盜。一陣鋤頭扁擔。把個混世魔王李自成打了個稀爛。餘衆還有二十餘萬。驟失主帥。窮無所歸。明朝的湖廣總督何騰蛟。聽了僉事道章曠的計畫。遣人招降。從此闖衆盡歸何騰蛟。所有騰蛟驟然強盛。不在話下。却說豫親王多鐸移

兵南征。把大軍分爲三路出發。一路出虎牢關。一路出龍門關。一路出南陽。三路大軍。約於歸德府取齊。此時開封汝甯一帶。列寨百餘。劉洪啓爲首領。南陽一帶。列寨數十。蕭應長爲首領。洛陽一帶。列寨數十。李際遇爲首領。都各擁衆四五萬。屢破流寇。聲威遠震。虧得明朝的宏光帝昏庸無知。宰相馬士英不知遠略。並不獎勵。因此英雄解體。豫王探知大喜。遂命放胆進兵。這日軍報傳來。明朝在江北地方。分爲四鎮。劉澤清駐在淮安。高傑駐在瓜州。黃得功駐在儀徵。劉良佐駐在壽春。諸鎮中黃得功最爲忠勇。高傑與左良玉的兵最強。現在左良玉與黃得功在西面。関關。高傑與許定國在北面。関關。豫王立命都統準塔向淮北進發。自統大軍向淮南進發。忽報睢州總兵許定國。誘殺了高傑來降。豫王立命傳見許定國。自請充做鄉導。於是河南諸郡縣。望風歸降。不過劉鴻起倔強不服。血戰了幾仗。過了這一節。就此迎刃而解。準塔兵到徐州。收降了高傑部將李成棟。進兵宿遷。把劉澤清一仗殺敗。進據清河。攻下淮安。劉澤清與總漕田仰。逃了入海去。於是通州秦州。盡都投降。淮南這一路。豫王大軍從天長六合。水陸並進。攻下揚州。明督師史可法力戰身亡。乘勝渡江。鎮江丹陽。句容。勢如摧枯拉朽。宏光皇帝。聞風逃遁。走了蕪湖去。豫王唾手而得南京。明朝的勳戚文武。盡都投降。豫王得了南京。立派貝勒尼堪。貝子屯齊。引兵到蕪湖。追宏光。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明將靖南侯黃得功。中箭身亡。總兵田雄。馬德功。擁了宏光投降。江南盡都平定。豫王大喜。立刻題本到北京報捷。攝政王。道。江南地方。非資望素著的漢員。前往招撫不可。范文程是不能走的。我這裏一刻都。不能少他。還是叫洪承疇去罷。於是命大學士洪承疇。以原銜總督軍務。招撫江南。一日。豫王奏報到京。言江南江北。郡縣相繼歸附。文武官吏。先後繳納符印。現在便宜承旨。各給箭令。仍領舊職。惟六部衙門。停給禁止鼓鑄。宏光錢文。在揚州設一鹽運司。各衛所官。盡行裁去。南京鳳泗各陵衛兵。也已裁去。不過守陵太監。暫不裁撤。現在各路稅課。暫用軍中戶部司印。遣官督收。措施是否合宜。其南京地方官制。究應如何設置之處。不敢擅專。恭候聖裁。以

便遵行。攝政王卽與范文程商議。范文程道。依臣愚見。還是交與九卿科道會議。瞧了他們的議論。再定辦法。攝政王依言。交下豫王摺子。欲知廷臣有何議論。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開科取士清帝收人心 背主投降賊臣受慘報

話說九卿科道。奉了這一道旨。一個個抖搜精神。高談雄辨。有的主張部院科道全設。如行在例的。有主張六部各留侍郎一員。量裁司官的。也有議設都督府。領以親王。一年一任的。更有創議把南京做陪京的。獨有吏部侍郎陳名夏發言道。國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必不當仍沿明制。並稱都會。很該去京城之名。存設官之實義。當從北邊差戶兵工三部侍郎。及各司官如餉司分司之例。其操江江防巡城巡江巡倉。並都察院。都作爲大差。國子監官也作爲差使。其餘悉應裁去。攝政王與范文程商議。范文程道。紛紛議論。都欲踵襲留都故事。實屬謬戾。國家定鼎北京。何必再以南京做陪京。陪京的名。於義不通。以臣下見。不如改南京爲江南省。豫王又有奏報到京。稱大軍乘勝攻下兩浙。明潞王以杭州降。惠王以紹興降。攝政王卽命豫王回京。一面命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同了都統葉臣等。鎮守江南。并遣八旗兵。駐防順德。濟南。德州。臨清。徐州。淮安。平陽。蒲州。各要害地方。每城一旗。豫王凱旋到京。攝政王擁着世祖。親自出城迎接。晉封豫親王爲碩德豫親王。隨征各王。分賞金銀鞍馬。那裏知道豫王纔一回京。明朝的唐王朱聿鍵。在福建稱帝。建號隆武。魯王朱以海在紹興地方自稱監國。霎時之間。起了兩主。人心思漢。明運中興。福建這一邊。文有黃道周。蘇觀生。武有鄭芝龍。鄭鴻逵。浙江那邊。又有張國維。朱大典。熊汝霖。錢肅樂。張煌言。王之仁。張名振。一班謀臣猛將。并且淞江。宜興。嘉興。徽州。上下江一帶。爲了薙髮的軍令。士民先後崛起。起兵抗拒。都各通表隆武。遙受封拜。虧得總督大學士足智多謀。降將金聲桓。李成棟。吳兆勝等。驍勇善戰。這班崛起的

士民忠義有餘。謀勇不足。轟轟烈烈。不過像曇花一現。盡斷送了性命。做了刀頭之鬼。反使人民橫遭屠戮。婦女慘被淫掠。屠城洗地。弄得個寸草不留。上下江蕩平之後。浙督張存仁奏上一本。奏的是近來薙髮令下。民心驚駭。復萌梗化。爲今之計。急宜開科取士。減賦蠲逋。以收人心。而安反側。並劾吳兆勝、李成棟、縱兵擾民激變之罪。攝政王立命採擇施行。又因張獻忠在四川肆虐。明將孫守法、王光恩、武大定、賀珍等在漢中鳳陽一帶。奉着隆武正朔。據地稱雄。陝西總督孟喬芳、都統和落輝、屢屢上本告急。特拜肅親王豪格爲清遠大將軍。率同平西王吳三桂、征張獻忠、并孫守法、王光恩等。又拜貝勒博託爲定南大將軍。同了都統圖賴、貝子屯齊。征討浙水福建。兩大將軍謝恩下來。工部已把器械備齊。戶部已把餉銀籌定。兩大將軍點齊人馬。卽日出發。那肅王一到西安。詢問情由。卽命貝子滿達、征討明將。自己親統大軍。征討張獻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肅王連破賊營一百三十四座。斬掉張獻忠。貝子滿達也連戰連捷。奏報到京。自然舉朝稱賀。那定南大將軍博託兵到杭州。恰值奸相馬士英爲了隆武不肯用他。挑唆得明營各將互相仇視。自爲水火。所以清兵隔着錢塘江。纔開得幾炮。祇壞掉明營幾座營窠。明帥方國安就擁了四五萬人馬。挾了監國魯王。逃向台州而去。清兵策馬渡江。馬士英、阮大鍼、挑唆方國安。叫他獻出監國。投降清軍。虧得監國得信得早。乘船逃了入海去。於是甯波、溫州、台州各地。迎刃而解。攻破衢州。擒住蜀王樂安王等。浙東旣然平安。進兵征討福建。鄭芝龍獻關迎降。清兵從衢州廣信兩路長驅而入。一路兵不血刃。追到汀州。把個大明中興英主隆武皇帝。生擒活捉過來。捷報到京。攝政王立下恩旨。封博託爲端重郡王。那裏知道福建方纔平定。廣州地方。蘇勸生又擁立唐王朱聿鎮做皇帝。改元紹武。端重郡王立派修養甲李成棟進征廣東。把簇新鮮的紹武皇帝。又擒了過來。偏借明朝藩王衆多。兩廣總督丁魁楚。廣東巡撫瞿式耜。兵部尙書呂大器。湖廣總督何騰蛟。巡撫堵胤錫等。同心擁立桂王朱由榔爲皇帝。改元永歷。就在肇慶卽位。此時李成棟已補授廣東總兵。卽從廣州統兵出發。高州、雷州、廉州。盡都攻下。進攻肇慶。可憐永歷皇帝。席還沒有坐暖。卽行逃難。逃到梧州。李成棟兵鋒

已到梧州。只得再逃。逃到桂林。梧州已經失守。桂林大震。君臣相顧失色。祇有大學士靖越伯丁魁楚。春容雅度。依然沒事人似的。原來丁魁楚這人。最是聰明。最識事務。他老人家早密遣親幹押送精金三千兩。配上奇珍異寶。呈於清兵主將李成棟。那親幹每日纔有密報到來。言已投入李營得充家丁。精金珍寶。得便再行獻納。有這麼一座靠山。所以他人雖然慌張。他老人家倒很安閒呢。丁魁楚未雨綢繆。預先早備下大號哨船四十隻。把半生辛苦掙來的宦囊。裝入船中。永歷皇帝早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逃奔入城。他老人家却舒徐暇豫。眼看家丁裝好了船。並不開行。在肇慶度過了年。直到正月初旬方纔開船。移到岑溪縣。去了岑溪。假意在城中修蓋茅屋。實不登岸。靜候廣州消息。到二月二十六日。接到李成棟手書。真是喜從天降。分付再不必造屋了。把四十號哨船。順流東下。原來丁魁楚差去的親幹。直到二月初纔敢把精金珍寶上獻成棟。言明魁楚孝敬之意。成棟道。何不早言。正要請你老爺仍做兩廣軍門。快送回信去。所以直到二月二十六日纔接到成棟回信。此時李成棟駐在梧州。聽得了魁楚東下。先上五里迎接。兩人見了面。握手談心。說不盡的要好。表不完の知己。真是相見恨晚。知道魁楚共有三個兒子。入廣已經失掉兩個。止存一位大令郎。也必定請見。交情世誼。有加無已。臨晚。李成棟請魁楚父子接風。隆重出於常套之外。握手道。明日吉期。卽煩再攝兩廣篆。拜表卽真。也就在明日。說着就把令旗令牌符驗旗幟制台舊勅印。一併交付過來。丁魁楚欣慰笑樂之極。巴不得立刻天明。好辦理到任的事。歡顏而別。回到船中。跟家人們說笑了一會。也就解衣安寢。那裏知道一到三更時候。李成棟船中點起燈球火把。差一個軍官。手執令旗。請了老爺丁相公過船密談。丁魁楚不知何事。父子兩人。急忙穿衣過船。見李成棟端坐不動。知道事情變卦。急忙下跪道。可憐我祇有一個兒子。請饒狗命。成棟笑道。你做了永歷的宰相。却這麼背主投降。要我饒你。怕天理不肯相容。丁魁楚道。祇求饒我兒子一命。公侯萬代。成棟道。你要饒你的兒子麼。喝令趕快斫掉。纔一回首。血淋漓的首級。已經呈上了。魁楚想要逃時。白刃交加。早斫成了肉泥。李成棟把魁楚的家丁。每營分配一人。頃刻派完。家眷船中一妻四妾。三

媳二女。成棟檢點一過。盡收做了姬妾。四十哨船精金珍寶。都笑納了。隨即統師攻打桂林。不意桂林城中。文有瞿式耜關部。武有焦璉參軍。都是忠義奮發的人。成棟兵到城下。城上鼓聲起處。一枝兵殺出城來。爲首一將。面若鍋底。聲如巨雷。全身披挂。跨着高頭劣馬。挺予縱馬。宛如張飛再世。成棟部下兩員裨將。拍馬出陣。戰未三合。都被挑死馬下。成棟大驚。親自披挂出陣。喝問來將何名。那人大聲道。你家侯爺是大明天子。駕前參軍焦璉是也。說畢。舉矛就刺。成棟揮刀相迎。戰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焦璉見李成棟刀法純熟。暗忖這斷我當用回馬槍挑之。遂虛刺一槍。跳出圈子。佯輸詐敗而走。成棟趕來。焦璉等他追近。猛喝一聲。一槍刺去。成棟虧得馬好。舉起四蹄。只一跳。早閃過了。沒有刺着。李成棟急忙回營。焦璉乘勢衝殺。勝了一陣。成棟退兵五里下寨。這夜。焦璉又率衆闖營。成棟又折傷人馬不少。只得退屯昆陽。忽報廣州總督修養甲有令箭到。成棟接進。差官傳令道。現在明給事中陳邦彥引了高州的兵。兵部侍郎張家玉。引了東莞的兵。大學士陳子壯。引了端州的兵。齊來圍攻廣州。令到着該鎮趕速提兵回救。成棟奉到令箭。立刻提兵回救。陳邦彥等雖然忠勇。那裏是李成棟敵手。李成棟兵到增城。把張家玉圍了十幾重。一仗就把張家玉兵殺得四散奔逃。陳子壯。陳邦彥。伏兵半途。想要邀擊成棟。被李成棟一陣殺敗。都白送了性命。但是廣東雖然大定。廣西又被焦璉奪了去。陽朔平樂潯梧。重又成爲大明疆土。這時光。攝政王因潮廣地方。何騰蛟撫有左良玉。李自成之衆十餘萬。兵強地險。幕府中又都是才智之士。很爲可慮。特命定南王孔有德爲定南大將軍。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爲副。出師岳州。孔尙耿雖是英雄。何騰蛟究也不弱。恁你竭盡智能。也不過互有勝負而已。等到尚可喜連戰連勝。正在得手時光。何騰蛟有瞿式耜聯師會防。連營二三百里。忽然廣東李成棟。江西金聲桓。大同姜瓖。全部舉地降明。重奉永歷正朔。於是大明永歷皇帝。已有雲貴兩廣。江西湖南四川七省地方。並且姜瓖在山陝一帶。鄭成功張名振在浙閩一帶。遙相呼應。攝政王很是焦急。忙召范文程商議征討之策。不知范文程有何妙計。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南昌城金聲桓反正 廣東省李成棟降明

話說范文程疾趨入朝。攝政王道。各省都反叛。本期將士。派遣不周。可怎麼樣。范文程道。叛亂之省。既然這麼的廣。非分頭勦撫不可。依臣愚見。李成棟金聲桓兩逆。只消派都統譚泰。都統和洛輝。從江甯到九江。會了耿尙二王。專討江西廣東。就可結束了。那永歷帝這一邊。已有孔有德在那裏。若慮他兵力太薄。可再叫鄭親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前往幫助。那麼湖南廣西。總也可以不至於蔓延。大同姜瓖。倒不能小覷他。須叫鄭重郡王博洛。敬謹郡王尼堪。率了八旗精兵。相機勦撫。再叫吳三桂。李國翰。分勦陝西賊黨。至於沿海的張名振鄭成功。有洪承疇坐鎮在江甯。料他總還辦的到。攝政王大喜。立拜都統譚泰爲征南大將軍。和洛輝爲副。其餘鄭親王鄭重郡王等。悉照范文程之策。一一令旨去訖。暫時按下。却說金聲桓原是左良玉部將。左良玉兒子左夢庚。以所部三十六營投降清朝。諸將相率北去。聲桓獨請規取江西自効。英親王阿濟格。卽命以提督撫勦總兵銜。掛討逆將軍印。聲桓於是從九江傳檄。下南康南昌。就爲這點子豆大微勞。得授爲鎮守江西總兵。此時聲桓部下各將。就是副將王體忠這一枝兵。最爲強盛。不過王體忠是闖將白旺的部將。自成死後。體忠刺殺了白旺投降。兵馬旣強。又不肯薙髮。聲桓很爲憂慮。於是密結體忠左右的王得仁。計誘體忠到都察院。乘其不備。斫死了體忠。立升王得仁爲副將。這王得仁是遼東人。驍勇善戰。軍中呼他做王雜毛。金聲桓自以爲不世之功。上本奏言。臣原銜提督撫勦。今更爲鎮守。體統迥異。請如原銜賜勅印。節制文武。便宜行事。攝政王以所請冒昧。批斥不准。只命還了他的妻子。原來聲桓爲明總兵時。與清兵在旅順開過兩仗。戰敗奔逃。妻子兄弟。盡被俘獲。現在攝政王特降諭格隆恩。許他團聚。金聲桓命王得仁統兵攻下贛州。只道立此奇功。總有封侯之賞。那裏知道奏報上去。不過是知道了欽此五個字。王得仁血戰大功。也並不得敍錄一次。金王二人。都不禁垂頭喪氣。偏偏巡撫章于天。巡按董學成。架子很大。對着聲

桓大模大樣。章于天並且屢屢索賄。誅求無厭。二人心更不樂。這日恰有公燕席。地上鋪着氍毹。文官都坐在上面。聲桓得仁與參遊等偏裨。都坐在外面。王得仁很是忿忿。章于天瞧見了笑道。王把總要反麼。金王二人既羞且惱。王得仁住的是宜春王府第。嘗在後堂聽戲。王得仁自己穿了明朝衣冠。叫戲子演唱郭子儀韓世忠故事。早有獻勤的報知巡按董學成。董學成大喜。聲言即行動本奏聞。一面派人向得仁要重賂。並要他的寵婢娟娟。得仁大懼。立把娟娟送到按台衙門。那裏知道侍兒送入之後。得仁居家一切情狀。反都宣布了個盡。於是撫按兩院都要重賄。王得仁惱得目眦欲裂。就勸金聲桓反正。即日舉事。幕客中有假稱隆武帝並不會死。現在蒙塵在五子寨。聲桓就派此人前往探視。此人回來假傳敕命。封聲桓爲鎮江公。王得仁爲維新侯。二人大喜過望。金聲桓道。我當請惠師一卜。以定行止。這德師是揚州和尚。法名惠宗。聲桓年輕時先曾拜之爲師。學習拳技。惠宗曾拊聲桓臂道。勉之。二十年後江西福主。世人盡變紅頭蟲。就是時候了。後來清兵南下。下令薙髮。軍民盡戴紅纓大帽。金聲桓得建牙江省。因此極信此僧。迎來鎮署。十分禮待。當下聲桓前席請益惠宗。也勸他改圖。聲桓意志始決。這年正月。章于天爲了搜括富室莊田的事。率了數十騎。到瑞州去了。王得仁向聲桓道。這不是爲括金。怕是到贛州去會議。要不利於我們呢。聲桓此時恰值妻子已由北京送到。遂聚集將士。密議約會了山東河南。刻日並舉。王得仁就到建昌。糾合明御史揭重熙。余應桂諸部。重熙向得仁道。金聲桓的爲人。疑而多詐。倘有中變。將軍在外面好不妥當。不如坐據省城。仗鉞投袂。爲必不可遏之勢。他必不敢不從。事貴神速。遲必有變。得仁道。此言很是。立刻傳令。部勒全營。星夜趕回南昌。圍住巡按衙門。王得仁全身披挂。把個按台董學成繩穿索網。綁成椶子一般。押到鎮台衙門。大呼奉詔恢復。金聲桓未及回答。王得仁已經起身。把聲桓的髮辮一刀割下。立差一弁。擎了令箭。傳示各營。盡行剪辮。出示安民。稱隆武四年。見了頭戴紅纓大帽的。不問軍民。立行射殺。一時南昌城中。棄帽如山。全省重歸明朝。章于天董學成及副使成大業。全都斬首。迎明太保姜曰廣入省爲主盟。不過贛州不肯歸附。此時金王兩人忙着自己

開幕府。聲桓的族人。聲桓都承旨授爲都督。幕客黃人龍也授爲總制。黃天雷是得仁的小舅子。頃刻授爲兵部侍郎。王得仁引兵取了九江。幕客胡澹獻計道。宜乘破竹之勢。直趨南京。下流猝不及備。南京必易攻克。南京一得。兗豫定然響應。引兵而北。中原何難傳檄而定。王得仁就把此計告知大衆。衆將盡都稱許。偏偏聲桓的幕客黃人龍不以為然。駁議道。贛州地方上游。文武重臣都在那裏。很該先行攻下。不然。我們順流東下。贛州出兵攻我之後。腹背受敵。如何是好。太保姜曰廣道。此言不爲無見。從前甯王起事。不取贛州。終貽後患。金聲桓不能決。恰接得清湖廣提督羅錦繡書信一封。其辭是。

公創舉非常。天下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川上游。公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乘其後。莫若先下贛州。贛州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

其實羅錦繡恐怕湖廣受兵。欲觀勝負爲向背。聲桓那裏知道。就引兵攻打贛州。清將高進庫堅守待援。金聲桓深愛高進庫之才。下令增壘困圍。不准用炮轟打。此信傳到廣東。總督佟養甲。立命藩庫撥餉八萬。檄令兩廣提督李成棟。星夜往援。那裏知道李成棟別有懷抱。原來李成棟征討廣東。身先士卒。血戰經年。所向克捷。收繳文武印信五十餘顆。獨取兩廣總督印信。藏了起來。誰料敍功授職。佟養甲倒做了總督。得假便宜行事。成棟祇得一個提督銜。功高賞薄。自然不免怨望。成棟有一個愛妾張氏。原是大學士陳子壯的妾。歸了成棟。已經一年有餘。從不曾有過笑容。一日。偶然演戲。張氏見了。忽露笑容。成棟問他緣故。張氏道。爲瞧了臺上威儀。觸目相感。不自覺呢。成棟聽說。立刻起身取明朝衣冠穿着。張氏取鏡子與照。成棟不禁歡躍。張氏因慙他反正。成棟道。你的話很是。說着撫几道。憐此雲間眷屬呢。張氏知道成棟眷屬都在松江。所以心不能決。遂回言道。我那裏敢獨享富貴。我請先死。以成君子之志。說着取出剪刀自刎而死。成棟撫屍大哭道。汝一女子。這麼的知大義。我誓不負汝。殮葬既畢。成棟就與署任藩臺袁彭年。養子李元胤登樓。抽去了梯。相謂道。吾輩因國難歸清。然每念從少康至今。三千多年。正統

之期。雖敗必有中興。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遐荒共懼。現在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復粵七郡。陳邦傳雖有降書。而不解甲。天時人事。不難推測而知。聽得新天子永歷皇帝。在廣西龍表酷似神祖。若引兵幫助他事成。果然封侯開國。事敗也不失爲忠義。三人決議。這麼秘密。那裏知道早被修養甲的心腹人胡奇探知了。急忙報知養甲。偏偏養甲不肯相信。接到贛州告急的信。立命藩庫發餉八萬。叫李成棟星夜赴援。袁彭年故意遷延不發。以激怒軍心。李成棟暗裏招集花山羣盜。縱火焚野。於是火光衝天。呼聲動地。成棟向養甲道。贛州早暮要亡。那裏土匪很是利害。五嶺猶且不保。彼輩不過聲言恢復故國。不如權宜允許了他。且俟軍隊調齊。再勦不遲。修養甲明知不可。但是大勢所迫。無可奈何。只得出示。許士民暫復衣冠。李成棟早暗地裏製就大旗。叫人扯下總督大旗。換上了新旗。宣言道。制臺已經投降了。立用所藏的大明兩廣總督印。奉永歷正朔。一面遣投誠進士洪天擢到南甯迎駕。粵贛聯成一氣。聲勢十分浩大。北京旨意一下。都統譚泰同了和洛輝。卽從江寧出發。步騎數十萬。哨船萬餘艘。銜尾浮江而上。金鼓震天。旌旗蔽日。浩浩蕩蕩。直向江西進發。譚泰要直救贛州。何洛輝道。不如用圍魏救趙之策。分兵一枝。攻取九江南康。進逼南昌。等賊人回救贛州。殺出兩面夾攻。不難一戰成擒呢。譚泰連稱妙計。遂道不必分兵。我們一起去是了。九江南康。一鼓卽下。進兵南昌。遇着南昌首將宋奎光。偏是足智多謀。不很容易對付。清兵用大炮轟打得勝門。城頭轟壞了。奎光壘石囊土。悉力抵禦。并出神槍火箭。燒毀清軍攻具。城中聲桓的哥哥金成勛。部將楚國佐。得仁的部將貢鼇。都要做內應。都被宋奎光查明斬掉。宋奎光一面堅守。一面派人到贛州大營求救。王得仁聞報。向金聲桓道。我們先發制人。卽能不爲人所制。莫如瞞住了警報。秘不宣布。不令人知。竭力攻城。三日裏必然把贛州攻下。贛州旣下一軍守住贛州。一軍守粵。粵知道贛攻破。勢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清兵聞知贛州失守。必然解圍向贛。我們以逸待勞。南昌亦得息肩。我軍間出以絕敵人糧道。那麼清軍數十萬之衆。可殲於旦夕。若攻城垂破而棄掉退兵。前有強敵。後有贛軍。危險不危險。欲知金聲桓是否

聽從。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李成棟溺死信豐渡 何騰蛟大戰桂林城

話說金聲桓聽了王得仁的話。很不爲然。開言道。我家口都在南昌。南昌有失。全家休矣。得仁道。宋奎光人機極智。南昌有他守着。十月中。總可以不妨。聲桓不聽。立刻退兵。全營一動。王得仁的部衆也跟隨着走。得仁大怒。喝令移動者斬。那裏禁止得住。城中清將。望見明軍移動。卽行衝殺出城。明兵無心拒戰。爭着奔逃。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金聲桓兵到南昌。奮勇衝殺。突圍而入。宋奎光接入城中。合力堅守。王得仁引兵二萬。獨趨九江。南昌城中。太保姜曰廣。行文召得仁回救南昌。王得仁道。九江據長江要津。轉輸必由之路。敵軍以十餘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不是分兵攻我。就是撤兵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我守在那裏。未易猝下。公輩引兵徐出東西撓擊。內外夾攻。這是犄角之勢。如果棄了要害。入孤城。譬如猛虎入了檻阱。有力沒處使。只好由人家擺佈是了。姜曰廣不聽。一日一夜。九道檄文。催他回救。王得仁嘆道。不過要得仁同公輩共死罷了。遂撤兵西上。那裏知道清軍在半途中守着勁弩大炮。王得仁身先士卒。奮鬪而前。斬首數千個。正在大得其意。不意在七里街地方中了伏兵。殺了個大敗。把個百戰稱雄的王雜毛。弄得嗒然若喪。盡撤城外屯兵入壁。聲桓的部將郭天才。力爭不得。沒奈何。只得自己立營。在黃泥洲成爲犄角。這郭天才統的都是川兵。精銳得很。連開三仗。三仗都是大勝。清兵大爲忌憚。宋奎光單騎渡江。閱視形勢。卽請移兵兩隊。一隊駐紮生米渡。一隊駐紮市汊。以通餉道。聲桓得仁銳氣盡挫。已如驚弓之鳥。那裏肯聽。力主堅壁固守。這時候清軍雖然屢勝。營中每夜自驚。王雜毛來。後來見兩三個月過去。城中沒有出兵。知道金王已無鬪志。於是便掘長濠圍起來。東自王家渡。西自鷄籠山。屬生米渡起。築造土城。架起飛橋。從此內外隔絕。聲桓與得仁不過嘍喏嘆息而已。這年的六月。永歷帝頒勅命。封金聲桓

爲豫國公。王得仁爲建武侯。又命李成棟統師攻贛州。原來李成棟的爲人。很是樸訥剛忍。嘗向永歷道。南雄以下的事。諸臣擔任。庾關以外的事。臣一個兒擔任。永歷帝命在城東築垣。將效漢高拜淮陰侯故事。成棟道。全在事之。做不做。豈在壇之登不登。率了馬步二十萬。徑上南雄。將到贛州。守將高進庫。原是左良玉部將。與成棟本來熟識的。當下聽得兵到。就派人前來約降。但等過了秋季。救兵不到。就開城迎降。成棟信以爲真。不意上了一個大當。大怒進兵。行抵贛州。天色已暮。將士饑疲已極。成棟意氣驕矜。衆將都不敢多語。這夜五更。城上忽然有人大呼。三聲董大哥。成棟從夢中驚醒道。董大成是我的中軍官。豈我軍已爲彼有麼。一會子城中鼓角齊鳴。清軍開門突出。大呼衝殺。成棟跨馬先奔。軍士爭竄。四散奔逃。從庾關到梅嶺。軍資器械。盡都失掉。李成棟退到信豐。收集殘兵。清兵乘勢追來。諸將都欲拔營回廣東。成棟不肯。隨派出火器手三百人。分付道。遇見了敵人。卽行發炮。我爲後應。接應你們。無奈這時候恰值久雨。火器手遵命發炮。炮竟不响。三百名火器手。都被清軍殺却。成棟全身披挂。坐在城樓上。召集諸將議事。不意逃散的。已有大半。因慷慨歎。呼大杯來痛飲。霎時間清兵大至。左右急挽他上馬渡河。大醉跨馬。一搖一擺。就此溺死。成棟一死。金聲桓絕了外援。南昌城中糧草皆盡。斗米貴至八十金。人至相食。聲桓乃把居民都趕出城去。節省糧食。清軍知道城中不足忌。於是派兵旁收郡縣。到順治六年正月。大雨兼旬。城垣經了這二十多天的大雨。泥磚都鬆了。有好幾處崩壞。聲桓的部將湯執中。守着進賢門。約爲內應。都統譚泰大喜。命和洛輝率奇兵一枝。從進賢門布梯登城。自己却統着大軍。攻打得勝門。炮聲遠震三百里。聲桓得仁聽得得勝門受攻。齊趕往援救。忽報清兵已得進賢門進城。金聲桓大叫一聲。投身城中。東湖而死。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都短兵拒敵。巷戰而死。王得仁手執雙刀。虎吼衝突。在得勝門殺出三次。殺入三次。找尋金聲桓。被清兵圍住。生生擒去。剗做了肉泥。明太保姜曰廣。投身僕家池殉難。臨死嘆道。我悔不聽儒裔之言。原來南昌有一個隱士。漢儒裔姜曰廣。曾力請他共事。儒裔力辭不就。曰廣問他國事如何。儒裔不答。再三請問。漢儒裔道。明之所以亡天下者。不是左兵。

與闖賊廢。金係左孽。王乃闖枝。公與侯授與誰呢。十個月工夫。順治永歷年號。倒換了兩回。名雖歸明。其實是叛清呢。現在擅除爵。擅殺人。擅管刑權。若明朝有主而不待命。就是僭竊。若不奉永歷而爲之。就是作僞。僭與僞春秋所不許。公倒與之同事。後世且以公爲何如人。現在他們兩人。內相猜忌。公能親於建武之於預國麼。如果真有能力。就請攬其兵權。退稱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聽我。倘然不能。就請引身而退。歸耕浞水之陽。不要從叛亂了。因爲人居美名。是天道所忌的呢。曰廣不能從。所以臨死懊悔。江西平定。譚泰。何洛輝。尚可喜。耿精忠。聯銜報捷到京。恰值大同也同時告捷。原來大同姜瓖叛清歸明之後。卽追部將攻下忻州。朔州。明紳萬練。起兵相應。襲踞偏關。攻下甯武。苛嵐。保德。明將劉遷。從雁門起兵相應。攻下代州。繁峙。五臺。太原震動。明參將王永強。從延安起兵。清將劉登樓。據着榆林。甘肅。叛清歸明。回子丁國棟。據着河西。洮岷。諸州縣。明臣李虞夔。白璋。張萬全。攻下平陽。蒲解。潼關。李建泰。據守太平。各地同時響應。攝政王一面命敬謹郡王尼堪。引兵赴太原。一面親統大軍。出居庸關。攻下渾源州。進圍大同。就城下排成陣勢。攝政王頭戴紅纓大帽。紅寶石頂子。三眼孔雀翎。身穿四開氣袍。外罩杏黃四圍龍馬褂。脚登粉底緞靴。跨着高頭駿馬。手執紫韁。各王貝勒。雁翅般排開。花簇簇長袍短褂。亮晶晶紅頂輝煌。百鳥朝鳳似的。直擁到吊橋邊。侍衛大聲呼姜鎮臺城頭答話。攝政王大駕親來招降。姜瓖派人傳話道。我已反正。不受北朝恩命。請不必游說了。攝政王大怒。喝令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只得退下。忽接京中急報。豫親王急病身亡。攝政王道。現在人心浮動。多鐸偏又死了。京中怕有大變。我可不能留此了。遂同了英親王阿濟格。卽日率軍回京。只留端重郡王博洛。攻打大同。這博洛倒很有本領。力攻智取。又經吳三桂。李國翰兩人幫助。把大同城圍到個水泄不漏。城中食盡。大同將士斬了姜瓖投降。各路就此全都平定。太平。山西。陝西。都報肅清。攝政王卽命尚可喜。耿精忠。移得勝之師。進攻廣東。一面下旨。凡明故親王。郡王。流落在各直省者。着督撫資送來京。分別恩養。鎮國將軍以下。編籍輸稅。毋令宵匪假籍嘯聚。以取屠滅。一面命親王阿濟格。定南王孔有德。進攻湖南。此時湖南明朝守將。

是督師定興侯。武英大學士何騰蛟。這位何騰蛟與瞿式耜兩個。爲大明中興柱石。有謀有勇。能智能仁。順治五年時光。清帥得着軍報。知道明將郝永忠大掠桂林。永歷帝出奔他去。只道桂林無兵。定然唾手可得。那裏知道何騰蛟已從巖關入守桂林。焦璉從平樂到來。楚將周金湯。熊兆佐。滇將胡一青。先後提兵來到。軍勢復振。清兵直抵北門。何騰蛟督率諸將。分三面出兵。命胡一青引着滇軍從文昌門殺出。周金湯。熊兆佐引楚兵從榕樹門殺出。何騰蛟自同着焦璉從北門殺出。未及佈陣。焦璉奮臂顧左右道。焦璉今日爲諸君破敵。說着。飛馬橫矛。直奔清營。清兵大呼團集。圍了三五重。螺聲一鳴。萬矢齊發。頓時箭如飛蝗。焦璉一馬一槍。左右衝擊。宛如活虎生龍。圍合的清兵被他衝散了兩次。清兵齊喊好利害的蠻子。忽見繡旗招展。旗上寫着撫粵將軍劉字樣。一員明將縱馬大呼。你爺爺劉起蛟來了。起蛟殺入。與焦璉合力奮擊。又增了一頭猛虎。清兵那裏擋得住。密排的營陣。被焦劉兩將殺出。殺入。穿去穿來。如入無人之境。在這當兒。滇軍胡一青跨着剪鬚駿馬。從東而至。何騰蛟手撫其臂道。吾兒好自爲之一青應聲。躍馬舞槍馳擊。胡一青短小便捷。在馬上騰躑如飛。更有一種絕技。能夠標槍取人。十步外百發百中。每乘馬。必要把鬚毛剪去。清兵認誤爲牛。輒相戒道。這個騎牛蠻子。不容易抵擋呢。一青與焦璉合兵再戰。周金湯。熊兆佐督兵橫擊。焦璉部將趙興白貴拚死衝殺。清軍大敗。四散逃奔。何騰蛟擂鼓追殺。追到二十里外。清軍主帥幾被擒獲。清軍北渡。甘棠逃去。明軍方纔收營。瞿式耜哭祭死難將士。焚燒白貴屍身。得着箭頭三升多。可知這一仗戰事的利害了。這位何騰蛟有這麼的威望。現在坐鎮在衡州。英孔兩王奉旨南征。可知就遇着勁敵了。欲知兵到湖南。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破桂林雙忠完大節 奉恩詔兩粵鎮三藩

話說用兵的事。總有一個機會。機會沒有來。恁你有九牛二虎之力。不能動他分毫。機會要是來了。頓時不費吹

灰之力。卽如去年的何騰蛟何等利害。殺退了大隊清軍。還克復已失的梧州、全州、永州、衡州、寶慶、常德、許多地方。現在阿濟格孔有德奉旨南征。湖南的明將。無緣無故竟會內訌起來。巡撫堵胤錫與鄂國公馬進忠有了嫌隙。密召夔州李赤心引兵來。要叫進忠讓出常德。一面却與進忠椎牛插血。立誓共獎王室。進忠早知其謀。會盟時光。不發一言。盟畢。入城立下軍令。起營把城中百姓。盡行驅趕出城。放火焚燒。把城中房屋。一把火燒了個乾淨。引軍走了武岡去。王進才聞知此信。也棄下寶慶他走。於是各營鎮帥。聞風驚潰。李赤心到了。見是一座空城。也棄下了引兵而東走。向長沙去了。此時各將都燒營他走。湖南新復州縣。爲之一空。因此阿濟格孔有德統兵南下。直入無人之境。更有誰來抵禦。李赤心聽得清兵到來。大掠湘潭而逃。何騰蛟在衡州。接得李赤心棄掉常德的軍報。大驚失色。立發軍令。叫馬進忠由益陽到長沙。與諸將會師進取。自己親到忠貞營。邀請李赤心來衡州防守。閣標將士。慮爲李赤心所襲。都不肯護行。何騰蛟祇帶得吏卒三十人同行。行到湘潭。只剩得空城一座。李赤心已去了兩日了。馬進忠接到督師將令。正在出發。聽得督師親身往邀。赤心大驚道。督師如何好輕入虎穴。立遣部將宣威伯楊立。引兵三千趕往追護。那裏知道清軍前鋒。已到湘潭城下。清將徐勇。曾經隸過騰蛟部下。知道督師一個兒在城中。率衆入城。徑入騰蛟行轅。率衆羅拜勸降。騰蛟大罵叛國逆賊。甘心爲虎作倀。我乃堂堂大明閣部督師。惟有一死報國。投降的話。快不要說與我聽。徐勇道。不降也由大老爺。請大老爺主帥營中去一走。說畢。喝令部下。把何騰蛟推擁而去。騰蛟已去。楊立方纔帶兵到來。找尋督師。七次進城。七次出城。末一次到吊橋邊遇着了。伏兵被飛矢射中了咽喉。自擲橋下而死。何騰蛟到了清營。絕粒七日不死。遂被害。敗報傳到肇慶。永歷帝大驚。哀悼異常。賜祭九壇。贈中湘王諡忠烈。並蔭其子何文瑞爲僉都御史。永歷帝命公卿集議。誰能夠代替騰蛟。諸臣齊道。瞿留守望尊德重。足以折制諸將。永歷帝於是賜瞿式耜彤弓鐵鉞。凡永寶、鄂岳、上下三軍之在行者。生殺予奪。悉由式耜做主。瞿式耜於是建起元帥旗鼓。申明號令。滇將趙印選、胡一青、王求柞。都率了本部人馬。來歸這位瞿閣部。雖然調

度有方。怎奈清朝是應運而興的。何等得機得勢。定南王孔有德兵鋒所至。不異摧枯拉朽。兵到衡州。把塔胤錫胡一青。一仗打走。明將曹志建守在永州。馬進忠守在武岡。有德攻打永州。破敵數萬。分兵攻下龍虎關。收降明軍五萬。進攻武岡。把馬進忠殺得受傷而逃。瞿式耜急令戎政總督張同敞。督率胡一清。趙印選。王永祚諸將。守住全州。無奈敗軍之將。鬪志全無。清兵到全州。明朝諸將。就不戰而退。退到榕江。清兵追到榕江。諸將又退到桂林來了。清軍於是長驅大進。順治七年十一月。瞿式耜在桂林。這日寅刻。忽報清兵大舉入嚴關。式耜急檄趙印選爲戰守計。碰着趙印選。偏是遷延觀望。式耜再頒大令催促。趙印選竟然盡室而逃。甯遠伯王永祚望風迎降。衛國公胡一青。武陵侯王國棟。綏遠伯蒲縵。甯武伯馬養麟。馳出小路勒兵。兵不用命。全都奔潰。可憐偌大桂林城中。只剩大元帥瞿閣部一個兒。獨坐府中。無兵可遣。無將可差。赤手空拳。聽天由命。總兵戚良勳牽馬兩匹。到元帥府跪下。請道。公爲元老。係國安危身。出危城還可號召諸勳。再圖恢復。瞿式耜道。四年來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爲大臣。不能禦敵。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人誰不死。但願死得明白就是了。家人泣請道。二相公從海上來。一二日就到。求大師爺忍死須臾。可以見一面。原來式耜的次子瞿元鎔。聞關入粵。已經行到永安州地方。式耜揮家人道。快出去。不要亂我的心。我重負皇上。還念及兒女麼。霎時總督張同敞。從靈川回來。入見式耜道。事急矣。將奈何。式耜道。封疆之臣。無處可往。你沒有留守責任。可以自便。同敞道。要死便同死。於是二人呼酒對飲。四顧茫然。祇有一個老兵。侍立不去。命他呼中軍徐高來。把敕印付之道。完歸皇上。不要被敵人得了去。徐高叩頭拜辭。泣不成聲。這夜偏是天雨。檐漏鏗鏘。倍覺淒絕。城中寂無他响。兩人張燈相向。到黎明雨止。始聽得蹄聲得得。自遠而至。就見有數騎。腰刀挾弓矢而入。瞿式耜道。我們兩人待死已久。來騎並不打話。把瞿張兩人簇擁而出。直擁入定南王孔有德大營。有德踞地而坐。一見就舉手道。那一位是瞿閣部先生。式耜道。我就是有德道。閣部請坐。式耜道。我不慣地坐。城陷不過來求一死。有德道。甲申之變。大清國爲明朝報仇。葬祭成禮。現在人事如此。天意可知。我斷然不殺忠

臣。閣部不要自苦。我掌兵馬。閣部掌糧餉。一如前朝事何如。式耜道。我乃明朝大臣。豈肯與你們供職。有德道。我亦先聖後裔。勢會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苦太執。張同敞再也忍耐不住。厲聲喝道。你不過是毛文龍家一個提便壺的奴才罷了。何得辱及先聖。有德大怒。親自起身。把同敞批頰。叱令左右。刀杖交下。式耜喝道。快休無禮。這位是宮詹張司馬。國之大臣。要死就一同去死。有德聽了。卽命給還衣冠。因道。瞿閣部先生。某年二十起兵海上。南面稱孤。投誠本朝而後。擁旄節。爵名王公。今日降明日也如此了。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大清自甲申入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至縣縣破。至州州亡。天時人事。不難逆測而知。公守一城抗天下。屢挫強兵。能幹本領。已經大大的表現。不轉禍爲福。建立非常。徒以身膏原野。誰復知道。瞿式耜道。你做了個堂堂丈夫。既然不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孤。做了人家的鷹犬。還要把俊傑時務來欺天下男子麼。從前少康光武。恢復中興。天時人事。是道不定的。本閣部受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清中原。現在大志不就。自痛負國。刀鋸鼎鑊。百死莫贖。還有什麼話呢。有德知道不可屈。於是把兩人送至別所。如上賓一般的管待。因爲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爌。都是式耜的同鄉。派來做說客。那知譬說百端。終不肯降。勸他薙髮爲僧。式耜笑道。爲僧者薙髮之漸也。不去理會。孔有德偏偏好酒好菜的供養。弄得兩人求死不得。一連住了四十日。式耜向同敞道。偷生未決。做蘇武呢。做李陵呢。人家當我們是什麼。於是草檄諭焦璉道。城中滿兵無多。倘率勁旅直入。孔有德之頭。可以立致。被降臣魏元翼。邈卒所得。獻與孔有德。有德道。養虎徒自遺患。立派數騎至繫所。瞿式耜道。請少緩須臾。待我完絕命詞。援筆成詩一絕。其辭是。

從容待死與人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頭香。

整肅衣冠。南向拜訖。徐步出門。向張同敞道。吾兩人多活了四十一日。今日纔得着死所。同敞取出白綢巾於懷中。道。着了這個。可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行到獨秀岩。式耜道。我生平愛山水。願死在此處。於是二人同時遇害。同敞屍身不倒。直挺挺豎在那裏。腦袋落地。向前躍起三回。頃刻之間。雷電大作。雪花如掌。空中震下三個大霹靂。圍看

的人無不泣下。孔有德也股栗咋舌。事畢回轅。忽報吳江義士楊碩甫全身衰絰。背着一大堆堵錢。在軍門外號哭。請殮故主屍骸。孔有德嘆道。有客若此。不愧忠良矣。遂許領屍棺殮。楊碩甫撫屍哭道。忠魂儼在。亦知某等殮公平。式耜的屍。忽然張目左右。瞻視碩甫撫屍道。二世兄來見麼。大世兄失所麼。目還是瞻視。門下士御史姚端叩頭道。老師的心事。我是知道的。皇上已幸南寧。師徒雲集。焦侯無恙。說也奇怪。祝了這幾句。目就瞎了。於是具了衣冠。殮葬在風洞山下。瞿閣部殉難的消息。傳到新興侯焦璉耳中。大哭道。我必爲閣部報仇。於是分兵三路。大舉征清。攻打全州。永州。沅州。三處地方。偏偏遇着清師順承郡王。不是無能之輩。焦兵三路。都遭着大敗。此時明朝的剩水殘山。日蹙一日。大清國雄兵猛將。得寸進尺。尙可喜耿繼茂。從江西移師入粵。明將郝尙忠。獻了庾關。攻下南雄。進克韶州。趕走巡撫羅成耀。招降總兵吳六奇。進兵圍攻廣州。圍困了半年。恁你地險兵強。終被尙可喜打下。守將郝永忠。范承恩。布政司袁彭年。盡都投降。捷報到北京。攝政王與范文程商議定當。下旨命尙可喜耿繼茂鎮守廣東。孔有德鎮守廣西。尙可喜等奉到恩命。愈益奮勉報國。分路出兵。把高州。雷州。廉州。等府。盡都攻下。擒住明帥李元胤。孔有德也遣將掠地。攻下梧州。柳州。潯州。焦璉雖很。也被陳邦傳殺了。來降明將。趙印。選胡一清。屢敗屢戰。思恩。南甯。慶遠。各地。盡歸大清版圖。吳三桂在四川。也很是得手。照時勢看來。這很可憐的大明天子。性命定在目前。不意夕陽偏發奇彩。又出了孫可望。李定國兩個幫手。支持了十多年的氣候。欲知怎樣一回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沙定洲計誘沐天波 劉文秀力戰吳三桂

話說孫可望。原來張獻忠的養子。自從張獻忠在成都被炮斃之後。可望遂率衆入貴州。在定番城中休息人馬。他的意思。原要乘機入滇。南取沐府的貲財。雲南的沐國公。世守滇中三百年。富堪敵國。現在的沐國公。名叫天波。一味愛財無他志。南北兩京之變。他全不問信。到丙戌年七月。隆武帝殉了國。三司兩院啓請增兵守滇南境口。防

止客兵流入。爲了籌餉的事。向天波商量。天波愁容滿面的答道。極是要緊的事。只爲近年來費用浩大。心有餘而力不足。一緡錢都不能助。奈何奈何。還宜從長酌處。但是時勢危急。增兵之說。不可再遲。各有身家。各有性命。滇田甚饒。勢難議。加我看各土司用鹽頗多。再增本府一票。餉就有着落了。衆人無不稱是。於是命鹽場會計官。給運使鹽票時。再加沐府的餉票。准於九月爲始。初行時光。土司有遵法繳納沐票餉銀的。不意到了初九這日。楚雄府土司吳必魁抗令。在鹽場中。不准丟棄沐票。并且搶奪商鹽。告到縣裏。縣差下去。被吳必魁一頓打跑。告到府裏。府差下去。竟被抓住。殺掉吳必魁。聲言已無朱皇帝。有何沐國公。遂舉兵入城。把文武官盡都捉住。盡都殺却。沐天波聞報大驚。卽調土司沙定洲。率兵討吳必魁。這沙定洲在各土司中。最爲強盛。定洲的強。全靠他老婆范氏之力。這范氏原是土匪浦民升之妻。生得姿驕色美。并且智勇兼人。當崇禎初年。范氏驅挾民升。振旗鼓掠勇壯。以爲樂。朝廷勞師耗餉了好多年。兩院司道。奪職鐫級的。惟怯將弁。殞命革逐的。不計其數。後來民升將敗。范氏忽然道。你不配做我丈夫。我也不配做你老婆。我去了。就到沙定洲那裏。向定洲道。只有我與你可以配做夫妻。沙定洲道。我是有妻的。范氏道。請出來我與他講話。定洲果然喚出老婆來。范氏與他三言未畢。定洲的老婆。竟然應允了。於是遂與定洲結爲夫婦。與定洲元配妯娌稱呼。定洲一遵范氏約束。征伐調遣。號令嚴明。遂爲滇南土司中富強第一。現在接到沐天波令符。范氏立向定洲附耳授計。定洲大喜。欣然傾洞而出。打破楚雄城。擒住吳必魁。解送到沐府。天波喜甚。重賞定洲金帛。定洲派人奏道。臣夫婦欲來謝恩。到了二十九日這天。天波絕早起身。穿扮定當。升坐正殿。兩榭徧列儀仗。鼓樂旗幟。極其炫耀。府官引沙定洲上殿。唱名叩拜。那裏知道。叩拜未完。兩人俯首。忽趨上殿。急忙瞧時。兩人各舞兩刀。飛斫而前。逢人卽殺。左右近侍。已被格殺數人。天波急忙奔入內殿。定洲夫婦。竟然追入內殿。隨見隨殺。沐府男婦內侍四五百人。頃刻之間。屍橫遍地。血流成渠。虧得天波跳牆逃走。不會傷掉性命。定洲夫婦。倒徐徐升殿。已有不少的人。拜賀趨踰。供其調遣。四城門又有定洲親信的人。典守盤詰。原來都是預先埋伏下的。定

洲據了沐府兩院三司。仍許照舊供職。不過日把天波三百年蓄積。盡行搬入本洞。沐府貯藏。富堪敵國。他物勿論。箭頭石青。箭頭硃砂。落紅琥珀。馬蹄赤金。裝在細篋篋裏。每篋五十斤。藏在高板庫裏。每庫五十篋。一共二百五十庫。珍珠青紅寶石。黃龍涼傘。一百四十頂。定洲夫婦。自從本年十月搬運。直到明年四月方纔搬完。消息傳到貴州。孫可望拍案道。沐天波是我的几上肉。沙定洲么麼小寇。何得襲我囊中之物。於是立刻起馬。趕到雲南府來。不意星夜兼程。趕到雲南。定洲已經三日遁歸本洞去了。孫可望祇取得沐府空宅。於是一面咨訪天波。許他報仇。即用天波爲報門官。一面殺却三司兩院。以出胸中惡氣。一面立選精銳三千。征勦定洲。把定洲夫婦。并親戚四人。全都擒獲。沐府舊藏。並定洲之所素有。仍舊盡搬入沐府內宅。沙定洲等六人解到。孫可望叫卽在沐天波坐前。活行剝皮。天波向可望叩頭稱謝。到己丑年正月。孫可望特派龔鼎揚。可任等六人。獻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十塊。良馬四匹。永歷帝求封秦王。求封的書。寫上一方幅黃紙上。口氣不君不臣。正朔不奉不建。其辭是。

先秦王盪平中土。剪除貪官汚吏。十年來未嘗忘忠君愛國之心。不謂自成犯順。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乞敕重臣。會觀詔上。謹書。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

永歷帝命諸臣集議。主封主駁紛紛不一。現在清兵四逼。永歷窮蹙異常。於是封孫可望爲秦王。李定國爲西寧王。劉文秀爲南康王。叫他們出兵抗拒清兵。孫可望乃遣兵三千。扈永歷居安隆。使劉文秀。白文選。以步騎六萬。分出敘州重慶。攻打成都。李定國憑雙禮。以步騎八萬。由武岡出全州。攻打桂林。驚報傳到北京。恰值京中新遭攝政王大喪。忙得一團糟。原來攝政王。多爾袞。公忠體國。勞怨不辭。常向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道。現在瞧諸王。貝勒。大臣。但知向我諂媚。不會見過有尊崇皇上的。我豈能容忍。前年太崇文皇帝。升遐。嗣君未立。諸王。貝勒。都屬意於我。請我卽尊位。我向他們道。你們這麼的講。是要逼我的命了。我就自刎而死。誓死不從。遂奉皇上登位。似這麼危疑時光。要我做主子。我還不答應。這會子不敬皇上。諂媚我。我倒能夠容忍麼。從今以後。有盡忠皇上的人。我就用

他愛他。不盡忠不敬皇上的人。任如何向我諂媚。我總不肯饒他的。分付過後。恰好輔政鄭親王濟爾哈朗。殿臺基楚築造踰制。並且擅用銅獅龜鶴。攝政王就鐵面無私。把鄭親王辦了個罰銀二千兩之罪。並停止他輔政。這麼一辦。諸王貝勒無不凜然。靖南王耿仲明爲了失察屬下。魏國賢劉養正。隱匿滿洲逃人的事。攝政王下嚴旨申飭。耿仲明畏罪自盡。到順治六年十二月。攝政王元妃因病去世。兩白旗牛彘章京以上官員。及官員之妻。都穿縞素。六旗牛彘章京以上官員。盡都去纓。次年攝政王愛上了肅親王豪格的福晉。傅爾濟錦氏。就派人迎進府來。做了福晉。到這年十一月。攝政王得了一病。因爲在京中悶不過。率了諸王貝勒子公及八旗。固山額真到邊外去逛逛。散悶。大獵了一過多月。病依然不好。十二月病死喀喇城。喪音傳到北京。舉朝震動。世祖下旨。令臣民易服舉喪。喪儀悉用皇帝儀制。一面祀攝政王主位於太廟。追尊爲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一面命大學士剛林。取攝政王府所有印信。收貯內庫。命吏部侍郎索洪。取賞功冊。進大內。世祖親諭議政王大臣等道。現在攝政王新卒。國家政務悉以奏朕。朕年尙幼。未能周知人之賢否。吏刑工三部缺員。正藍旗一旗。錄事固山額真未補。你們可會推賢能的人奏來。諸王議政大臣。遇緊要重大事情。即可奏朕。倘是細務。令議政三王辦理。譚泰吳拜羅什奏道。議推大臣。恐不免稍遲。世祖道。遲怕什麼。只要遲而得當。我怕的正是速而不得其人。順治八年正月。世祖方纔親政。臨御太和殿。受朝賀。頒詔大赦天下。世祖八歲登基。這會已經十五歲了。當世祖登位時。光多羅郡王阿達里。固山貝子碩託。都歸心睿王密謀。推戴睿王不聽。立把二人正法。並治附和諸臣之罪。及至統兵入關。並吞中夏。都是睿王一人之力。位望愈隆。尊爲皇父睿親王。睿親王自從攝政以來。自以爲元輔懿親。與國爲體。君臣之間。不復更存形迹。凡有批擬。卽用皇父攝政王之旨。又因信符。向貯大內。每有所發。奏請很是不便。盡數收入府中。睿王雖然公忠體國。絕無半點私心。但是執權的人。恁你如何公平。有一半人感你的恩。就有一半人懷你的怨。睿王死得沒有幾時。就有近侍。蘇克薩哈。詹岱。穆濟淪等。告發睿王私制帝服。藏匿御用寶珠。就指爲潛圖。不

軌之證。世祖降旨。交廷臣會議。偏偏有鄭親王、端重郡王、敬謹親王、巽親王等。合詞證成其獄。并及其逼死肅親王。遂納其妃之罪。於是成宗義皇帝。忽地奉旨撤去廟享。奪去封典。查抄家產。停去嗣子襲爵。所有睿王私黨。斥逐一空。世祖道。朕自親政以來。知道天下的治亂。關係在乎部院。雖然從古未有參用親王之例。但是聞我太宗文皇帝。曾經用過諸王在部院。朕欲率由舊典。復用諸王。念諸王雖然很辛苦。但是真能夠各殫厥職。釐剔庶務。俾上下不致壅蔽。利國家而致昇平。莫此爲要。遂下令命和碩翼親王管理吏部。和碩承澤親王管理兵部。多羅端重郡王管理戶部。多羅敬謹郡王管理禮部。多羅順承郡王管親刑部。多羅謙郡王管理工部。這一年是順治九年三月。平西王吳三桂。從漢中奏來一本。說是川西南川東盡都失陷。世祖大驚。忙令各議政王商議防禦之策。原來吳三桂聽說劉文秀出兵敘州。趕茫率兵相迎。劉文秀聲勢利害。連開三仗。都是三桂大敗。文秀揮兵把三桂團圍住。三桂親自出馬。衝突了數回。方纔突圍而出。文秀引兵追趕。喊聲如雷。三桂且戰且走。逃向錦州去了。偏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重慶府城。被明將白文選攻克。都統白含貞、白廣生。都被生擒活捉了去。明軍得了勢。永歷帝索性叫大學士文安之。費了敕命。遍加川東諸將。譚洪等封爵。命他們出兵助戰。劉文秀乘勝由嘉定攻打成都。此時吳三桂駐軍在保寧。文秀率兵圍住。叫張光壁紮營在保寧之西。王復臣紮營在保寧之東。自己駐紮在中間。東西中三路連營一十五里。聲勢十分浩大。劉文秀跨馬出巡。瞧見戈戟森森。旌旗密密。十五里刁斗相應。得意道。吳三桂吳三桂。恁你英雄一世。早成了阱中猛虎。釜底游魚。看你逃向那裏去。說罷。狂笑不已。衆將齊聲附和。忽見一人挺身道。驕兵必敗。主將休小覷了三桂。欲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李定國兩次蹶名王 孫可望三路攻清壘

話說劉文秀正在得意。忽一人挺身諍諫。急視之。乃大將王得臣也。當下王得臣道。吳三桂是勁敵。吾軍屢勝而

驕以驕兵當勁敵。如何不敗。爲今之計。快不要圍城。城頭這麼的大。陣勢愈延長。兵力愈單薄。只消在城外嚴陣而待。一面出奇兵斷其餉道。城中斷了餉。必然自亂。那時進攻。纔能夠稍有把握。文秀道。何必如此大做。吳三桂指日成擒。你瞧着就是了。王得臣道。吳三桂身經百戰。很有閱歷。主帥還須留意。劉文秀道。三桂坐守孤城。計日可下。將軍何其怯懦。吾軍有張將軍的驍勇。將軍之智謀。怕他怎的。原來張光壁驍勇善戰。綽號叫黑神。所以文秀這麼的話。忽報聖旨下。文秀接進天使。只見那天使資進敕印。宣敕進封劉文秀爲南康王。文秀大喜。送過天使之後。各營將弁。已都得着消息。都來大營叩賀。軍中晉爵封王。那是千古希逢的盛舉。當下開筵慶賀。各將士都喝得大醉。回到營中。已打二鼓。從來說盛極必衰。物極必反。當劉營開筵歡飲之時。正三桂登城望敵之候。三桂望見張光壁營壘不整。喜道。是可以襲取了。立刻檢點精銳。共是八千人。令各飽餐戰飯。並各喂飽了戰馬。磨礪刀槍。到得三更時分。三桂全身披挂。大開城門。發一聲喊。八千精騎。齊向張光壁營壘衝來。光壁不及穿甲。扶醉上馬。要發令時。清兵已經殺到。格殺了三五個。因不曾穿得甲。臂彎腿股。受了五七處傷。由心腹將保着殺出營去。本營將士。已都奪路奔逃。清軍奮馬衝盪。宛如虎闖羊羣。明軍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三桂衝散。張光壁營壘之後。急下軍令。衝向南營去。於是八千勁騎。奮鞭衝突。王得臣督兵迎戰。兩軍喊殺連天。刀槍互截。一來清軍有心。明營未備。二來王得臣營爲亂軍所擾。遂不能支持。紛紛奔潰。得臣手斬數人。那裏斬得住。大呼道。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自刎而死。劉文秀趕忙拔營退去。吳三桂收兵回城。左右請發衆追趕。三桂道。不必。我生平未曾見過此惡戰。假使敵人聽了得臣的計策。吾軍休矣。劉文秀祇差得着一着罷了。文秀差人到貴陽報敗。孫可望擬聖旨一道。其辭是。

不聽良謀。損大將。劉撫南罪當誅。念有復城功。着罷職閑住。欽此。

此旨一下。諸將都以廢棄文秀處置太過。不免各有怨心不樂。再爲可望出力了。永歷帝此時已成守府。端拱無爲。倒也不甚過問。成亡興廢。這日忽報一個軍官。騎着馬。直闖入午門。跑向丹墀來也。侍衛人等阻攔不住。永歷帝

大驚。正要派人查問。第二個報信的又到。奏稱那軍官模樣的人。一到殿墀。就下馬臥地不起。差不多要死去呢。永歷帝問到底是什麼人。命內監速去看來。一時回報。說已有人用薑湯灌救呢。俟灌醒了再問。事情來得奇突。永歷很是詫怪。徘徊宮中。等待奏報。忽見差出去的內監。拿着一封捷書進來。說是西寧王報捷的專差。此人日夜兼程。換馬奔馳。疲勞已極。所以一到殿墀。就倒下了。現在桂林已經克復。清將定南王孔有德。已經殺掉。水歷帝大喜。過望。原來李定國。馮雙禮。率着步騎八萬。連陷沅靖武岡。一路勢如破竹。清將續順公沈永忠。從寶慶告急。定南王孔有德。立調桂林兵往救。那裏知道救兵纔到。全州沈永忠已經棄了寶慶。退保湘潭去了。此時李定國駐兵在武岡。馮雙禮駐兵在寶慶。探知桂林空虛。定國立刻下令。派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從西延大埠頭便道。直趨嚴關。派馮雙禮率領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等。合兵先發。在驛湖地方。遇着清兵。大開一仗。陣斬清軍。驍將李四。進攻全州。此時定國自率着右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騎左營卜寧。爲接應之軍。半途中接到驛湖勝仗。紅旗捷報。李定國道。全州的清軍。萬一奔回桂林。桂林軍力加厚。可就難攻了。傳下軍令。兵到全州。切不可攻城。令不會傳到全州。已經攻下。於是令本軍過全州境。不准入城。馮雙禮諸軍也出城。合兵前進。這時光張時郭有名兩軍。已抵嚴關。與定國大營。相去祇有十里。派人來約道。敵人師到。就舉炮傳警。一到薄暮。派光忽聞炮聲隆隆。定國部下各將。就要出兵接應。定國道。不必。後來果然寂然不响。原來是孔有德。下往全州的救兵。瞧見明兵已經紮營關上。所以立即退去。次日。清兵到關下。張勝連連傳炮。李定國下令。將士蓐食。食畢。即令出陣。步隊馬隊象隊。挨次出陣。方纔交兵。象中了刀槍。就暴跳奔回來。定國大怒。立喝把馭象的斬首示衆。於是三軍皆奮。拚命向前衝突。象亦奮蹄突陣。清兵抵擋不住。返身奔潰。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也是天心助順。忽然大雷大雨。殺得屍橫遍野。直追到大榕江。孔有德回到桂林。閉城而守。忽見明兵紮營在城北山顛守城。清將瞧見了。盡都驚潰。孔有德長嘆一聲。奔入府中。悵然不作一

語歇了好一會子。向他的妻子道：「不幸少入軍中，漂泊鐵山鴨綠間，無非希冀垂名竹帛，及大將軍以忠受戮，歸命本朝，爵封親王，賜以藩社，受恩深厚，祇有一死。你們快快自己打算，他妻子道：「別憂我不死，但是兒輩何罪，也要他們遭此劫麼？」隨把幼子孔庭訓交給一個奶媽子，哭着囑咐道：「倘然逃出了難關，可送他到廟裏做和尚去，別學你那老子一生做賊。有今朝的下場，奶媽哭着抱庭訓去了。孔妻遂與諸妾同時自縊身亡。有德於是縱火自焚而死。一門一百二十餘人，全都焚斃，祇遺得一個女兒，名叫孔四貞，順治太后收到宮中，親行撫養。同公主一般看待。那奶媽子抱出的幼子，也被明兵所得，死於安陸地方。定國率軍入城，一面撲滅了火，一面搜捕遺賊，降清明將陳邦傅父子，盡擒獲送到貴州。孫可望數其劫，駕害從官，誘殺焦璉之罪，剝皮處死。這都是後話。當下捷書既到，舉朝大喜。大宴三日。孫可望的護軍，號稱駕前軍，聽得定國打了勝仗，不覺因羨生妬，相語道：「北兵本來易殺，我輩偏偏不得一當，又因定國交出的，不過孔有德、定南、王金、印金冊，及人蔭數斤而已。其餘貲財，盡入定國私囊，不覺眼睛都紅起來。於是都到可望跟前，搖唇弄舌，請求出兵。可望被他說得心動，於是到日出兵，行到沅州，接到軍報，駐在荔溪的總兵官張景春，被清將徐勇渡江殺來，一仗殺敗，送掉了性命。可望大怒，立派大將白文選，引羅裸兵五萬，列着象陣進攻。勢如排山倒海。清軍參將張鵬、游擊吳光鼎，雙來迎戰，被戰象蹙了個稀爛。進攻辰州。清將徐勇方在北門城樓督戰。明軍已從東門入城。徐勇下城巷戰，也被明軍所殺。敗報傳到北京。世祖立刻下旨，命敬謹親王尼堪爲定遠大將軍，貝勒屯齊爲副將軍，征討楚粵。這位敬謹親王，生有萬夫不當之勇，每遇開仗，最喜身先士卒，歷以戰功，封到親王之爵。當下奉到旨意，恨不得一步踏到廣西，把李定國生生擒住，統率大軍，立刻起行。十一月十九日抵湘潭。二十三日抵衡州。在湘潭與明將馬進忠大戰一陣，把馬進忠趕了寶慶去。一到衡州，却與李定國會見了。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大戰了整整一日。定國抵擋不住，收兵而退。尼堪那裏肯舍，緊緊追趕，不意追到山夾中間，一聲鼓响，伏兵齊起，只見山上旌旗簇擁，李定國立馬山岡笑喝：「達王，你中了我的計也。前後都是我兵，你的歸

路已斷。替你打算。還是快快投降。最爲上著。尼堪大怒。揮令軍士放箭。定國道。你白恃了弓馬。是沒中用了。明兵全恃藤牌。積疊如山。射來的箭。沒一枝着身。定國揮軍圍殺。愈殺愈少。愈逼愈緊。尼堪怒極。親自衝突。白耗費掉氣力。衝突不動分毫。戰到旁晚。瞧兵士時。祇剩得百數十人。半都受傷。不能再戰。大喝一聲。衝入明陣。血戰而死。李定國於是引兵四萬。攻下永州。一面派員到貴陽報捷。過不多幾天。貴陽使人回來。奉上孫可望親筆書信。說有要事。請定國到沅州商議。定國信以爲真。就要起行。左右諫道。只怕是漢高祖爲游雲夢故事。去不得麼。說着時。貴陽鬻藥來信。說是來必不免。定國因率了所部走廣西。涕泣向部下道。不幸少陷軍中。備嘗險難。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現在纔得斬名王奏大捷。已經猜忌四起。並且我與劉文秀同起。雲南文秀一旦絳誤。輒遭廢棄。忌我當必尤甚。我妻子都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呢。諸營聽了。有引軍相從的。可望聽得定國逃走。親自引軍來追。行到寶慶的岔路口。却與清兵相遇。可望此時。深信駕前軍的話。說北兵原很易殺。因此欲親立大功。壓服衆人的心。遂把兵馬分做左右中三軍。叫馮雙禮率領左軍。白文選率領右軍。孫可望自己率領中軍。三路大軍。齊向清營撲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孫可望逼宮謀禪位 李定國迎駕入滇都

話說清世祖。接着尼堪敗歿之報。下旨追封尼堪爲莊親王。卽命貝勒屯齊。代領其衆。屯齊接任之後。恰值李定國被逼。逃入了廣西。屯齊遂進兵攻打靖沉武岡。偏偏攻打不下。屯齊回兵到寶慶。恰與孫可望相遇。清軍不曾防備。見了明軍。大驚欲潰。明營將士。便把清軍看得不值一盼。兩軍開仗。明兵纔斬得數人。就搶掠馬匹行伍。頓時散亂不整。貝勒屯齊在馬上。望見明兵行伍散亂。又見孫可望中軍。建着龍鳳旌旒。列着鼓吹儀仗。很是威風。很是得意。貝勒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揮令馬隊。急攻明陣中軍。千軍萬馬。風一般掃將來。可望抵擋不住。急忙鞭馬

奔逃。駕前軍紛紛潰退。清軍奮力斫殺。一可當百。此時喊聲大震。塵煙衝霄。孫可望因逐走李定國之後。深慮諸軍圖已不敢嚴行督戰。諸軍却因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跟他併力分功。因此可望大敗。走保峒口去了。不過馮雙禮嚴守不動。貝勒屯齊。因鑒於尼堪衡州之役。不敢乘勝窮追。引兵還營。從此明清兩軍。即以武慶地方爲界。屯齊拜本報捷。此時北京地方。正爲了黃臚李三一事。鬧得朝野不寧。原來北京刑部衙門。有一個書辦。名叫李三。部中稱他做黃臚李三。當李闖進京當兒。各官星散。各部辦要緊收拾金珠寶物。祇有李三把部衙各宗案卷。則例并戶吏工兵禮五部的則例。都裝載回家。堆積了幾間。暗道。世界承平而後。不論那一家做皇帝。要辦理公事。總少不了這則例。我藏了這個。一生喫著不盡了。到了順治入關。部院新立。部中人員。上自尙書侍郎。下至員外主事。辦到公事。該准該駁。你問我。我問你。都是個不知道。偵來探去。沒個影迹。後經老部辦指點。找着了李三這一條門路。於是部員屈尊。尙侍折節。都向李三請益。李三却開列價目。某件需酬資若干。某件需償費幾許。沒法奈何。都只得謹遵台命。李三在家中起造房屋。仿照六部。也分作吏戶兵刑工禮六廳。每廳貯藏則例。各派幹練家人管理。某部有事。卽入某廳辦理。這麼一來。整齊劃一。於是朝廷百政。有關於則例的。各大臣無不到李三家中。虛懷請教。偏偏李三不懂交情。一味愛錢。他的家業。就一天一天長大起來。家業既大。他就廣通聲氣。京內京外各衙門。無不伏有線索。舉動瞬息皆知。這一年。不知怎麼被世祖聽得了。頓時龍顏大怒。走到內院。諭大學士等道。黃臚李三。不過一個細民罷了。居住之外。偏還多造房屋。修飾齊整。做什麼。大學士洪承疇回道。聽得他的房屋。分照六部樣子。如果某人到某部有事。卽入某部房內。不敢攙越。世祖道。一個小百姓。膽敢越分妄行。到這個樣子。真是昏了天黑了地。隨命下旨拿捕。欽派鄭親王。同了寧完我陳之遴兩大學士鞠審。此旨一下。積年滑吏老部辦黃臚李三。遂被捉將官裏去。審問的時候。寧完我陳之遴一句話也不問。只鄭親王一個兒問話。鄭親王問之遴道。奉旨的事。中堂爲什麼一言不發。陳之遴道。李三巨惡。殺却就完了。倘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鄭親王笑道。中堂也太膽小。遂獨個兒作主。把

李三辦了個死罪。一面入朝奏知世祖。世祖道：「真是奇事。李三爲民大害。諸臣畏不敢奏。到了鞫審之日。陳之遴還是這個樣子。豈非但知道重身家性命。不知道愛國忠君麼？」大學士陳名夏奏道：「李三雖惡。一個御史就夠得辦他了。臣等蒙恩。叨爲大臣。發奸摘伏。非臣等所司。且李三廣通聲氣。言出禍隨。顧惜身家。也是人之常情。還求皇上恕。世祖道：「那也罷了。只是你提及御史。我就想到那御史身上了。近來言官條奏。多係細務。不會見過有規切朕躬的。朕一日萬幾。豈無未合天心。未順人情之事。良由諸臣畏憚。不敢進諫罷了。朕願諸臣須直諫無隱。就使偶有未合。不妨再三開陳。庶使朕將以省改。力行正道。希臻治平。嗣後諸臣進言切當的。必加旌獎。就使措辭過戇。朕也決不譴責。卽着內三院傳諭大小諸臣。俾他們咸悉朕意。正這當兒。貝勒屯齊的捷報遞到。世祖遂命阿爾津爲平南將軍。進攻辰州。一面命廣西守將線國安馬雄。同了尙可喜進潯梧。果然旗開得勝。馬到成功。辰州潯梧盡都攻下。乘勝進攻平樂。桂林。象州。賓州。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廣西又重歸大清疆域。李定國引着步騎四萬。攻打廣東。又被清將朱瑪喇打了個大敗。劉文秀引衆六萬。戰艦千餘。從川陝出師。馮雙禮。盧名臣引奇兵一枝。攻打岳州武昌。被清將調兵夾擊。六戰六勝。盧名臣赴水而死。文秀與雙禮都敗回了貴陽。於是永歷帝正朔。祇有川黔貴三省疆土了。這大明天子永歷帝。在安龍地方。宮室卑陋。服御粗惡。各將吏對於永歷。也不守什麼人臣禮節。偏偏奸臣馬吉翔與龐天壽表裏爲奸。馬吉翔管着戎政。龐天壽督着勇衛營。兩人密謀。逼永歷帝禪位於孫可望。知道大學士吳貞毓不肯附和。暗令同黨冷孟鈺。吳象鉉。方祚亨。交章彈劾。永歷帝知道貞毓爲人忠正。把參本留中不發。馬吉翔道：「白費紙筆不濟事。不如具啓秦王。把內外政事。盡交戎政勇衛兩司辦理。大權歸我兩人。公等都做了羽翼。貞毓一個兒能幹點子什麼。遂叫門生郭璘說。武選司主事胡士瑞道：「現在大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爲爵祿計。現在秦王宰天下。馬公甚親重。欲以中外事屬之。公能夠傳達此意於當事。何愁不富貴。不然我們沒有死所了。士瑞不肯聽從。馬吉翔又叫武選司郎中古其品。畫一副堯舜禪受圖。備進獻可望。其品也不肯畫。此時孫可望果

然筭諭吉翔天壽。內外機務歸戎政勇衛兩衙門辦理。中外惶懼。孫可望又自設內閣六部官。鑄八疊印。盡易舊印。設立太廟。居中供明太祖。左旁供張獻忠。右旁供可望祖父。擬國號叫後明。永歷大懼。於是密敕西寧王李定國。統兵入衛。密使往還。連着二三次。被馬吉翔探知了。走報可望。可望疑吉翔總也。預謀差鄭國帶了馬吉翔到安隆。與諸臣面質。擒住了吳貞毓。闖入皇宮。向永歷逼問主謀的人。永歷帝道。必是外面的人。假勅寶所爲。鄭國怒目而出。搜捕朝臣十六員。都止了刑具。禁在私室裏。張福祿全兩個太監。也是密敕案中的要人。當下跑入坤寧宮。向太后求恩。彭天壽直入宮中。掄二人拖到宮外。太后與皇后稍問了幾句。天壽怒目道。奉秦王教令呢。你們自問秦王去說畢。徑自出宮。逆黨冷孟銖。逼永歷帝速具主名。永歷帝大悲憤道。汝等逼朕認出朕知是誰。於是鄭國等把各大臣嚴刑拷掠。矯旨盡都殺死。報知可望。可望道。皇上在安隆終不妥當。不如迎了貴州來。免得別生枝節。立派大將白文選前往迎駕。文選帶兵到安隆。太后聞之大哭。百官都哭起來。白文選道。不要慌。且慢慢的收拾。等候西府來。一面推說與徒未集。報告可望。你道白文選如何會忠心皇室起來。原來孫可望乞封秦王時光。四川巡撫錢邦芑。察其部將白文選忠誠可用。私向他說。忠義是美名。叛逆是惡號。大丈夫須當細辨。萬不可身陷不義。文選大爲感動。就與忠國公王祥。在烏江結盟。主盟的就是邦芑。後來孫可望襲攻遵義。王祥敗死。文選見了邦芑。羞得全身都是愧汗。不能仰視。邦芑道。不是公賣國。他人賣公罷了。因言皇上在安隆。主辱臣死。你我尙有何顏。偷活在世。說着不禁泣下。文選折箭發誓。言必殺可望報國。所以現在這麼的話。候了數日。果報西寧王率兵到來。永歷帝大喜。原來李定國駐兵在南寧。衰弱不振。孫可望派總兵張明志關有才率兵往襲。定國計無所出。中書金維新曹延生齊道。明志等兵雖多。都是主帥的舊部。料他未必敢相敵。現在速出奇兵往襲。他們不防我之驟至。勢必驚潰。我軍乘勝到安隆。迎皇上入雲南。既得美名。又獲厚利。定國聽從其計。立率步騎一萬。拔寨抄向小路而行。走了五天。已到明志營壘的背後。乘其不備。大呼衝殺。明志軍陣大亂。降其衆三千人。進趨安隆。一到安隆。紮營城外。定國祇帶了

十餘個將校。入城朝覲。永歷帝溫言慰勞。定國遂迎帝后三宮。駕幸雲南。白文選也率隊扈從。行抵曲靖雲南。守將劉文秀。聽得定國兵到。與都督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等。伴儀守城之計。自己却率了數騎。悄悄出城。直詣定國營道。我輩以秦王爲董卓。但恐誅卓之後。又來一個曹操。定國指天自誓。於是與文秀一同扈駕入雲南。永歷帝就住在可望第中。進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白文選爲鞏固公。其餘文武。盡都升賞。李定國深慮可望來攻。白文選道。這件事須得我親自一走。當下文選回到貴陽。可望果然要與兵與定國決戰。文選道。天子在他那一面。戰不是好策。還是聯和了。慢慢再想法子。孫可望沒法。只得再遣文選入雲南。看官。你道孫可望這麼凶橫爲甚。白文選輕輕一言。他就肯聽從。原來孫可望的妻子。都在雲南。所以他還未敢立行爲逆。偏偏文選起行之後。可望的謀士方於宣。向可望道。皇上在滇。定國爲輔。人心漸屬於後。國主宜速正大統。人心自定了。可望遂日夜圖謀犯關。消息傳到雲南。永歷帝欲送回可望妻子。以安其心。並且雲南城中。還伏有可望的心腹人。因此很是危懼的。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降可望世祖議征南 朝永歷成功圖恢復

却說雲南各軍官中。王尙禮。王自奇。張虎。都是孫可望心腹之人。三個中要算張虎最爲奸滑。白文選向定國文秀道。現在尙禮自奇擁着重兵。在輦轂之下。張虎日伺左右。禍且不測。今與可望議和。必須皇上親遣張虎去。可以不生反覆。永歷帝於是召張虎到後殿。拔頭上金簪賜之道。和議倘成。卿功不朽。必封公爵。此簪賜卿爲信。見簪宛如見朕。不意張虎到了貴州。見可望道。皇上雖在雲南。端拱而已。大權盡歸定國。定國信任的文官。是金維新。吳銘兩人。武將是靳統武。高文貴兩人。毫無固志。輕兵往襲。可以唾手而得。因繳所封伯印道。在他那裏不受。恐生疑忌。臣受國主厚恩。那裏敢懷貳志。白文選國公之封。已經爲彼用了。隨出金簪道。皇上賜此簪命。臣行刺國主。許封臣

爲二字王。臣那裏敢隱瞞。可望聽了怒甚。恰好永歷又差白文選來。可望叫把文選囚禁起來。一面叫人到雲南。約尙禮自奇爲內應。一面操練人馬。預備犯關。這時可望手下的兵部尙書程源。都察院鄭逢元。雖然身在私門。却是心存王室。常於有意無意之間。用言詞激發鎮將。衆將被他感動的。很是不少。此輩樸魯武人。不懂什麼避忌。每當耳熱酒酣時光。罵可望道。剝去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麼。程源鄭逢元知衆已可用。遂告知拘囚在大興寺的川撫錢邦芑。這錢邦芑因不肯順從可望。而被拘囚的。當下聽了二人的話。喜道好極了。馬寶馬進忠馬維興。雖然隸在可望麾下。都是朝廷舊勳。圖報無路罷了。至於白文選這個人。料他決不會變。現在可望入滇。正可從中圖之。易如反掌。兩人大喜。當下程源往見白文選。文選也很快活。遂與鄭逢元私見馬寶。暗地結盟。誓共戮力王室。次日。孫可望聚集文武商議。選將一事。程源道。使功莫如使過。論到將才。沒一個比得上白文選。可望便命馮雙禮留守貴州。命白文選爲大總統。馬寶爲先鋒。共起馬步十四萬。浩浩蕩蕩。殺奔雲南而去。十八日渡過盤江。滇中大震。行到交水。下令紮營。共列大營三十六座。離去曲靖。只有三十里。雲南城中。定國文秀衆祇數千人。相顧失色。文秀議走交趾。定國主張從沅江景東。取土司。躊躇了兩天不能決。忽報白文選單騎來城下。叫門求見。定國忙令迎入。文選一見定國。就道。趕快出兵交戰。諸將都已約定。稍一遲緩。事機一露。就不可爲了。且設誓道。如果誑皇上。負國家。定然身死萬箭之下。我當首先赴陣。說罷。卽上馬起行。原來白文選。兵到交水。卽率了本部人馬。拔營而逃。逃到曲靖。安頓了兵馬。自己單騎來見定國。當下定國文秀。率了祁三昇。賀九儀。胡一青。趙印選。吳子金。李本高各將。跟隨出發。却說孫可望。見逃走了白文選。卽議退兵。諸將都未敢答應。馬寶深慮回到貴州。謀洩壞事。言道。我衆十倍於他。如果爲了一個人爲進退。豈我輩都不是人麼。張勝道。某一入足以擒定國了。可望大悅道。諸將如是。我再憂什麼。遂向張勝道。雲南兵馬盡出。城內空虛。派你帶了馬寶武大定。率領鐵騎七千。連夜從小路抄去。襲取雲南城。定國文秀知道家口已失。自然不戰而逃。馬寶立遣心腹。到定國營中報信。并言明日決戰。遲則無及。定國大驚。連夜告

知諸將。十九日天色未明。拔寨齊起。兩軍開始交兵。李本高的馬跌倒了。本高被掀在地。即被孫將一刀斬訖。定國文秀瞧見。李本高被殺。大懼生疑。即欲退兵。文選怒道。張勝已往雲南。我退回去。敵軍的精騎。追躡我後。不烏獸散也。蹂爲泥了。死於戰陣。不比死於逃走好的多麼。何況馬維興、袁韜輩。必然相應麼。定國文秀未及回答。文選已率所部鐵騎。直衝馬維興營。維興開陣迎入。合兵繞出可望陣後。萬騎馳突。塵起如烟。定國文秀見敵陣已亂。揮兵大進。孫營各將。一見定國旗幟。齊聲歡呼。迎接晉王。所向瓦解。可望見不是路。率了心腹人馬。棄陣奔逃。定國命文秀文選追趕。可望自己統兵還救雲南。却說張勝兵抵雲南城。中王尙禮將爲內應。沐天波早已知道他的隱情。派兵把尙禮暗看守。不能發動。偏偏王自奇爲了醉後殺死定國營將。懼罪逃向永昌去了。不在城中。張勝少了幫手。便就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等到交水捷報到滇。永歷帝命他把報捷旗。插在金馬碧鷄坊下。張勝見了大驚。連夜拔營逃走。逃到渾水塘。恰與定國大軍相遇。於是列陣死戰。人人拚命。個個爭先。定國幾乎支不住。陣後馬寶見了。連發大炮。纔把張勝打敗。張勝引着殘敗人馬。逃到益州。被部將李承爵誘入城中。乘機縛住。張勝罵道。你爲什麼叛我。李承爵道。你自反叛天子。還問我什麼。解往雲南。凌遲處死。却說孫可望逃到貴州。從騎祇有得十餘人。狼狽的很。命馮雙禮把守威清要隘。叮囑道。追兵到此。就發三炮通知。劉文秀追到普安。遲疑不敢進。那裏知道馮雙禮豔羨可望的貲財。巴不得他就匆促逃走。好乘機劫爲己有。追兵未見。即行發炮。可望挈了妻子。慌忙出城。輜重婦女。悉被劫掠。行過鎮遠平溪沅州。守將都閉城不納。可望狼狽走長沙。遣使到清經略洪承疇軍前投降。世祖立召進京。封爲義王。詢知南中情形。遂議大舉征討。原來孫可望未降時光。情形隔膜。世祖命四川總督李國英。守在保寧。大將軍辰泰。都統阿爾津。守在荊州。經略洪承疇。守在長沙。尙可喜等。分守肇慶廣州。遇出犯湖南。川北廣東的明兵。纔出師抵禦。出境也不窮追。因爲孫可望李定國。都是百戰之餘。地險兵強。姑以雲貴川東南爲其延喘之地。現在可望投降。始知明人內訂。世祖降旨。命文武大臣商議。一勞永逸之計。於是經略洪承疇。平西王吳三桂。先

後疏請大舉。世祖准奏。命貝子洛託爲寧南靖寇大將軍。同了洪承疇。從湖南出發。平西王吳三桂爲平西大將軍。同了都統墨爾根。李國翰。從漢中四川出發。都督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同了線國安。從廣西出發。約期在貴州取齊。大軍三路並進。驚信報入雲南。永歷大驚。立召文武。商議抵禦之策。恰報朱成功差楊廷世。劉九臯。泛海來朝。左侍郎冷孟鈺道。成功執大義。拒父命。遠隔海濱。貢問不絕。實有桓文尊周之義。宜晉封秩。以鼓嚮義之心。祖制外臣無封王之例。今擾攘之際。豈可守經。况成功係先帝賜姓。封他爲郡王。與祖制也無不合。俟平了江南。晉封他一字王。是了。現在清兵三路來寇。成功如果進師江南。也足掣清人的肘。原來這朱成功原本姓鄭。是鄭芝龍的兒子。芝龍降清時光。成功再三泣諫。芝龍不聽。率了五百人跟隨貝勒北去。成功召集各將。講說大義。諸將盡都感動。齊道。我等願都奉招討爲主。聽從招討號令。成功大喜。於是脫下儒巾儒服。至大成至聖廟焚燬。祝道。先師以孝教萬世。我今爲大勢所迫。忠孝勢難兩全。特以服儒還之先師。從此督率將士。力圖恢復。不能再顧孝字了。隨全身披挂。佩了隆武帝所賜招討大將軍印。尙方劍。登壇指揮各將。奄有金廈二島。歷攻漳泉諸州。屢挫清兵。雄視海上。分爲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文館。察言司。賓客司。印局。軍器局。設六官分理庶事。改中左爲思明州。勸學取士。得黃帶臣等四十人。次第轉六官屬。或爲監紀。推官。通判。奉前監國魯王。及盧溪王。甯靖王。居金門禮待。避地遺臣王忠孝。沈佺期等。爲上客。軍國大事。悉以諮之。凡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稽首。望永歷帝座。抗手焚疏。以煽誘沿海士民。稱恢復之師。他的朱姓。是隆武帝所賜。隆武愛他英雄忠義。嘗撫他的頂道。朕恨不曾生得一女。招卿做駙馬。但是卿須盡忠。吾家遂賜他國姓。招討大將軍。儀同駙馬。尙方劍。成功感激。激圖報。大挫清兵。先後十餘次。世祖數次派人前往招撫。封他爲海澄公。許割四府之地畀他安插將士。成功只是不從。但是福建沿海各城。連年用兵。不過是旋得旋失。這一年。成功親引舟師。攻取興化。進攻台州。不想清總督乘虛而入。把閩安奪了去。成功慮兩島有失。急忙回兵。遂聚集將佐。商議進取之策。吏官潘庚鍾道。漳泉沿邊。民苦戰。爭且偏隅不足。號召天下。藩主將戰艦。從瓜鎮取江南。金

陵一破。閩粵黔蜀之豪傑。自然響應。甘輝道。我們空國成兵。兩島豈不危險。庚鍾道。清所以未攻兩島。就慮滇黔的牽制。倘會合天下之兵而來。兩島豈能獨全。現在統貔貅之衆。入據長江。截他的糧道。清人自顧不暇。何能再攻兩島。工官馮澄世道。不取江南。清人也未必肯忘兩島。參軍陳永華道。取了江南。兩島不守自安。偷安歲月。自老其師。實爲非策。甘輝堅執以爲不可。成功慨然道。吾亦有心已久。武侯言勢不兩立。清那裏肯每飯忘我。我當問道請旨。會了滇黔粵楚之師。出洞庭。會江南。使天下跣足相從耳。於是遣楊廷世。劉九臯。泛海從龍門。間道詣行在。當下永歷帝聽了冷孟鈺的奏。召見楊劉兩人。十分優禮。遂降旨封朱成功爲延平郡王。以六部郎中各一員。隨師紀錄。賜上方劍便宜行事。並封他的部將王秀奇。爲祥符伯。馬信爲建威伯。甘輝爲崇明伯。黃廷爲永安伯。萬禮爲建安伯。陳輝爲忠靖伯。洪旭爲忠振伯。郝文興爲慶都伯。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清軍分路下雲南 定國設伏待三桂

却說永歷帝把朱成功等封了爵。又手詔令進師江南。伸大義於天下。遣漳平伯周金湯。太監劉國柱。齎了印冊。航海到廈門。并帶敕命一道。升魯監國兵部右侍郎。張煌言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欽使到了廈門。朱成功接見如禮。於是延平王府。始設長史審理。典寶典儀典膳典冊諸官。欽差要到舟山傳旨。成功特派海船相送。這張煌言。字叫蒼水。與成功相交甚睦。煌言嘗言國姓始終爲唐。真是純臣。成功也說侍郎始終爲魯。與我豈有異趨。煌言間行入吳淞。招兵天台。上年再會張名振之師入長江。還駐舟山。定西侯張振臨終。命以所部歸煌言。於是軍容始盛。現在拜了朝命。便與成功商議會師大舉。清將屢次致函招他投降。煌言始終不從。煌言的父親。爲清軍所獲。世祖命他寫信招煌言。煌言回信。言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其父亦陰寄聲道。汝勿以我爲慮也。其父旣卒。有司強其妻子。作書招他。煌言接到就焚掉。並不發視。當下延平王朱成功。與張煌言議定大舉北征。成功以黃廷

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留守金廈兩島。點齊甲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五萬習射騎。五萬習步擊。以萬人往來策應。挑選力能舉五百觔的。披着鐵鎧。鐵鎧上面畫着朱碧彪文。祇留出兩個眼珠子。執着斫馬大刀。站在陣前。專斫馬足。名叫鐵人軍。望去宛如神兵。派左虎衛陳魁統率了。中提督甘輝請俟滇中會師。然後出發。成功道。會師的話。不過牽制其勢罷了。兵馬雲集。日費萬金。豈可稽延自老其師。於是命甘輝爲先鋒。馬信萬禮爲第二隊。自統大軍爲合後。侍郎張煌言爲監軍。大小戰艦。連檣並進。揚帆北上。軍聲所至。望風而解。平陽守將單任暹。瑞安守將艾誠祥。都獻城投降。軍到羊山。將士稟道。羊山下面。聽說有龍宮的。不能震驚。成功道。本藩要馳驅天下。百神自當賓服。豈有怕一孽龍。下令放炮鳴金。說也奇怪。金炮一响。霎時間颶風大發。雷電交作。浪起如山。折檣斷舵。沉沒巨艦十餘艘。成功的兒子朱濬。朱浴。朱溫。並義陽王某。及將士八九千人。盡都溺斃。成功冠帶而起。祝告道。成功統率三軍。協復中原。如果天命有在。即將諸船沉滅。神其鑒此。祝畢。頃刻風平浪靜。風浪雖然平靜。瞧戰艦檣帆。半已損壞。於是收兵到舟山。修理船隻。以爲後圖。且暫按下。如今要講說清兵三路入貴州了。却說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統率大軍。從沔陽到朝天驛。順流擊楫。順利異常。三月初四日。已經行抵保甯。具了舟艦糧糗。行過南部。西充時光。還瞧見數家烟火。過了順慶之後。却見枳棘叢生。箐林密布。連引路的響道。也不認識途徑了。傳令兵丁。代木開道。三月十四日。已到合州地界。明將重慶。總兵杜子香。駕着輕舟作哨。哨到江口。望見吳三桂紅頂花翎。箭衣馬褂的打扮。正在那裏揮軍跨馬而渡。子香大駭而逃。吳三桂同了墨而根。從銅梁壁山進發。直到重慶。安下營寨。派將出探。回報房竹歸巫一帶。有郝搖旆。李來享。袁宗第。黨守素。把守。施州有王光興把守。長壽有劉體仁。譚詣。譚宏。譚文。把守。達州有楊秉允把守。各將聯兵防守。聲勢很是利害。吳三桂笑道。這一班都是無能之輩。不足爲慮。遂命嚴自明。程廷俊。兩總兵。扼住重慶。以固根本。自己統率大軍。蓋搭浮橋。渡過黃葛江。恰值溽暑蒸薰。軍士大半患病。次日渡過綦江。三桂道。此去滴溜三陂。紅關石壺關。都是峭壁重淵。險峻非凡。倘有少些明軍把守。一夫當

關。萬夫莫開。我們竟然奈何他不得。遂派佐領一員。率兵哨探。大軍魚貫而入。那裏知道。明將劉正國。早已望風逃走。從水西逃入了雲南去。將軍郭李受。總兵王友臣。率衆迎降。獲糧三萬石。兵五千。遂克遵義。進兵開州。不過在倒流水地方。明將楊武略擋一陣。也是三桂大勝。什麼與寧伯王興。水西宣慰使安坤。西陽宣慰使冉奇鏢。蘭州宣慰使奢保受。盡都投降。這裏吳三桂這般順手。那邊貝子洛託。也已攻下了貴陽。把明馬進忠殺得大敗而逃。巡撫冷孟鈺。生擒活捉了來。兩路敗報。先後飛遞雲南。却說雲南城中。政務都主於晉王李定國。定國自從殺敗孫可望之後。頗弛武備。與鞏昌王馮雙禮宴飲恬愉。大有永慶昇平的氣象。光祿寺卿高勳。部郎金簡都稱奏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伺我者頓刀以待。兩虎之一斃。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燕薪之上。能旦夕安乎。二王老於兵士。胡亦泄泄如是。定國見奏大怒。愬於永歷帝。永歷帝擬把二人杖責。以謝定國。朝士爭執不可。相持未決。敗報已經踵至。於是定國遂巡引罪。永歷帝即拜定國爲招討大元帥。賜與黃鉞。此時清世祖已命信郡王鐸尼爲安遠靖寇大將軍。總統三路。並諭諸將克取了貴州。如雲南機有可乘。即乘勢進取。倘然兵馬疲弱。可俟鐸尼進止。定國聞報大驚。向部下道。北盤江爲滇黔之界。南盤江爲滇粵之界。都是極要緊的所在。乃使馮雙禮扼守雞公背。以擋中路。叫張先壁扼守南盤江之黃草壩。以擋東路。定國自己把守北江的鐵索橋。圖復貴州。另叫白文選率兵四萬。出西路。把守七星關。裝出要攻打遵義的樣子。以牽制三桂之師。其實這時吳三桂駐在遵義。信郡王駐在武陵。卓布泰駐在獨山州。祇有洛託一軍。駐在貴陽。大衆未集。很可以趁勢攻打。偏偏李定國逡巡觀望。等到楊老堡戒期。知照定國。始悉衆出拒。事機已不可爲了。中路纔出關。東路已經告急。於是移師黃草壩。踰過石關。紮營在遮炎河口。鷄公背勢處絕頂。馮雙禮在那裏糧少運艱。兵士咸不宿飽。白文選在七星關孤懸滇蜀之表。聲援不及。但是這座七星關。四山壁立。水勢洶湧。山上樹木參天。俗名叫做天生橋。其實並不會有什麼橋梁。不過地險罷了。吳三桂出重賞。買了嚮導。從笛江繞渡出天生橋之背。扼住七星關大路。白文選接到軍報。急忙棄關而逃。逃到可渡橋。守橋的馬寶也

跟着奔逃。臨走放了一把火。把橋焚掉。這一路西路明兵。成了個不戰自潰。敗報傳到定國大營。定國正忙着援救南盤江。不暇再布置西路。原來清朝的廣西軍。得着泗城土司岑繼祿爲嚮導。從間道入府龍安。明將懷仁侯吳子聖。率衆迎戰。殺了個大敗。羅顏渡地方。明將原扼險沉船的守着。現在得了安龍城。守兵早已聞風逃散。清帥卓布泰下令把沉船撈起。渡軍過河。李定國得信。率兵三萬。晝夜兼程。趕來援救。趕到炎遮河。恰與清軍相遇。定國揮兵急戰。身先士卒。左右衝突。清兵抵擋不住。急忙收兵。已經傷折人馬不少。定國勝了一仗。次日清軍布陣。直壓明營。定國開營拒戰。這時光明軍用的是槍炮。清軍用的是弓箭。戰到午刻。不分勝負。不意天不做美。忽地大風北來。炮火着及茅葦。野燎滔天。清軍趁火馳射。兵火俱烈。勢不可當。定國大驚。急忙棄營逃走。想要保住北盤江。半途又來軍報。知道馮雙禮在鷄公背。被清信信郡王殺了個大敗。清軍已抵北盤江。定國知道大勢已去。於是焚掉鐵索橋。逃回雲南。請永歷帝出幸他方。這日是十二月十四。永歷帝召集文武。商議出幸之計。蜀王劉文秀臨歿時光。曾有遺言。國家倘有緩急。皇上可以幸蜀。現在文秀部將陳建呈上文秀遺表。力請幸蜀。太僕寺卿辜延泰。也請幸蜀。開荒屯練。中書金公趾。極言入蜀之利。定國道。彈丸大一個建昌。那裏容得驟增十多萬人馬。不如入湖南的峒馬車里。里中諸蠻。不相統屬。我今臨之。必不會拒我。皇上安蹕峒內。諸將設禦峒口。戰勝了清兵。六詔復爲我有。不勝也可以入交趾。召針羅諸船。航海到廈門。與延平王合師進討。衆人難他道。清兵乘勝抄過黃草壩。臨沉廣南的道路。就要中斷。并且喪敗之餘。那裏能夠整兵以迎。方張之敵。沐天波道。從迤西達緬甸。其地糧糗可資。出了邊荒遠無際。萬一追勢稍緩。可以據大理兩開之險。還不失爲蒙段呢。定國泣請留太子督師以牽制緬甸。永歷帝不肯答應。定國向天波道。公等努力願無生後悔。追念我的話就是了。次日永歷帝啓行。定國以大兵斷後到了大理。定國留守。永歷崎嶇西行。纔隔了一二日。白文選率着殘敗人馬到來。列陣下關。衆尙萬餘。定國率殘軍數百騎趕之。文選憤涕叱定國道。皇上把全國全師付王。一旦至此。誰執其咎。定國南向叩頭。願一死以贖前罪。文選收涕道。王幾許

人死敵何益。王走罷。文選以一身拒敵。定國於是追扈到永昌。永歷帝下詔罪己。定國封還黃鉞。叩頭待罪。永歷帝道。這是國家的禍。王有什麼罪。下旨不准定國扈駕前行。行無多路。接到警報。知道白文選張先壁陳勝三大將在玉龍關地方與清兵開仗。都遭了大敗。張陳二將不知下落。白文選從沙木和走右甸。現在到了木邦去。定國遂命總兵靳統武引兵四千。扈駕入騰越。自己引兵渡過潞江。這潞江古時叫做怒江。江面並不寬廣。却是水勢洶惡。每年清明到霜降。有青草瘴觸着了。就有性命之虞。就是土人也很怕他。過江二十里有一座磨盤山。鳥道羊腸。懸崖峭壁。并且重箐密樹。祇有一騎可通。定國察度形勢。喜道。清軍屢勝而驕。定然不很戒備。遂在磨盤山中立柵數重。設爲三伏。命泰安伯資民望爲初伏。廣昌侯尙文貴爲二伏。總兵官王璽爲三伏。每伏兵各二千。約定等候清兵。盡入伏中。山頂上放炮爲號。首尾橫突截攻。定能殺得他片甲不回。安排妥當。哨探的飛報。清帥平西王吳三桂。率兵追來。走入伏來中了。定國額手道。轉敗爲功。真是皇上如天洪福。欲知吳三桂中計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永歷帝出亡奔緬甸 延平王提師入長江

却說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從漢中出兵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一路上勢如破竹。屢勝之後。未免把敵人不在眼中。此番追趕白文選。在瀾滄江中編筏而渡。再渡潞江。數百里不見一卒。只道定國遠竄。不復在意。隊伍散亂。有騎馬的。有步行的。有卸甲解弓的。各隨各便。上山的已有一萬二千餘人。吳三桂緩轡徐行。指點山林。賞覽邊外風景。正在得意。忽報明大理寺卿盧桂生來降。三桂道。一個大理寺卿。到這會子纔降麼。好個識時俊傑。說着。冷笑不已。旗牌回道。降人說有機密大事。要面回王爺。三桂道。敗的敗了。逃的逃了。還有什麼機密大事。多不過是永歷逃在什麼地方。你就不說。久後我總也知道。當不得機密。且喚他來。旗牌引上盧桂生。就馬前叩頭。三桂問他旗牌說。你有機密。到底是什麼事。桂生道。降人斗膽。要附着王爺的耳密回。三桂應允。桂生附耳。纔談得三五語。

就見三桂大驚失色道了不得。中了敵人計了。哎呀我軍已入二伏之中。於是立傳大令。叫前隊趕快舍騎步行。瞧見叢莽。不論有埋伏。沒有埋伏。一概箭炮齊發。此令一下。萬弩齊射。百炮同鳴。聲震山谷。好不利害。明將竇民望在第一伏中。再也藏不住了。只得發炮出戰。第三伏王璽見勢已危急。也發炮相應。趨下接戰。地險路狹。彼此短兵交戰。喊殺連天。僵屍如堵。竇民望虎吼而前。血戰不已。槍彈洞脇。依然揮刀大斫。突圍走出。行不數里。血湧仆地而死。李定國靜坐山巔。忽聞號炮失序。大驚失色。忽一個炮彈飛落面前。擊士滿面。知道軍機洩漏。急忙起身奔逃。這一仗。明軍將士死在林箐中的。三分之一。糜戰死的。也是三分之一。王璽血戰身亡。清軍喪掉都統以下。也有十餘員。精卒也有數千人。直追殺出騰越西一百二十里。中原地界已盡。纔回來。那永歷皇帝逃在鐵壁關地方。得着敗報。跟踉奔入緬甸國界。輜重宮女。失去大半。從此永歷帝就在緬甸作寓公。那李定國。白文選。崎嶇雲南邊境。收合餘燼。依然圖存萬一。吳三桂回到雲南。收降了不少明朝文武。隨即拜本北京報捷。不意清世祖爲了江南的事。正在預備親征。忙亂得什麼似的。原來延平王朱成功。聽得清兵三路攻雲南。即約了兵部左侍郎張煌言。大舉北上。以圖牽制。數百艘戰艦。順風揚帆。連檣而進。兵到崇明。清將崇明總兵梁化鳳。瞧見明軍勢盛。不敢出戰。急忙斂兵入城堅守。成功欲順風攻取瓜州。張煌言道。崇明爲江海門戶。有懸州可守。可先取了來作爲老營。倘有疎虞。進退可據。馮澄世也主張攻取崇明。成功道。崇明城小而堅。攻打起來。必然多淹日子。現在先攻取了瓜州。破其門戶。截其糧道。腹心潰肢。體自然自解。崇明可以不攻而破。於是密派監紀劉澄。與清江南提督馬逢知。約期爲內應。一面請張煌言引着本部人馬。作爲前軍嚮導。於是大小戰艦。蔽江而上。經過江陰。並不起岸。六月初一日到丹徒。初二日到焦山。把戰艦一字排開。停泊上下。這日成功下令祭天。旗蓋袍服。全用赤色。軍士都穿紅衣。望之如火。次日祭地。並望祀山川。嶽瀆。全用黑衣玄裳。望之如墨。初四日穿吉服。祭太祖高皇帝。祭畢。隨即縞素。祭崇禎隆武二帝。全用白色。望之如雪。慟哭誓師。三軍盡都泣下。這時光清軍在長江上流。建設木城。也叫木浮營。是把大木結成筏子。上

覆以土。可以在上面馳馬。不異平地。旁有木柵。柵間密密布着大炮。從上流浮下。船遇着了。立刻粉碎。又在金焦兩山中間。用大鐵鎖鎖斷。名叫滾江龍。清將都司羅明昇。率兵五百。把守在潭家洲。朱成功與諸將議道。瓜州鎮江。爲金陵門戶。很該先行攻下。立發大令。命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進攻潭家洲。材官張亮。督領泗水軍。專斬滾江龍。成功自己同了中提督甘輝。左提督翁天祐。統率大軍。建着大將旗鼓。直搗瓜州。瓜州城中。操江朱衣佐。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竭力拒守。瞧見海船外面。蒙着白棉絮揚帆直上。近了滾江龍。重又退下。清兵開炮轟擊。不傷一艘。循環着幾回。滾江龍已經斷掉。原來海船中藏着泗水軍。乍近乍遠。引誘清軍炮擊。度他炮彈將盡。成功就揮兵大進。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領兵士帶甲浮渡。一登岸就飛撲清軍陣中。清陣中箭如飛蝗。全斌奮身衝入。連中了五枝敵箭。勇氣更增。奮斬清將左雲龍於橋下。生擒操江朱衣佐。正兵鎮韓英奪門而入。登城樹起大明旗幟。全斌瞧見了。卽從西北隅而入。瓜州旣得。潭家洲與木城的清兵。無不望風奔潰。於是成功派援勦左鎮劉猷。把守瓜州。監紀柯平。督理江防。自己統率大軍。直攻鎮江。鎮江守將告急文書。雪片也似的遞到南京。江甯將軍羅某。引了一千鐵騎赴援。披甲如雲。大言海賊那裏夠我斫殺。此時蘇常四郡的兵。畏敵如虎。聽得京軍欲居前隊。快活得什麼相似。偏偏京軍焦躁欲戰。巴不得一口氣活吞海師。偏偏成功的海船。忽上忽下。你駐在南面。他就避了北面去。你駐在北面。他就避了南面去。清軍跟着他捉迷藏。三日三夜。沒有歇息。又是酷暑。又是大雨。人馬都異常饑疲。朱成功見清軍已人疲馬乏。纔把大軍分作五隊。第一隊是五色旗。第二隊是蜈蚣旗。第三隊是狼烟。第四隊是銃炮。第五隊是大刀。每一隊中有滾被手二人。這滾被手頂着二寸厚的棉被。專行蔽箭。箭過之後。卽捲被持刀滾進來。斫人馬足。一個敲鼓。鼓聲緩。兵行的也緩。鼓聲急。兵行的也急。都是步卒。清軍見了。很不在心上。清軍都是騎兵。清軍的慣技。遇了步卒。勒馬退後數丈。加鞭突前衝去。敵陣衝動了。乘勢殺上。步兵自相踐踏。因此常常大勝。那裏知道。這會子用老法衝突海師。成功的兵。嚴陣而列。屹然不動。團牌自蔽。宛如銅牆鐵壁。清軍三卻三進。纔欲退兵再

衝忽然海師飛走如風，突犯清陣，兩軍合戰，喊聲如雷，殺了好半天，忽見白旗一揮，成功的兵兩面分開，頓時如退避的樣子。有的伏在地上。清軍只道他要逃走，馳馬突前。那裏知道震天價一聲大响，海師陣中發出大炮，清兵轟死一千餘人，只得收兵退保銀山。朱成功道：「這座銀山是用軍必爭之地。」二十二日初更時分，命大將陳魁統着鐵人軍，直逼清軍營柵。清兵見了，駭然不敢出戰，只令放箭。那裏知道箭不能入，鐵人軍冒死前進，營柵遂爲斫破。到天明時光，清兵分軍五路，作爲三層，直壓明營。成功下令轟發大炮，人喊馬嘶，江水騰沸，廊瓦都震。清兵下馬拚命廝殺。戰到午牌時候，明兵更是奮勇，清提督管效忠身先士卒，衝入明陣，陣勢忽然變化，首尾相應，效忠負旗而走。大敗奔逃，部衆四千人，嗟血填壕，只剩得一百四十人，逃到南京。嘆氣道：「我從滿洲入中國，大小十七戰，不曾遇過這麼的死戰。」却說朱成功率衆逼城，清將高謙知府戴可進獻城投降。成功進了城，隨命殺牛宰馬，在京峴山上，大饗士卒。命周全斌同了援勦，後鎮黃昭把守鎮江。命馮澄世爲常鎮道，兵都事李徵爲鎮江知府，分兵往徇屬邑。當下成功派弁請張煌言來議事。原來瓜州初破時光，成功欲即趨金陵。煌言主張先取鎮江。成功道：「我頓兵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怎麼樣？」煌言道：「我已偏師從水道逼觀音門，金陵自救不暇，豈能他顧？成功聽言有理，遂攻打鎮江。現在鎮江既得，請煌言來議事。」煌言見了成功，就道：「我願率領本部人馬，泝長江而上，成功拱手道：「好極了！此事祇有借重司馬。」於是煌言即日就道，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已來迎降。七月初一日，派出哨卒七名，竟然採取了江浦縣。這日蕪湖又派人送來降書。煌言派人到成功大營報捷，成功復書道：

蕪湖上游門戶，留都不能。旦夕下則江楚之援師，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

煌言於是提師到蕪湖，相度形勝。一軍出溧陽，窺廣德。一軍鎮池州，截上流。一軍援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甯國，以圖徽州。傳檄郡邑，大江南北，相率送款。共收復了四府三州二十二縣。江楚魯衛的人士，多詣軍門受約束。面許回去，起兵相應。清吏自巡撫而下，倉皇欲走。東南大震，暫時按下。却說朱成功在鎮江休兵三日，即擬上攻金陵，崇

明伯甘輝進言。瓜鎮爲南北咽喉。只消坐鎮在此。斷了瓜州。山東之師不能下。據了北固。兩浙之路不能通。南京可以不勞而定。成功召集各參軍商議。潘庚鍾道。未可驟進。當暫住瓜鎮。分據淮揚。扼住他的咽喉。收拾人心。觀釁而動。北京滿漢兵民不下數百萬。糧道一斷。兩月之間。必生內變。三國時。曹公所以取勝於官渡。就是這個法子。馮澄世也言進攻不易。成功道。不然。時有不同。從前漢祚改移。羣雄分據。所以曹操當以算勝。我明朝歷年三百。德澤已久。不幸國變。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復舊京。呼召天下豪傑。這是千載一時的事。若自老其師。援兵四集。首尾受敵。我勢豈不自孤。昔太祖得了廖永忠。俞通海水師。奪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貴在神速呢。七月初四日。登舟傳檄。初七日已到觀音門。命黃安督水師。守在三汊河口。初九日從儀鳳門登岸。紮營在獅子山上。成功偕同諸將。登閱江樓。望建業王氣。令各戰艦一字排開。列於江東門外。親率十餘騎。周歷城下。測度營壘。令馬信、黃昭、蕭拱宸、紮營在漢西門。與林明、林勝、黃昌、魏雄、揚世德的營壘相連。令陳鵬、藍衍、蔡祿、楊好四將。屯在東南角。依水爲營。劉巧、黃應、楊正、戴捷、劉國軒五將。屯在夙北角。傍山爲營。成功的大營設在岳廟山。令張英、陳堯策、林習同了諸宿鎮。爲大營護衛。四面都安下鹿角。建起望樓。掘成深溝。樹起木柵。叫甘輝、余新兩將。屯在獅子山。萬禮、楊祖兩將。屯在第二大橋山。翁天祐屯在儀鳳門要路上。十餘里。旗幟如林。刁斗相應。聲勢十分利害。清軍千餘騎。攻撲余新營。被余殺了個大敗。城中更益危懼。也是合當有事。操江朱衣佐。在瓜州被擒。成功道。這種腐儒。殺了他。徒污我劍。喝令釋放他回去。那裏知道朱衣佐放回。到南京。卽向總督郎廷佐道。海賊衆不過數萬。船不過數百。請卑辭寬限。以驕其志。到了這會子。郎廷佐派人說。成功道。我朝有例守城。過了三十日。罪不及妻孥。乞寬三十日之限。成功笑道。三十日算不得什麼。就准了他。是了。潘庚鍾道。藩主不能准他。孫子有云。卑詞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要降便降。豈戀內顧。這是緩兵之計。成功道。自從舟山與師至此。每戰必勝。必攻必克。料他未必敢緩我之兵。攻城爲下。攻心爲上。今旣來降。驟攻之何足服人之心。甘輝道。兵貴軍聲。彼衆我寡。攻城正在此時。若守抵旣固。很不易圖呢。

欲知成功聽諫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延平王兵敗江南 永歷帝命喪滇北

却說潘甘兩將。雙諫成功。成功那裏肯聽。忽報蕪湖張司馬。差人到此投書。成功喚進。拆書瞧時。也是主張攻金陵的事。成功笑道。怎麼張司馬也是這麼見識。下令八十三營。牽連困守。以待清兵之降。於是釋戈卸甲。開宴縱酒。各兵士都捕魚爲樂。全不以清軍爲意。這日有一個姓林的裨將。犯了軍法。逃入城中。向清師道。本月二十三日。是成功的誕辰。各將都到大營祝賀。盡都卸甲飲酒。趁這當兒出兵。定然可以攻破他。總督郎廷佐聽了。還不在意。却被崇明總兵梁化鳳。得着此信。點齊五百騎精銳。不告知一人。到了二十三日黃昏時候。偷開了神策門。引了五百騎。悄悄出城去了。守城門官。急忙飛報說。梁將軍通敵出城投降去了。郎總督道。沒有的話。梁將軍忠貞。料他總有計謀呢。梁化鳳引軍出城。突向余新營壘衝殺將去。明軍沒防備。盡都驚潰。余新大敗。逃入蕭拱宸營中。梁化鳳追殺進營。蕭拱宸也吃了個大敗。余新被梁化鳳生擒活捉了去。明將翁天祐。飛馬來救化鳳。已經收兵入城去了。却說郎廷佐。聽說梁總兵大勝出城。親自出來迎接。開言道。將軍辛苦了。前夜引軍出城。爲什麼不知照我一聲兒。梁化鳳道。成功是個積寇。瓜鎮恰又新亡。人心搖動。桀黠之徒。多有異念。難保城內沒有充他偵探的人。不請命就爲怕洩漏軍機。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呢。現在請即趁勢克復瓜州鎮。順途歸崇明。以防餘熾。郎廷佐讚不絕口。連稱他有膽。於是把城中鐵騎。盡數交給與他。化鳳勝過一陣。軍氣倍奮。當下引軍出城。列營城外。明將甘輝潘庚鍾。瞧見清軍聲勢。都勸成功退屯觀音門。圖謀再舉。成功道。小挫豈便思退。明日正要瞧諸君立功呢。隨下軍令。布置陣勢。調姚國泰。楊祖。藍衍。楊正。四將移屯山上。甘輝張英兩將。伏在谷內。林勝陳魁兩將。列陣山下。陳鵬蔡祿兩將。往來接應。倉卒之間。營帳全都移動。壘竈未安。清將梁化鳳已引着鐵騎。風一般的掃將來。衝入楊祖營中。楊祖

奮力迎戰。三合三却。楊正姚國泰都大敗而逃。藍衍血戰而死。山高路險。陳鵬蔡祿趕往援救。已經不及。梁化鳳在山上望見了。引軍馳下。加鞭衝突。陳鵬蔡祿也就大敗。此時清帥郎廷佐登城觀戰。瞧見都統哈哈木的兵漸漸後退。大驚失色。急揮勁騎從小東門而出。抄向成功大營之後。忽見山上旗號大喜道。咱們的兵上山了。勝了。催軍速進。這時光喊聲震天。塵烟蔽日。清軍乘勝掩殺。明軍營壘沒一座不搖動。那明營中各將望見山上成功麾蓋。不敢退下。未奉號令。也不敢相救。林勝向中協金岸領兵。康龍道。敵人雖勝。兵馬很少。藩主不發將令。齊擊實是謬誤。你們兩人趕快衝殺。我來做接應。二人答應一聲。鞭馬直前。雙敵化鳳林勝督兵接應。不意東門外的清兵驟至。宛如急雨暴風。林勝回軍抵禦。部將魏雄落馬。被斬部衆大潰。林勝喝止不住。大喝一聲。闖入清陣。力戰而死。却說朱成功在山上觀戰。見蔡祿等大敗。即向潘庚鍾道。你立在麾下。代我指揮。我去催水軍來助戰。駕船到江心。回望諸軍。披靡不堪。長嘆一聲。飛帆竟去。潘庚鍾揮劍督戰。直至戰死。不去其蓋。陳魁見清軍逼近成功大營。趕往援救。中箭而死。鐵人軍全數殲滅。鎧重刀斫不入。有的擗入城中。有的用大斧劈掉。潰兵走到江邊。沒有船隻。投江死的。不計其數。甘輝張英伏在山谷中。未得號令。遂至大困。張英中箭身亡。甘輝且戰且走。左右皆盡。手斬清兵。也有數十百人。後因馬倒被擒。解到城南金水橋。見余新方屈膝跪地。頓腳怒道。我甘國公頭可斷。志不可屈。戟手大罵而死。朱成功這一仗。祇有左右提督。右虎衛右衝鋒援勦。後鎮軍得全。遂乘掉瓜鎮。回攻崇明。也不會攻下。出海回向廈門而去。這裏郎廷佐發出水軍。截住張煌言的歸路。一面派人前往招降。煌言焚舟登陸。逃入英山。轉展逃回浙江。舟山樹蘼鳴角。招集散亡。圖謀再舉。此係後話。當下郎廷佐專章報捷。世祖不勝之喜。命把梁化鳳圖形進呈。并他爲江南提督。原來世祖爲了江南喫緊。臨幸南苑。調集六師。正擬御駕親征。接到捷報。纔罷親征之議。一面下旨。令福州將軍達素。閩浙總督李率泰。征討金廈兩島。爲一勞永逸之計。達素李率泰奉到上諭。立命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并檄碣石。南洋。饒平。三總兵。會師助勦。這朱成功。真也英雄。喘息未定。竟敢力禦強敵。毫不懼怕。明欺北人。

不諳水性。在船裏頭眩暈嘔逆顛仆。定然不能戰鬥。趁着風起。成功手自舉旗。引巨艦橫擊。風吼濤立。一海皆動。軍士踏浪如飛。把清軍殺到個全軍覆沒。將軍達素。敗回福州。尋了個自盡。從此成功在世。終沒有人敢言覆島的。成功乘勢開闢臺灣。屯兵招墾。成爲海外雄國。暫且按下。却說永歷帝逃回緬甸而後。從臣都被緬人所害。在緬甸苟延殘喘。不復有中國錦繡山河志願。那大將李定國。白文選。分竄在孟良木邦。日與緬甸鬪。也無能再爲邊患。清世祖也早置之度外。下議徹兵節餉。偏偏平西王吳三桂。貪擅兵權。奏請以投誠兵丁分做十營。每營一千二百名。卽用投誠官爲統帥。並擬投誠官馬寶等十員爲總兵。又奏設援勦四鎮。必要生擒永歷。爲不世大功。拜上一疏。稱渠魁不剪有三患。二難。是李定國。白文選。以擁戴爲名。引潰衆窺我邊防。患在門戶土司。反覆惟利是趨。一被煽惑。患在肘腋。投誠將士。軫念故主。聞警生心。患在腠理。且滇中米糧騰踊。輸輓耕作。因荒逃亡。養兵難安。民亦難惟。勦盡根株。乃是一勞永逸。世祖聽言有理。於是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率領八旗兵。到雲南會勦。一面頓敕印於南甸。隴川。千崖。蓋達。車里。諸土司。檄令緬人擒獻永歷。自效。順治十八年正月。副都統何進忠。總兵沈應時。帶兵從騰越到猛卯。遇着瘴氣。重行回兵。奏稱俟霜降節後。大舉奏摺。到京。恰值世祖宴駕。皇太子卽位。下詔改元。以明年爲康熙元年。這康熙帝。後來廟號叫聖祖。御名叫玄燁。是世祖第三子。卽位時光。纔祇得八歲。當下世祖旣殂。哀詔頒行天下。哀詔到江蘇。江蘇巡撫。率同通城文武。在巡撫衙門哭臨。就鬧出了一樁大案。爲的是吳縣知縣任維初。貪酷異常。秀才倪用賓等十八人。於蘇城文武哭臨當兒。齊到文廟中聚哭。並到府堂進揭帖。巡撫朱國治。與兩司商議。把倪用賓等。捕拿下獄。指爲震驚先帝之靈。聚衆倡亂。搖動人心。專摺奏請。嚴加懲治。聖祖欽派侍郎葉尼等。往江南勘問。辦理結局。都定了個不分首從處斬。回京覆命。既然是准如所請。此時大小政事。都由輔政大臣遏必隆。鰲拜。兩人做主。大學士洪承疇。已經告老。鰲拜道。吳三桂奏請出邊追擒永歷。現在霜降已在目前。出兵日子的奏報。還沒有來。可下一道旨去問他。遏必隆也很同意。上諭傳到雲南。吳三桂愛星阿不敢待慢。卽日從大理騰

越出邊。吳三桂愛星阿率兵五萬出南甸隴川。猛卯命總兵官馬甯王輔臣馬寶率兵二萬出姚關。兵到木邦。三桂與愛星阿結筏渡江。命馬寶追趕白文選。馬寶追到孟養地方。單身獨騎。不帶一兵一卒。走入文選營中。說他投降。文選沒法。只得投降。十二月初一日。吳三桂兵到緬甸的舊晚坡。紮住營寨。緬相錫真持了貝葉文來降。願送永歷帝出城。請清兵退住錫箔地方。三桂限他三日內送出明朝皇帝。初三日未刻。緬人哄永歷帝李定國兵到。不由分說。就把永歷帝及太后皇后太子。抬了就走。後宮號哭震天。步行跟隨五里許。渡河時光。已是黃昏。不辨徑路。有負了帝登岸的。問他是誰。回稱是平西王前鋒高得捷。帝入三桂營。坐到天明。三桂標下官入見的。猶跪拜如禮。一時三桂進來。長揖不拜。帝問他爲誰。三桂噤不能對。問之再三。不覺屈膝跪倒。問他你到底是誰。三桂纔稱名以對。帝切責良久。嘆道。現在也罷了。朕本是北人。欲回見十二陵寢而死。你能夠擔任麼。三桂回稱可以。帝揮令退去。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扶他出外。面如死灰。汗流浹背。向部下道。我在百萬軍中。匹馬出入。不曾懼怕。現在見了此人。竟然不寒而慄。始信天威咫尺的話。是不虛的。次日明臣鄧凱。匍匐帳前道。事至此。皇上當行一烈事。使老臣得其死所。永歷帝道。有太后在。吳某世受國恩。未必毒及我母子也。初九日。三桂擁了永歷帝北旋。沿途供膳。華腆宮眷都得騎馬。三月到雲南。把永歷帝安置在故都督府中。嚴兵守護。明前戶部尙書龔彝。具了肴酒進謁。守門的不許他進去。龔厲聲道。這是吾君呢。君臣之義。南北皆同。拒我做什麼。三桂叫放他進去。龔彝到了裏面。設宴堂上。行朝禮畢。跪進杯酒。帝痛哭不能飲。龔伏地哭勸。帝勉飲三杯。龔拜一個不止。就此觸地而死。帝撫他的屍。哭到個死去活來。吳三桂捉到了永歷帝。立刻拜本請行獻俘典禮。不意聖祖旨意下來。恩免獻俘。着即在雲南處決。四月十五日。三桂命把轎父子。把明帝明太子。抬出城外篋子坡。用弓絃絞死。太子年纔十二歲。臨死大罵道。三桂黠賊。吾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把我們弄到這個樣子。這一日。天氣晴朗。忽然大風霾。雷雨交作。軍民無不悲悼。就此天色晦黑七日。三桂叫把明帝明太子屍身。發葬在雲南北門外。一面遣將送明太后馬氏。皇后王氏。到北京。行到黃

苑驛。兩宮推輜相望。彼此禁不得語。各以手示。同時扼吭而死。明將李定國得着永歷驚耗。躡蹠號哭。自擲於地。不食三日。上表於天求死。到六月中。就此病死。朱成功在台灣。也就此病死。明朝到此。方纔亡盡。吳三桂拜本到京。聖祖降旨。進封吳三桂爲親王。雲貴二省。自總督巡撫以下。悉聽節制。這一年是康熙元年。浙江地方。忽然發生了一椿私刻明史案。原來明朝宰相朱國禎。是浙江烏程人。著有明史稿一部。大經大法。頗已具備。已經刊版行世。不過列朝諸臣傳。還未發刊。國變之後。朱姓就此中落。把稿本抵押於富人莊廷鑑。得着白銀壹千兩。莊廷鑑也是個好名之徒。補撰崇禎一朝事實。竄入自姓名作爲己作。刊刻出來。那裏知道他所補崇禎一朝的事。很多指斥清廷的話。偏偏歸安知縣吳之榮。因案罷官。想借此告訐之功。謀一個復職。就到杭州將軍松魁那裏告發。將軍移文巡撫朱昌祚。巡撫轉咨督學胡尚衡。莊廷鑑有的是錢。天大官事。祇消地大的銀子。沒什麼大不了的。事花掉幾個臭錢。果然就結了。偏偏這吳之榮。也是一員驍將。一不做。二不休。見莊廷鑑把稿本刪改重刊。所有指斥清朝的話。一概彌縫無跡。於是特出重價。購得初刊本子。進京再告。呈上原書。聖祖下旨。欽派刑部侍郎到浙江辦案。這一案辦得真也嚴厲。莊廷鑑已死。戮屍示衆。廷鑑的胞弟莊鉞。斬立決。禮部侍郎李令哲。爲做了一篇序文。也辦了個斬罪。李令哲四個兒子。也都伏法。南潯富人朱佑明。吳之榮跟他挾有夙怨。到了此刻。備說序文。說的舊史朱氏。就是朱佑明。於是朱佑明與五個兒子。也就遭冤屈死。將原辦此案的將軍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押解進京。松魁照八議。祇辦了個革職。程維藩却正法示衆。朱昌祚。胡尚衡。花了不少的錢。問官纔肯法外留情。把過失盡委在初申覆的學官身上。於是歸安烏程兩學官。盡都斬首。湖州府知府譚希閔。推官李煥。爲了隱匿不報。都得了個絞罪。江楚諸名士。爲了列名參校。殺掉七十多人。婦女全都給邊。首告的吳之榮。就此起用。並得賞給所查抄朱佑明的家產。後來官至右僉都御史。這時候內大臣。鰲拜專政。別說這一案文字獄。辦得這麼嚴厲。就是滿大臣中。偶與鰲拜有隙的。被他辦死的。如內大臣費揚古。大學士蘇納海等。也不計其數。直到康熙六年。聖祖親理庶政之後。始覺鰲拜結黨擅

權驕恣罔上。與大臣索額密謀。因他入見時光。乘其不備。喝令侍衛拿下。命王公大臣議其罪。康親王傑書勸問。鰲拜罪三十款。聖祖親加鞫問。情罪俱實。爲了鰲拜是顧命大臣。且曾宣力先朝。加恩宥其一死。從寬革職。抄沒家產。仍行拘禁。凡屬鰲拜私黨。悉行斥逐。偏爲這麼英明勇決的聖祖。偏有人把他當做乳臭孺子。膽敢聯兵造反。原來世祖定鼎之初。爲了東南反側未靖。所以命大學士洪承疇。經略五省。定南王孔有德。狗廣西。尙可喜。耿仲明。狗廣東。吳三桂。狗四川雲南。都以降臣領所部綠旗兵。外藉以招徠。內以佐滿軍之不及。等到南方略定。洪承疇率兵回京。其時孔有德已闔門殉難。所以祇留吳三桂在雲南。尙可喜在廣東。耿仲明之子。耿繼茂在福建。繼茂死後。繼茂的兒子精忠襲封。耿尙二王所屬。各十五佐領。綠旗兵名六七千。丁口各二萬。吳三桂藩屬五十三佐領。綠旗兵一萬二千。丁口數萬。這三位藩王中。吳三桂功勞最大。兵馬最強。破流賊定陝。定川。定滇。生俘永歷帝。攻克水西土司。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五丁出一甲。二百甲設一佐。領五百個佐。領統。以左右都統。設前後左右。援勦四鎮。每鎮分爲十營。每營有兵一千二百。用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胡國柱等爲都統。用馬寶、王屏藩、王諸等十人爲總兵。朝廷又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凡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凡所除授的官員。名叫西選。西選之官。徧於天下。此時雲南省餉銀。每年九百多萬。加上閩粵二省。每年約共二千多萬。近省輓輸不給。一切仰諸江南。補了便連章入告。多了就不復請稽核。天下財賦。總要耗去一大半。三桂改五華山永歷帝舊宮爲平西王府。並括沐國公舊莊。七百頃爲藩莊。一面通使達賴刺麻。在北勝州地方。互市茶馬。於是西番蒙古的馬匹。從西藏入滇的。每年總有萬匹。再假開河築城爲名。廣徵關市。權鹽井開礦鼓鑄私積硝磺。諸禁物。重斂土司金幣。厚自封殖。一面延攬英雄。結納土人專制。滇中十餘年。日日操練人馬。打造器械。水陸衝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鎮。多係心腹。兒子在京做額駙。朝中舉動。旦夕飛報消息。又非常之靈通。這是雲南一邊的聲勢。廣東福建兩處。雖然比不上雲南。廣東的尙可喜。既老且病。一切兵權都由兒子尙之信執掌。之信醜酒橫虐。可喜竟奈何他不得。福建的耿精

忠。暴斂橫征。百姓都連天叫苦。也是合當有事。尚可喜被兒子尙之信所制。舉動不能自由。與門客金光商議。金光獻計。叫他上本奏請歸老遼東。留兒子之信代鎮粵疆。巴望進京。陛見得以自陳。那裏知道聖祖正在憂慮。三藩尾大不掉。立把尙王本章。交部議奏。部議准尙王歸老。盡撤藩兵回籍。吳三桂與耿精忠。瞧見邸報。不禁觸動了個兔死狐悲之念。吳耿尙三家。同封藩王。同鎮邊疆。榮則俱榮。辱則俱辱。現在見尙王奉旨撤藩。遂也上本。奏請撤兵。以探朝旨。聖祖下旨。命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一時廷臣都言。滇黔苗蠻反側。如果徙藩。勢必至派八旗兵駐防。勞費也差不多。不如不徙。祇有戶部尙書米思翰。兵部尙書明珠。刑部尙書莫洛等。力請徙藩。命議政王貝勒大臣等再議。覆奏上來。主徙主留仍持兩議。聖祖見三桂的兒子精忠的諸弟。都在京中宿衛。諒他必不能爲變。毅然下旨。准如所請。着卽徙居山海關外。意旨傳到雲南。三桂不禁愕然。自念我立下如許大功。朝廷竟不能加恩慰留。如明朝沐英世守雲南故事。可知上頭就有疑忌之心。若疑臣死。我的地位。很是危險。於是與心腹聚謀。一面暗地調集人馬。禁遏郵傳。不論公文私信。只准入不准出。辦理得十分嚴密。欲知吳三桂如何起反。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爲撤藩三王造反

欲威衆吳氏稱皇

却說吳三桂爲了撤藩的事。日夜圖謀起反。忽報北京有欽差到。三桂依然出城迎接。一些反形都不露出來。欽差共是兩位。一位是侍郎哲可肯。一位是學士傳達禮。三桂照例接過聖旨。請過聖宗。却滿面笑容的接待欽差。不過問到行期。總推說藩下人口衆多。一時收拾不易。到了這一個月。又推說那一個月。屢定屢遷。無非是延宕罷了。三桂此時對於朝中文武。早都不放在心上。就爲師出無名。所以遷延不決。要爲明朝立後。號召天下。緬甸這一役。就把永歷帝父子結果性命。沒的話解要行到中原。據了腹心。纔舉事。又恐日久謀泄。一面款待欽差。一面與心腹文武密謀。遂於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造反。殺死雲南巡撫朱國治按察司。以下官吏有不肯服從的。

盡都拿下。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蓄髮去辮。盡服中國衣冠。旗幟全都白色。雲南一動兵。貴州巡撫曹申吉。貴州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盡都起兵相應。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地方。接到警報。下令守城待救。無奈督標將士。沒一個肯遵奉將令的。甘文焜沒法子。只得率領了幾個人。腹疾馳奔逃。逃到鎮遠地方。遇着吳兵。無路可走。就此自刎身死。有一個郎中薩穆哈。在貴州督理移藩事務。單馬飛馳。走了十二日。纔到北京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也有奏摺到京。頃刻之間。闔朝震動。聖祖召集各大臣會議。大學士索額圖。請誅建議撤藩的諸臣。聖祖道。這是什麼話。這一回撤藩建議的。是諸臣採用的。是朕躬。朕躬斷不肯委過於諸臣。總之逆賊叛謀。懷之已非一日。撤也反。不撤也反。撤呢反。速而禍小。不撤呢反。遲而禍大。遂下旨。命人馳至閩粵兩省。說雲南有事。靖南王平南王不必搬家。欽此。一面命都統巴爾布引了滿州精騎三千。從荊州出守常德。命都統珠滿引兵三千。從武昌到岳州防守。命都督尼雅翰赫業席布根特穆占脩國瑤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昌諸要地。聽候調遣。一面削吳三桂官爵。宣示中外。把並三桂的兒子吳應熊下了獄。特拜順承郡王勒爾錦爲甯南靖寇大將軍。統兵到荊州。辦理征勦。又因滇蜀接壤。命西安將軍瓦爾喀引騎兵赴蜀。大學士莫洛經略陝西軍事。這時光三桂聲勢已經非常浩大。派大將王屏藩出犯四川。馬寶等出犯貴州。湖南大除夕這日。攻下沅州。康熙十三年正月。吳將龔應麟。夏國相張國柱等。率兵到湖南。提督巡撫。盡都望形而逃。巴爾布碩岱珠滿統率八旗精兵。於二月初旬。纔抵荊州武昌。瞧見吳兵勢盛。不敢再進。於是常德長沙岳州澧陵衡州。盡都失陷。吳三桂并且散布劄諭。四出誘煽。各地嚮應的。有襄陽總兵楊嘉來。廣西將軍孫延麟。提督馬雄。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福建靖南王耿精忠。見三桂兵力強盛。所向摧陷。遂也起兵相應。原來靖南王耿精忠。奉到移徙關東之旨。倒也不敢有什麼舉動。偏偏總督范承謨。是大學士范文程的兒子范耿。是三世至親。文程與耿王之祖攀過婚姻。范承謨胞姪。又是耿王的妹婿。兩家書函往來。耿稱晚生。范稱眷生。承謨爲人忠敏練達。耿精忠倒也有

幾分忌憚。到了徙藩旨下。精忠報告移家人口。約計十三萬五千。隨經核實減去。虛冒一萬四千。范承模又與精忠商酌。內有原籍閩人。不願北遷的。留下萬人。總計十一萬有零。都已造冊具題。那裝載船隻。過嶺兜橋。以及抬扛夫役。需費至少總要四五十萬。不但是一時間地方無從措辦。所經過的中伙歇店。也無寬地可容。范總督費盡心機。議分作六運。一應船兜夫役。更番起送。每運用清流船五千隻。每船載三四人。約及二萬人。從福州下船。到浦城登岸。上下行李。往返時日。每運約計一月。從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起行。到八月十五日。六運始完。范總督報部之後。又因藩衆料理不及。改期四月十五日起行。到九月十五日告竣。此時咨報鄰省。檄行各屬酌處。水陸之費。忙碌異常。一日接到川湖蔡總督來咨。平西藩旅春初起行。晝夜籌畫。逆料三藩之衆。當在儀揚之間會集。知道那時必有變動。不意詔旨傳來。着靖南王不必搬家。兵部移咨總督。叫把兩翼總兵。仍歸耿王管理。隔不多幾日。京中又有二員御前侍衛。奉旨送來耿王兄弟家書一封。中言國恩深厚。勉力忠孝。此外絕無他語。耿精忠不免疑心生暗鬼。闔府披甲精忠自己也全身披挂。如敵大敵。元宵這一夜。范承謨正在大開筵宴。張燈試伎。忽傳耿王披甲巡城。斫死兩個百姓。因京差兩至。精忠疑范承謨圖己反謀。愈急。挨到三月初旬。就樹旗判清了。把范承模軟禁在一室裏。分兵三路。兩路攻打浙江。一路攻打江西。於是閩粵桂黔川六省皆陷。湖南江西浙江都受着兵禍。吳三桂志得意滿。撰疏一道。交付哲爾肯傳達禮還京。覆奏自己親赴常德澧陵督戰。驅土司苗獠以助軍鋒。斫伐黔楚山木。以造樓船。鑄滇銅爲錢文。是利用通寶四個字。轉川湖之粟以充軍餉。派大將吳應麒把守岳州。於岳州瀟濠三重。徧設陷坑鹿角。以拒步騎。在洞庭峽口密立梢樁。以拒舟艦。凡澧州石首華容松滋各要害。都駐紮重兵爲犄角。聖祖聞報。十分焦灼。一面命將出師。叫把荆襄武昌宜昌扼住。一面命察哈爾科爾沁各蒙古各出兵馬。聽候調度。一面命西洋人南懷仁。多鑄輕便大炮。以濟軍用。此時三桂已經分路進兵。一路由長沙入江西。與耿軍聯合。攻下三十餘城。一路由四川入陝西。吳兵到處。勢若狂風暴雨。聖祖乃拜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幫助承順郡王抵拒岳州之

敵拜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向江西出發。拜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統師鎮守江南。拜貝勒洞鄂爲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攻蜀。拜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甯海將軍。引軍從浙江專攻耿軍。命尙可喜同了總督金光祖。從廣東進討孫延齡。一時之間。拜出五位大將軍。一位甯海將軍。共派四位親王。一位郡王。兩位貝勒。一位貝子。一位總督。差不多是傾國之師了呢。聖祖親諭岳樂道。湖南這一處。是四方羣賊觀望所在。現下荆州的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堅。又難驟攻。宜從袁州直取長沙。長沙一破。衆叛自然瓦解。荆州大兵。就可乘機進勦。岳樂領旨而出。那裏知道陝西提督王輔臣。借諛餉爲名。殺掉經略莫洛。響應吳三桂。隴右十餘郡。全郡失陷。形勢頓時大變。聖祖急命甘肅提督張勇。爲靖逆將軍。便宜行事。派天津總兵趙良棟。晝夜兼程。趕往甯夏。一面拜圖海爲定遠大將軍。趕往陝西。貝子洞鄂以下。都歸節制。忽報吳三桂親到松滋。偏布水軍於虎渡口上游。截住荆岳大兵咽喉。分兵守住夷陵東北的鎮荆山。將與興安漢中叛黨相通。鄖陽穀城。均遭蹂躪。聖祖大驚。卽欲御駕親征。以挽危局。議政王大臣等。合詞跪諫。京師根本重地。車駕遠出。恐有僞言。奸宄竊發。大非所宜。聖祖乃止。一面叫安親王乘三桂西上。率兵從袁州進攻。安親王遵旨進兵。果然戰無不勝。在萍鄉地方。斬敵萬餘。吳將夏國相棄城而走。安親王進攻長沙。湖南震動。圖海在平涼。也大勝一仗。王輔臣見勢不支。也就開城投降。秦隴重又大定。吳三桂回兵救長沙。紮營在隔江嶽麓山。使胡國柱把守城中。馬寶王緒。列營城外。開掘重濠。滿布鐵蒺藜。排列象陣。盡調夷陵南漳各將。合力拒守。安親王奏知北京。聖祖降旨。賊衆并力守長沙。湖口各路。守備必虛。着荆州岳州的兵。渡江急擊。果然虎渡口。太平街。君山三路大勝。焚燬敵船五十艘。吳三桂急忙回兵援救。清將震於吳之聲威。大都。不戰而走。三桂又派了個驍將高大節來。這高大節真是勇悍。慣能以少擊衆。部下通祇選鋒四千人。上陣衝鋒。勇銳無敵。一面率衆百騎。殺入大覺寺清營。斬將擐旗。清將竟奈何他不得。又一回率兵八百。衝擊螺子山。簡親王大營。簡親王與將軍希爾根。都倉猝棄營而走。高大節率衆入營。高坐縱飲。喫到酒足飯飽。把營中軍實。盡數掠運而

回。後來虧得吳將韓大任等。跟他不合。大節快快而死。吳軍纔弱起來。此時吳耿尙三王中。祇有平南王尙可喜最忠。始終沒有二志。三桂命使叫他同叛。他就執下了吳使。奉上逆書。劉進忠以潮州應吳三桂。可喜命次子尙之孝率兵往討。并奏請以之孝襲封。聖祖下旨。封尙之孝爲平南大將軍。尙之信討寇將軍。協同征勦。并特降恩旨。晉封可喜爲親王。督撫以下咸受節制。怎奈劉進忠結聯鄭錦標。攻掠潮惠。吳三桂使馬雄攻撲肇慶。廣東十郡中失掉四郡。尙可喜東西受敵。力不能支。上章告急。聖祖命將往救。那裏知道救兵沒有到。尙之信已經受了三桂招討大將軍封號。改換旗幟。留髮易服。殺死謀士金光。用兵守住可喜府第。禁止出入。移檄遠近。也就反了。聖祖神謀獨運。飭令諸將對於耿尙兩軍。不妨勦撫兼施。對於吳三桂。有勦無撫。這一個翦枝弱幹的法子。果然大大見效。耿精忠尙之信相繼反正。福建廣東江西漸次平定。三桂派將急攻兩廣。以圖牽制。聖祖命各將合攻湖南。吳三桂失了廣西。閩粵三大援。又失掉了江西。知道不稱尊號。不足以威衆。而資號召。遂於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築壇南嶽之麓。改衡州爲定天府。郊天卽位。改元昭武。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曆。舉行雲貴川湖鄉試。派馬寶王緒胡國桂等。悉銳攻打永興。爲的是永興是衡州的門戶。相去祇百餘里。所以用全力攻撲。陣斬都統副統都。偏偏城內清將。率衆堅守。吳軍三面環攻。晝夜不息。危險異常。簡親王屯軍茶陵。不敢來救。聖祖聞知這事。下旨御駕親征。王貝勒大臣。都奏賊勢日蹙。毋勞遠出。聖祖狐疑未決。忽接前敵軍報。知道八月二十一日。攻打永興的吳軍。忽都拔寨退去。聽說三桂患病身亡。各將都赴召回衡州議事去了。聖祖始罷親征之議。却說吳三桂舉兵之初。諸將紛紛獻計。有的主張急忙渡江。全師北上。有的主張直下金陵。扼住長江。絕掉南北運道。有的主張出兵巴蜀。據關中。塞殺函。自固。三桂閱歷已深。知道滇黔根本萬不可以輕棄。不用諸將之計。攻下了湖南。就下令毋得渡江。他的意思。歡喜走穩步。就是不成。也可劃長江爲國。所以用兵數載。從未長驅東北。孤軍深入。現在三桂新亡。衆文武會集商議。夏國貴再倡棄滇之議。揚言今日之計。只有前進圖死。不能退後求生。該棄了湖南不顧。北向以爭天下。共分兵兩路。一路是

陸軍出荆襄。合了蜀兵直趨河南。一路是水軍直下武昌。掠了船隻。順撼江左。欲知夏國貴此議。諸將是否同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聖祖兩次定雲南 施琅二路攻台郡

却說吳軍各將。聽了夏國貴的話。心中都不很贊成。大將馬寶。首先梗議道。現在南北都已戒嚴。敵兵鼓行隨我前後。恁是冒死衝突。濟得什麼事。從前漢祖不棄關中。光武不棄河內。所以終成大事。雲南爲先帝發祥重地。就是國家的關中河內。先帝不肯輕棄雲南。就是宗法。漢祖光武的成法。我們自當共守。諸將齊聲附和。夏國貴沒法奈何。這年十月。三桂的孫子吳世璠。從雲南來衡。始爲三桂發喪。吳世璠卽在樞前卽位。改元洪化。隨卽迎喪還雲南。此時吳軍失掉了主持的人。偏偏攻打岳州的清軍。統帥貝勒。尙善也。於此時病歿。聖祖命大將察尼。赴岳接任。又命貝勒鄂鼎。專統水軍。面諭兩將。趕緊把岳州打下。察尼到了營中。詢問情形。纔知岳州的吳軍。恃湖爲險。所有糧餉。都由湘陰常德運來。清軍紮營在君山之上。敵船往來自如。冬令水涸。清軍的樓船。不能駛入。吳軍小船。却仍出沒湖中。毫無阻礙。察尼道。照此情形。岳州何日可下。隨命打造水師烏船一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不多幾時。都已打造完竣。配上水軍三萬人。降將林興珠獻計道。分水軍一半。泊在君山。截斷常德的路。其餘一半。分泊扁山。香爐峽布袋口諸處。并沿着九貴山。紮起陸營。以斷長沙衡州的敵兵。冬令水涸。可以決掉新堤。灌水通船。察尼鄂鼎。都很贊成。於是依計而行。水陸綿亘百餘里。吳軍就此大困。吳軍大將吳應麒。派將引大船二百艘。乘風攻打柳林。清水軍掉輕舟。飛越吳船。用火炮轟掉了他一半。又打敗陸石口吳軍五千。岳州的吳軍。就此餉運不繼。清軍又使了一個反間計。吳應麒果然中計。逆殺數將。於是吳軍總兵三人。都引了水軍來降。岳州吳將知道死守不住。遂棄城而去。岳州遂被清軍克復。這岳州是南北衝要。岳州一復。吳軍各將。全都震動。清將勒爾錦。也引兵從荊州渡江。

夷陵澧州的吳將都引了水軍來降。常德長沙的吳軍都棄城焚掠而遁。安親王從長沙進攻衡州。吳將夏國相吳國貴也不戰而遁。這時光湖南上游祇有辰州辰龍關。武崗的楓木嶺爲入黔要道。都是天險。吳將悉力把守。吳國貴馬寶守在武崗。吳國柱守在辰州。清將用盡心機。纔得把兩處險隘攻下。吳國貴中炮而死。吳國柱逃了貴陽去。於是清兵三路入雲南。一路從湖南入。一路從廣西入。一路從四川入。三路大軍所向克捷。康熙十九年三月。聖祖下旨召安親王岳樂道。岳樂久勞於外。殲克強寇。着先率大兵之半。凱旋其蒙古甯古塔貝勒之兵全返。欽此。岳樂到京。聖祖親到蘆溝橋迎接。如順治迎勞中信郡王故事。聖祖因雲貴兩省都是山地。滿兵跨馬不很相宜。命綠營步兵居前。滿騎繼後。派貝子彰泰爲定遠平寇大將軍。總督蔡毓榮爲綏遠將軍。進取雲貴。又降旨一道。其辭是。

當吳逆初叛時。卽選滿漢精兵。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統之進討。三月至荊州。不乘賊遠來馬疲。守備未備之時。渡江扼險。挫其鋒銳。俾賊得以其暇。據湖南守要害。犯我夷陵江西。分我兵力。致耿精忠孫延齡楊來嘉等相繼變亂。老師數載無尺寸功。惟安坐荊州。索督撫司道。餽送其貝勒尙書。察尼鄂鼎等攻岳州。奉命以舟師斷賊餉道。動以舟楫未具。風濤不測爲詞。迨長沙大兵已進。尙不乘機夾攻。又簡親王喇布逗留於江右。貝子洞鄂失機於陝西。若非朕運籌決策。力飭水師取岳州。飭岳樂江西軍進攻長沙。飭圖海陝西軍速復平涼。則疆宇幾不可問。老師糜餉誤國害民。情罪重大。在他人尙不可原。况王貝勒等國家同休戚之人乎。其令議政王大臣等舉我太祖太宗軍法。嚴行議罪。欽此。

經這麼一辦。前敵諸將無不感奮。十月湖南大軍從平越趨貴陽。吳世璠同了吳應麒奔了雲南去。文武官員二百餘人盡都投降。十一月進兵攻下遵義安順石阡都勻思南等府。清軍提督桑格引兵到盤江。吳軍已焚去了鐵索橋而遁。於是叫土司龍氏沙氏蓋搭浮橋。大軍陸續渡江。康熙二十年正月。吳將夏國相高起隆王會等列了大隊。吳兵二萬屯在平遠西南山上。分兵萬餘據守盤江西坡。這一座山坡生就的天險斜徑螺旋而上。吳軍排了象

陣迎戰。清軍一因地險。二則頭回兒。遇見象陣。一見大驚。盡都奔逃。蔡毓榮手執紅旗督戰。那裏禁止得住。死傷山積。血流成川。清軍敗了一陣。休息二日。蔡毓榮整隊再進。親冒矢石。第一個打首。吳軍抵擋不住。棄險西走。貴州盡都克復。此時從廣西殺入的清軍。已到曲靖。咨文來營。約期並進。二月行到雲南。那簇新的洪化皇帝。弄得走頭無路。只得使大將郭壯圖。引着步軍數萬。排了象陣迎戰。郭壯圖引軍到三十里外。恰與清軍相遇。只見貝子彰泰。列陣於左。賴塔列陣於右。擂鼓搖旗。兩軍相殺起來。從卯時殺到午時。吳軍五次。却下五次殺上。真是人人拚命。個個爭先。清軍雖勇。竟然不得半分便宜。也是吳軍氣數到了。象陣的象。不知爲了什麼。陡然反奔回去。清軍乘勢大呼衝殺。吳軍被踐踏死的。不計其數。直追到城東歸化寺。從歸化寺列營到碧鷄關。連城長圍數十里。吳世璠把諸將家口。盡移到五華山宮城裏。分門守禦。誓以必死。看官吳三桂在雲南。根深蒂固。已有十餘年之久。手下謀臣猛士。很是不少。怎麼清兵入滇。這麼的輕易。原來吳世璠爲了清兵日逼。派遣胡國柱、夏國貴、馬寶、出攻四川。以分清軍兵力。到此刻省城危急。趕緊發令。調回四川各軍。已經不及。吳世璠又派使到西藏。達賴喇嘛那裏。割地求救。那派出去的使臣。也被清軍擒住。九月清將趙良棟。已把四川吳軍。盡數剿滅。直趨雲南。良棟一到。前敵形勢頓時嚴重。你道爲何。原來清軍雖築長圍數十里。離城極遠。吳軍依然負固抗拒。圍了數個月。絕無絲毫阻礙。現在趙良棟一到。率衆奮進。連越過三道濠溝。奪得三座木橋。直逼城下。諸軍跟着盡到城下。圍了數重。又在昆明池內。橫筏施樓。橋以斷接濟。這麼一來。一到十月。城中就糧絕援盡。吳軍南門守將。做了內應。開門投降。清軍大隊入城。洪化皇帝。吳世璠。大將軍郭壯圖。都自刎而死。大學士方光琛。將軍夏國相、馬寶。都被生擒活捉。把吳世璠首級。解送進京。開掘三桂坟墓。折開骸骨。殞示海內。這時光各將入了雲南。忙着掠取子女玉帛。祇有趙良棟。嚴禁士卒。不許騷擾。只不過簿籍了藩產。奏上北京。雲貴川湖悉平。聖祖大喜。舉行謁陵告廟典禮。一面把耿精忠、凌遲處死。尙之信、賜令自盡。三藩大患。一朝盪平。錦繡山河。重歸一統。聖祖向臣下道。現在三藩平定。總算太平無事。但是鄭氏據守臺灣。

囑強海外。穿着明朝衣服。奉着永歷年號。雖然臺灣非中國領土。但是臥榻之側。有人鼾睡。終覺不很滿意。說着外面遞進一封福建送來的奏本。拆開照時。恰是福建總督姚啓聖的奏本。是保舉施琅訓練水軍征勦臺灣的事。並言鄭經新死幼子。鄭克塽嗣位。主少國亂。時不可失。聖祖喜甚。立予批准。這施琅原是朱成功部將。爲了一件什麼事。與成功有了意見。航海投清。當琅逃出臺灣時。光成功懸了重賞。畫影圖形的捕他。同春秋時伍子胥出昭關。差不多情形。施琅一到福建。就獻計訓練兵征勦。并把臺灣形勢。繪圖說帖。說得十分詳明。姚啓聖大喜。並把他保舉了一個福建提督。到這會子。又保他辦理臺灣的事。聖祖批准之後。施琅全權在握。辦事十分順手。當下編成了海軍。日日操練。到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全師出發。從銅山駛帆而行。直窺澎湖。此時延平王部將劉國軒。屯兵在風櫃嶼。牛心灣。林陞等屯兵在雞籠嶼。沿岸築營壘。環海二十餘里。間壘列炮。星羅棋布。防守得異常嚴密。這日黎明風起。施琅下令。叫藍理、曾誠、吳啓爵、張勝、許英、阮欽爲、趙邦試、七艦。滿張風篷突入。縱火焚舟。風發潮湧。清軍前鋒簸蕩。飄散。施琅親督着大艦衝圍赴救。劉國軒分水軍爲兩翼夾擊。炮矢齊發。施琅身中數箭。有一箭中在左目。奮力拚鬥。纔得逃出了性命。休軍七日。養復了箭傷。重行進兵。申嚴號令。把海軍分爲三路。五十艦出牛心灣。五十艦出雞籠嶼。這兩路爲奇兵。以分敵勢。自督五十六艦。分爲八隊。直搗中堅。以八十大艦爲後應。每路中再各分爲三隊。不列大陣。祇令以五艘攻他一艘。人自爲戰。金鼓齊鳴。三路並進。劉國軒督衆拒戰。酣鏖竟日。聲聞數百里。國軒發出火箭噴筒。毒焰漲天。清將朱天貴戰死。軍士裹創力戰。陣斬林陞、邱輝、江勝、陳啓明、吳潛、王隆。各水將。明兵死的一萬有餘。焚去大小戰艦三百餘艘。國軒從吼門逃去。施琅督令大小戰艦。乘勝逼臺灣。行抵鹿耳門。戰艦膠淺不能入。泊在海中。泊了十二日。忽然起了大霧。潮高丈餘。艦身頓時浮起。揚帆而過。臺灣人駭道。先王得臺灣時。光鹿耳門潮水陡漲。現在潮水又漲。怕是天意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湯斌禁絕五通祠

聖祖征討噶爾丹

却說福建提督施琅。統着海軍戰艦入臺灣。臺中諸將知道再也不能抗拒。遂派使送出延平王金印一顆。招討大將軍金印一顆。公侯伯將軍銀印五顆。並土地戶口庫軍兵冊籍。到軍門投降。明監國魯王世子朱桓瀟。溪王朱慈曠。巴東王朱江。樂安王朱俊。舒城王朱著。奉南王朱燾。也都投降。次日施琅刑牲祭告。延平王朱成功廟。親讀祭文道。

自同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人。逮賜姓啓土。始爲農疆。莫敢誰何。今琅賴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獨琅起卒伍。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於賜姓。翦爲仇讐。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是而已。

讀畢。投地大慟。陪祭的人。無不泣下。施琅平了臺灣。立派使從海道到北京報捷。七日到京。姚啓聖從內地馳驛。遲到二日。聖祖降旨。封施琅爲靖海侯。朱克塽著復姓鄭氏。封漢軍公。錫範國軒伯爵。把臺灣置爲臺灣府。諸羅臺灣鳳山三縣。西爲澎湖廳。聖祖蕩平臺灣之後。天下無事。於是舉行南巡典禮。從北京啓駕。經山東濟南府泰安府。登泰山望海。由清河至儀真。渡過長江。游鎮江。登金山。直到蘇州。游過虎邱。幸惠山。回到江甯。謁明太祖陵。南巡回京。黑龍江將軍薩布素。有奏本到京。奏的是羅刹人。據住了雅薩克城。死守不去。請示機宜。聖祖道。俄羅斯是西北大國。我朝不趁此全盛時光。把他辦掉。將來必貽子孫憂患。原來俄羅斯自古不通中國。到元太祖時。纔被元兵攻掉。並滅掉他北面的欽察國。南面的阿速國。併成一國。以封其長子。元亡之後。俄人驅逐元裔出境。恢復舊疆。成一強國。到明嘉靖時光。南滅庫程。遷其人於阿爾泰山之北。遂與韃靼瓦刺爲鄰。到清初時光。清兵平定黑龍江。索倫達瑚拉。及使犬使鹿各部。恰遇俄羅斯東部的羅刹部。也派將出兵。踰過外興安嶺。侵逼黑龍江北岸的雅克薩尼布楚兩地。築造木城。屯兵久駐。兩軍相遇。彼此罷兵。那裏知道清兵回來之後。羅刹又出兵攻掠布拉特烏梁海。奪去四佐領。崇德年間。清兵再定黑龍江。毀掉他的木城。不會派兵鎮守。兵退之後。羅刹又來築城。順治十一年。世祖

派兵驅逐十五年。又調朝鮮兵驅逐他。又屢遣大臣督兵。總爲了運糧不繼。半途而返。順治十二年十七年。俄羅斯兩次附信於貿易商人。到京奏上。沒有一語涉及邊界。康熙十五年。貿易商人尼古賚到京。聖祖召見。給與俄君察罕汗書。叫他約束羅利。勿再侵邊。偏偏羅利出兵不已。掠赫哲費雅哈地方的人畜。阻止索倫貢貂使人。大有割取黑龍江東北數千里土地意思。聖祖爲他密邇留都。不可滋蔓。又不欲輕開邊釁。命都統瓦山同了將軍薩布素。攻打雅克薩城。並擾他的田禾。羅利人依然死守不去。薩將軍飛奏到京。聖祖與廷臣商議之後。卽命都統彭春統兵出獵黑龍江。仍兼管督耕事務。又叫鑾儀使侯林興珠參贊軍務。這彭春果然利害。一到那裏。測度形勢。在黑爾根齊哈爾各要地。都築城派兵。又置驛站十處。通行水運。又叫車臣汗斷絕他的貿易。叫戍兵刈割他田稼。到四月冰解。官兵水陸並進。就搗木城攻下。把羅利人盡數放歸。到次年正月。羅利兵恃着大器。又來據城。清兵把他圍住。攻打羅利人死守不去。此時荷蘭使臣恰在北京。因言與俄羅斯原係鄰國。聖祖於是賜書付荷蘭使臣。叫他轉達俄君。九月俄國送來覆信。言中國前屢賜書。本國無人能解。現在已知邊人構釁之罪。請派使臣詣邊定界。目下先罷雅克薩之圍。聖祖於是特派大臣索額圖與俄臣在黑龍江議界。議定一循烏倫穆河上游之石大興安。以至於海。凡山南流入黑龍江溪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盡屬俄國。一循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呼納河爲界。南岸盡屬中國。北岸盡屬俄國。於是雅克薩尼布楚。都歸還了中國。在庫倫城開埠通商互市。立石刊刻條約七款。備戰滿漢拉提諾蒙古俄羅斯五種文字。豎在黑龍江西岸。界事辦竣。奏報到京。聖祖不勝之喜。這日江蘇巡撫湯斌。有奏到京。奏的是蘇州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已有數百年之久。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享。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間歇。諺稱其山爲肉山。下面的石湖叫酒海。凡少年婦女患了寒熱症。巫覡輒稱五通神欲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瘠以死。每年總有數十家之多。視古河伯娶婦爲更甚。臣到任卽嚴行禁止。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復猖獗。臣遂收妖怪木偶。付之烈焰。土偶投之深淵。民始而駭。以爲從前曾有長官銳意革除。旋卽遇祟以死。皆爲臣危

權。數月以後。見無他異。始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任之後。歛錢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聖祖瞧畢道。湯斌真是第一清官。朕因見他清正絕俗。陞了他禮部尚書。他臨走還這麼念念吳氏。真好官。真少有的好官。原來這湯斌號潛庵。河南睢州人氏。爲人素來方正。他做秀才時光。到郡城應試。偶入書肆。翻閱書籍。見閱書的問價的。購買的人很不少。有一客購書給錢。授受之間。偶然遺下一文大錢。一生急踏錢。鞋底站在那裏。故意裝出瞧書的樣子。掌櫃的收錢。數去數來。短了一文。問買客。買客不肯認。找來找去。再找不着。只得認虧罷了。那人悄悄俯身把腳下的錢拾起。藏在鞋肚中。揚揚而去。湯斌暗問掌櫃的。此人是誰。掌櫃的道。這就是某縣才子某秀才。湯斌暗記在心。這一年鄉試。湯斌中式舉人。那拾錢的某秀才也高高的中了。等到湯斌做江蘇巡撫。這拾取一文錢的書生。也以大挑知縣。分發江蘇。藩司某極器其才。屢次推薦。湯斌終把他抑置住。藩司大爲不平。一日向湯斌道。某令爲不可多得之才。通省州縣班中的幹員。某屢次推薦。公屢次抑置。這是什麼緣故。湯斌笑道。公之器重某令。爲他的能幹。我之抑置某令。正怕他太能幹。藩司道。中丞見他一面。就明白了。湯斌應允。藩司向那人道。老兄與中丞同鄉同年。在理該要好。怎麼我屢次推薦。中丞屢次不答應。敢是老兄在故鄉得罪過中丞麼。那人方言沒有。藩司道。我已爲老兄先容。老兄可自去見中丞。那人應諾。到了撫轅。湯斌非常客氣。用同年禮相見。一見面就道。藩臺屢次稱揚年兄。年兄的大才。兄弟本也久慕。只是這裏江蘇地面。地瘠民貧。似不足展拓驥足。兄弟爲年兄打算。還是家去當紳士的好。那人大驚。自言素無過失。求中丞成全。湯斌道。某年某地某書店中。兄弟與年兄同在閱書。有一客遺錢一文於地。年兄悄悄的踏住。悄悄的收藏。還記得否。兄弟想這一文錢之細。年兄尙這麼的勞心。現在江蘇非書店尺寸地可比。蘇民非一文錢可比。年兄如果在此做官。那不太勞神了麼。所以替年兄打算。還是家去做紳士好得多呢。那人爽然。遂被劾去官。湯斌雖然做着巡撫。舉動不異寒士。聖祖知他清正。陞他爲禮部尚書。湯斌上了此奏。聖祖立刻批准。命閣臣擬旨一道。着卽發往江蘇刊碑建立。永遠遵守。聖祖自從三

藩平定。臺灣內附而後。一竟昇平無事。不過武昌變兵。夏逢龍殺官據城。亂了一兩個月。也就發兵勦平。就內地看來。可以算得民安國泰。不意一到康熙二十九年。噶爾丹突然犯邊。這噶爾丹是蒙古厄魯特部的君長。元亡之後。蒙古分爲三大部。叫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都是成吉思汗後裔。還有住在西域的。不是元太祖後裔。是脫歡太師。及也先瓦剌可汗的子孫。這就稱爲厄魯特四衛拉。內分爲綽羅斯衛拉。都爾伯特衛拉。土爾扈特衛拉。和碩特衛拉。康熙中。綽羅斯台吉死。僧格子立。僧格死。僧格的兄弟噶爾丹。殺其姪而自立。稱爲準噶爾汗。兼併四衛拉。爲一。與喀爾喀爲鄰。也是合當有事。喀爾喀三部內。閔。日日戰爭。噶爾丹統了精騎三萬。越過杭愛山。突攻土謝圖汗。宛如猛虎撲羣羊。驍悍猛烈。銳不可擋。土謝圖汗率衆奔逃。噶爾丹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土謝圖汗逃走之後。進兵攻打土謝圖的鄰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札薩克圖汗。又劫他的大刺麻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的佛帳。於是三汗部落數十萬都奔到中國來。聖祖命尙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張家口。獨石口。兩處倉儲。並賜與茶布牲畜十餘萬。借科爾沁水草地。使得游牧。噶爾丹也派使入貢。聖祖叫他歸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非但不理。倒踞了喀爾喀王庭。徵調各屬國兵馬。控弦二十多萬。只說是追征喀爾喀。悉銳東犯。兵鋒直到馬蘭布通地方。聖祖聞報。知道噶爾丹志不在小。聚集羣臣商議。下旨親征。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爲左翼。皇子胤禔爲副將軍。出古北口。安北大將軍恭親王常寧爲右翼。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札爲副將軍。出喜峯口。內大臣舅身修。國維。修國。綱。大臣索額圖。明珠。阿密達。都統蘇努。喇克達。彭春。阿席坦。諾邁。護軍統領苗齊。納。楊岱。前鋒統領班達爾。沙邁圖。都參贊軍務。又命康親王傑書。引軍與裕親王合兵前進。聖祖親自出巡邊外。欲知出邊之後。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噶爾丹大敗圖自盡 拉侍衛奉旨探河源

話說聖祖因噶爾丹聲勢浩大。盡調親王皇子各知兵皇族。帶兵出征。自己巡行邊外。七月出邊。八月還京。因皇

子胤禔與裕親王意見不合。下旨撤回。此時噶爾丹兵鋒已經侵及烏爾會河。尙書阿爾尼督率了蒙古兵迎戰。下命叫喀爾喀奪還所損牲畜。喀汗貪利。縱兵爭掠。陣勢頓時大亂。噶爾丹見清軍陣亂。引了厄魯特軍隊。衝殺過來。宛似狂風暴雨。清兵抵擋不住。望東奔逃。厄魯特軍乘勝衝殺。追到烏米穆秦地方。與清軍的右翼兵相遇。大戰一陣。又把清兵殺得四散奔逃。噶爾丹於是引軍深入烏爾會河。離北京祇有得七百里了。紮營休息。聖祖立命康親王傑書率兵守在歸化城。邀截他的歸路。一面叫裕親王引着勁騎。帶了火器。向烏爾會河通進發。諭令迎頭痛勦。裕親王引軍前進。到烏爾會河。就與噶爾丹遇着了。兩軍祇隔得一河。只有敵騎數萬。陣勢布在山下。依林阻水。用大駝萬頭。縛了脚臥在地上。駝背上加起箱垛。蒙着濕毡。環列如柵。厄魯特兵都在垛隙裏發射。矢銃備着鉤距。名叫駝城。十分堅固。十分利害。裕親王下令。祇把火器隔河射擊。於是百炮齊轟。千銃並發。聲震天地。宛如萬霆千雷。從晨直轟到日暮。轟斃大駝無數。陣勢斷爲兩段。清軍大呼渡河。步騎爭先陷陣。噶爾丹大敗。派使來營求和。不俟回報。卽拔營逃走。越過大磧山。沿途饑蹙。還到科布多的。祇有得數千人。噶爾布具本謝罪。聖祖命裕親王凱旋。那裏知道噶爾丹兵敗回去。依然雄心不死。整頓人馬。日日訓練。一面派人到歸化城。聲言入貢。聖祖下旨。徵招他。偏又不至。倒常常出兵侵略喀爾喀。屢次上書。索取土謝圖汗及哲卜尊丹巴大刺麻。且把大清的欽差。害掉性命。暗地裏派人到內蒙古。叫各部落。叛清向己。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據實奏聞。聖祖以烏爾會河通這一仗。敵幾可滅。清兵坐失機會。很是可惜。現在不妨將計就計。誘他到來一戰。擒住他。密令該親王僞許內應。引誘敵人。一面命都統公宗室蘇努。都統阿席坦。護巴等分統大軍。防備噶爾丹。拜費揚古爲右衛大將軍。駐紮歸化城。一面親自巡幸塞外。至克勒和洛巡幸回京。決計御駕親征。調西安將軍博霖。振武將軍孫恩克。副都統西爾哈等。由陝西出發。康熙三十五年二月。聖祖率領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大臣。到堂子行禮。祭旗纛。親征噶爾丹。命皇太子留守京。正欲出發。蒙古親王有奏報到來。言噶爾丹果然中計。率領人馬三萬。沿着克魯倫河而下。侵掠。直到巴賴布通。踞守不去。聖

祖下旨出發。自出中路。命將軍薩布素出東路。大將軍費揚古出西路。都從潮海北行。約期夾攻。爲了沙磧中行車不便。留下大炮。祇把子母炮。背着前進。每日下寨。聖祖出立帳外。瞧軍士結營完畢。方纔休息。此時聖祖大兵由科圖進逼敵境。恰值連朝大雨。士馬異常饑困。軍報傳來。說噶爾丹偏得俄羅斯火器兵三萬。合力前來抵抗。於是隨征諸將。都請等候西路。的兵到了。合兵前進。大學士伊桑阿。力請聖祖回京。聖祖道。朕御駕親征。不見敵而回京。更何以責備統兵諸臣。下旨兼程前進。於是將士盡都奮勇。行程倍覺迅速。這日前鋒報來。已抵克魯倫河。再進便與敵軍接觸。聽候旨意。聖祖說。這一條克魯倫河。起自車臣汗西界。東北近着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多里。是內外蒙古的接界所在。朕料噶爾丹。必然扼河拒戰。恁他凶悍。現在兩路出兵。腹背受敵。着他如何支持。隨派人往告噶爾丹。大清皇帝親自率兵在此。噶爾丹要戰。可率了四厄魯特兵馬。快來見一勝負。當下使臣到敵營。宣布旨意。噶爾丹道。大皇帝親自到此。麼。說話之時。很露出不信的樣子。送使臣去後。噶爾丹特地登到北孟納蘭山之頂。遠遠望去。見果然黃綢帳幔。龍纛招展。四週環着幔城網城。軍容山立。大驚道。皇帝果然御駕親臨。我可不能抵抗了。下山回營。發下軍令。立刻拔營。齊起。連夜逃遁。次日。大軍到河。見隔河北岸。已無一帳。報知聖祖。聖祖道。不意勇悍善戰的噶爾丹。竟爲這麼喪膽。不戰而逃。遂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搜討巴顏烏蘭近地。聖祖親率前鋒。追趕馬步齊進。呼聲震天。晝夜兼程。追了三日。追到拖諾山。暫行紮營。命內大臣明珠。盡運中路之糧。接濟西師。却說噶爾丹。連夜奔逃。人不卸甲。馬不去鞍。走了五日五夜。人疲馬乏。兵無鬪志。到拖諾山地方。見山勢險峻。噶爾丹要據山拒戰。無奈將士逃出了神。再也禁止不住。不意西路清兵。已在昭莫多地方。截住去路。噶爾丹道。事到如今。不得不拚命一戰。從死路中求一條生路。部下諾聲如雷。看官。大將軍費揚古的西路大軍。雖然到了昭莫多。將士饑疲。馬也僵掉一半。兵士徒步的多。當費揚古與左右商議。敵衆都是百戰之餘。萬難輕敵。吾軍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不可。於是距離營三十里。卽行紮營。設下了伏兵。派令前鋒四百。且戰且退。只准敗。不准勝。務把噶爾丹誘到昭

莫多來。這裏却把左右翼騎兵分頭佈置。一枝據山而陣。一枝沿着土臆河。陣在西面。午刻纔過。就見塵頭大起。大隊厄魯特兵。追殺過來。四百前鋒軍。却結陣緩緩而退。更番殿後。費揚古見敵人已入伏中。立命開炮放箭。噶爾丹冒着矢炮。率衆鏖戰。從未時直殺到酉時。不分勝負。費揚古下令叫左右兩翼騎兵。橫衝入陣。襲他後面的輜重。左右兩翼答應一聲。鞭馬衝突。這兩翼兵。宛如剪刀一般。直殺入陣去。把敵陣剪爲兩斷。噶爾丹的可敦。名叫阿奴的。生得豔如桃李。勇過關張。當下跨馬舞槍。引着三千鐵騎。直取大將軍費揚古。厄魯特風俗。稱國主的妻子叫可敦。國主叫可汗。猶之中國的稱國王妃呢。費揚古見女將殺來。倒也不放在心上。那裏知道。接戰之後。見槍法純熟。力量勇猛。比了男將。更爲利害。幸得這裏兵多將廣。費揚古戰了二三十合。虛刺一槍。跳出圈子。卽有部將接住。廝殺。殺得力乏了。又換人上去接戰。如此車輪大戰。戰到月色初上。清將岳昇龍奮力直前。大喝番婆。認得岳將軍麼。聲若洪鐘。勢如奔馬。可敦一因戰久力乏。二因不曾防備。不覺喫了一驚。岳昇龍刀起如風。可敦阿奴閃避不及。早被劈爲兩段。厄魯特見可敦被斬。頓時瓦解土崩。四散而逃。清兵分頭追殺。陣斬三千多級。噶爾丹祇率着數十騎。心腹將士。衝出重圍。落荒而走。急急如喪家之犬。茫茫如漏網之魚。逃向漠北去了。清兵追到三十里外。方纔收兵。費揚古立命人飛馬到御營報捷。聖祖大喜。立下聖旨。着大將軍費揚古。留防科圖。護喀爾喀遊牧地。一面親撰銘文。飭匠勒在察罕拖諾山。以及昭莫多山。下令班師。這年九月裏。聖祖又巡行北塞。經理軍務。噶爾丹使人來朝。聖祖立卽召見。數以噶爾丹侵犯喀爾喀。及侵犯邊境之罪。並許他倘來投降。加恩免究。那裏知道使人去後。噶爾丹依然倔強不至。其實噶爾丹這時光。也不過虛有其表。自從攻破了喀爾喀。戀居漠北。久不肯歸。他那伊犁的舊部落。盡被姪兒策妄喇布坦所兼併。自阿爾泰山以西。皆非己有。現在戰敗。回來精銳喪亡。牲畜皆盡。所屬部落。有的祇千人。有的祇數百人。都是老弱殘兵。自相竊盜羊馬。但是生就英雄性格。不肯屈居人下。所以聖祖雖許加恩。依然倔強不至。偏偏聖祖也是個英明主子。定要乘其窮蹙。逼他投降。御駕親臨甯夏。命昭武將軍馬思哈。大將軍費

揚古兩路進兵。噶爾丹派他的兒子塞北騰巴珠。到哈密來徵糧。被哈密回人擒住了獻來。噶爾丹連接軍報。知道清兵分兩路殺來。連進不已。回顧部下。礙難再戰。自己又不願投降。於是呼酒痛飲。慷慨悲歌。喝了個大醉。拔劍自刎而死。消息傳到清營。費揚古飛馬奏聞。聖祖下旨。班師封大將軍。費揚古爲一等公。陸岳昇龍爲四川提督。賞戴花翎。賜御書仁愛士伍匾額。御用緞疋。封爲騎都尉。世襲。罔替。噶爾丹的臣子丹濟臘。把噶爾丹的屍身。並其子女。載上了駱駝。解送來華。行到阿爾泰山。被策妄那布坦所奪。策妄借此爲進身之階。投降大清。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都隸入版圖。拓喀爾喀西境一千多里。聖祖復撰銘。勒於狼居胥山御門。受賀舉行獻俘典禮。命厄魯特人彈箏筋歌。有一厄魯特人。會得漢語的。聖祖賜他酒。叫他唱漢歌。只聽唱道。

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得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

歌罷伏地叩頭。聖祖大笑。遂授噶爾丹兒子色卜騰巴爾珠爲一等待衛。噶爾丹女兒鍾齊海。配給二等待衛沙克都爾爲妻。噶爾丹平定之後。聖祖安不忘危。依然巡幸塞外。六月出塞。九月回京。又命侍衛拉錫等探視河源。拉錫領了聖旨。立即起行。四月初四日。從北京動身。走了一個多月。五月十三纔到青海。十四日纔到呼呼綽拉克。又走了二十多天。行到星宿海的東境。遇見一個大澤。名兒叫做鄂陵。一望汪洋。周圍有到一百多里。初八日至鄂陵之西。又遇着一個大澤。比了鄂陵更大。周圍有到三百多里。名兒叫做札陵。札陵湖與鄂陵湖相隔祇有三十里。初九日。纔行抵星宿海。這星宿海的景緻。更是不可思議。這位拉錫欽使。精通滿蒙藏衛各種語言文字。打聽土人纔知蒙古人稱星宿海做鄂敦搭拉。登上高山頂上。瞧時。只見星宿海的泉源。小泉萬億。宛如萬斛明珠。四散滾瀉。周圍羣峯插天。就是崑崙山。蒙古人稱他做庫爾滾。南面有山。名古爾班吐爾哈。西南有山。名布湖珠爾里。西面有山。名巴爾布哈。北面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東北有山。名烏蘭杜石拉錫。就在這羣山之中。探出那河源來。欲知黃河

究竟發源何處。且看下回再解。

第二十七回 皇太子再立再廢 科場案愈弄愈糟

話說拉錫欲探知河源。傳了幾個土人來細細詢問。土人道。這裏羣山之下。都有泉水。那座古爾班吐爾哈山下。諸泉名叫噶爾馬塘。巴爾布哈山下的諸泉名叫噶爾馬春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下的諸泉名叫噶爾馬沁尼。這三山泉水。流出成爲三支河。就是古爾班索河羅謨河。一河向東流入河札陵湖。從札陵湖一支流入陵湖。從鄂陵湖流出。就是黃河。此外小河。不知幾多。盡歸黃河東下。拉錫道。原來如此。當下繪了細圖於六月十一日。從星宿海回程。向東南而行。走了二日。行到哈爾吉山。登山一望。但見黃河東流到呼呼託羅海山。再南流繞撒除克山的南境。北流到巴爾託羅海山的南境。次日。行抵冰山西境。這座冰山。高插雲天。終年雲霧蔽天。究竟高有多少。也沒一個人能夠測量他。詢問土人。言終年下雪。一個月中。不過三四日天晴罷了。自古及今。未見冰消。山上的寒冷。不問可知了。拉錫聽了。便就不敢涉險登山了。跨駝南行。十六這日。行到席拉庫特爾地方。再向南行。瞧見一座很高的高山。詢問土人。纔知就是僧庫里高嶺。繞過高嶺。行了一百多里。已到黃河岸邊。一路沿河而行。見黃河從巴爾托羅山向東北而流。到歸德堡的北境。達喀山的南境。從兩山峽中。流入蘭州。自星宿海到北京。歷程七千六百多里。拉錫逐處繪就詳細圖書。回到北京。奏明聖祖。聖祖十分嘉許。却說聖祖對外。則出兵剪滅噶爾丹。派使遠探黃河源。爲清朝不可多得的英主。對到宮庭。可就糟了。一因生子太多。二因諸子也都是英雄。鈞心角鬥。彼此不肯相讓。可就不能安靜了。清朝的建儲。偏又與歷朝不同。不講立嫡立長。講的是立賢。在祖宗立法之初。以爲寓傳賢於傳子之中。禹啓繼統。仍不失堯舜揖讓。原是再好不過。無奈賢之一字。出於君父之好惡。並沒有什麼標準。於是儲位一搖。諸子就不免各懷覬覦之念。這一年是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聖祖因皇太子胤祊。行爲不端。種種失德。不堪付

託天下之重。內斷於心。實行廢立。下旨召集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齊集熱河行宮。宣布皇太子種種罪狀。命閣臣撰詔廢掉皇太子胤礽。把太子的罪狀宣示中外。文武諸臣見聖祖意旨堅決。都不敢十分諍諫。不過說皇上巡幸在外。忙不在一時。求恩回京再行罷。聖祖作色道。胤礽這麼不肖。爾等還敢替他求恩麼。諸臣見聖祖發怒。也就不敢再說什麼。擬上詔書。聖祖瞧過。親自提筆。改了幾句。隨命膳正用寶。頒行天下。聖祖回京。立把廢太子居於上駟院旁。命皇子胤禛胤禔嚴行看守。經這麼一來。諸子都有奪嫡之意。那各皇子中。要算胤禔鑽謀得最爲顯明。露筋露角的運動。向衆宣言。相面張明德。相術如何精確。衆人問他怎麼知道張明德相法精確。他就說張明德替我看過相。說我龍顏鳳姿。將來必然大貴。似這麼肆口狂言。早被有心計的皇子悄悄奏知聖祖。聖祖大怒。立命把張明德拿交刑部。嚴行審問。辦到結底。斫去了一顆腦袋。把胤禔鎖拿。交與議政處審理。審出胤禔是胤禔一黨。就把胤禔革去了王爵。幽禁在府中。不准出外滋事。到十一月中。忽又加恩。封胤禔爲多羅貝勒。這時光。聖祖恰患了幾天病。有了年紀的人。心思比衆周到。想到太子未立。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又是個未完之局。遂命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尙書等。於諸阿哥中。保奏可爲儲貳的。看官滿洲風俗。皇子稱做阿哥。阿哥兩字的意思。猶之漢人稱做官官寶寶一般。所以尋常人家。父母叫兒子。也都喚做阿哥的。當下滿漢文武。奉了旨意。衆口同聲。保奏多羅貝胤禔大孝至仁。堪爲儲貳。聖祖瞧過衆大臣章奏。留中不發。擱過了年。病也好了。元旦日。諸祖照例朝賀。聖祖爲是大年初一。也不說什麼。過了元宵。這日是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十六。聖祖召集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滿漢尙書等一衆大臣。問道。去年朕躬違和。命爾等於諸阿哥中。保奏可爲儲貳的。爾等何以獨保胤禔。胤禔獲罪於朕。身遭縲絏。並且他的母親微賤。豈可使爲皇太子。况胤禔乃是胤禔之黨。胤禔曾奏言。若胤禔爲皇太子。伊當做他的輔佐。可見伊等結黨潛謀。早定於平日。朕問爾等當日先舉胤禔的是誰。爾等各據實陳奏。羣臣面面相覷。不敢奏覆。原來當日滿臣中。如阿靈阿鄂倫岱。揆敘漢臣中。如王鴻緒等。都私議保立胤禔。現在誰敢奏聞呢。聖祖見諸臣

這個樣子。派人密查。一時查出是滿臣馬齊倡的議。於是立刻下旨。把馬齊交胤禩嚴行拘禁。馬齊的兄弟李榮保。着加恩免死。照例枷責。也交胤禩差使。又召佟國維至。傳旨詰問。諸臣見聖祖辦得這麼嚴厲。都不覺慄慄危懼。聖祖見朝臣如此結黨營謀。也很忿怒。決計復立舊太子。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命大學士溫達。李光地爲正使。刑部尙書張廷樞。左都御史穆和倫爲副使。持節授皇太子胤禩冊寶。復立爲皇太子。命禮部尙書富甯安爲正使。禮部侍郎鐵圖爲副使。持節授皇太子妃冊寶。復封皇太子妃。又查出喇嘛。巴漢格隆等。有咒斃皇子情事。命顯親王衍潢等。審明議奏。顯親王奏請把該喇嘛。凌遲處死。聖祖下旨。依議辦理。又因諸子覬覦儲貳。時懷非分。索性一一冊封。他他們知道。名分。免得胡思亂想。於是冊封皇三子胤祉。爲和碩誠親王。皇四子胤禛。爲和碩雍親王。皇五子胤祺。爲和碩恆親王。皇七子胤祐。爲多羅淳郡王。皇十子胤禩。爲多羅敦郡王。皇九子胤禔。皇十二子胤禔。皇十四子胤禵。都封做固山貝子。在聖祖以爲如此辦理。各安各所。總不會再有什麼意外事情發生。那裏知道皇太子的基礎。過經一番復置。一番復立。已經動搖震撼。如何還能穩固如常。聖祖雖然英明。經不起左右近侍。朝夕譖訴。久而久之。自覺皇太子所作所爲。都屬可厭可憎。廷臣有稱頌皇太子的。都瞧作結黨。諂附一流。這日。聖祖在暢春園中。召見諸王大臣。責以諂附太子。援結朋黨之罪。並下聖旨。把都統鄂繕。尙書耿額。齊世。拿問治罪。到了十月。忽又決定把皇太子廢掉。諭諸王貝勒貝子大臣道。前因胤禩行事乖戾。曾經禁錮。旣而朕躬抱疾。念父子之恩。從寬免宥。朕在衆前。曾言其似能悔改。乃自釋放之日。乖戾之心。卽行顯露。數年以來。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朕今年已六旬。知後日還有幾年。何況天下。乃是太祖太宗。世祖所勦之業。傳到朕躬。如此狂易。或疾。不得衆心之人。豈可付託麼。諭畢。隨命把皇太子。仍行廢黜。禁錮在咸安宮裏。改稱爲二阿哥。並因二阿哥的跟隨人得麟。爲人狂妄。命交伊父阿哈占處死。阿哈占奉旨之後。詭稱得麟畏罪。自縊身死。其實並不會死。不過是潛蹤逃避。後來在山東膠州地方捉住。凌遲處死。此時聖祖登位。已到五十年。天下太平。安閒無事。特加不次之恩。普免天下錢

糧一次。又舉行各省鄉試。選拔真才。不意江南地方。又釀起一椿科場大案來。江南正主考左必蕃。奏來一本。奏的是臣典試。江南撤闈之後。輿論喧傳。有句容縣知縣王曰俞。所薦之吳泌。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薦之程光奎。都是不通文理之人。臣不勝駭愕。或係傳遞代作文字。或與房官打通關節。亦未可知。請將吳泌程光奎。或提京覆試。或發督撫嚴訊。以正國法。並自請議罪。不多幾時。江蘇巡撫張伯仁。也有奏本到京。奏稱今年江南文闈榜發之後。議論紛紛。於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擡擁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臣不敢隱匿。相應奏聞等語。聖祖大怒。立命尙書張鵬翮。侍郎赫壽。前往江南查辦。這一件事情。是由副考官趙晉。與總督噶禮。兩個交通關節。鬼鬼祟祟。弄出來的。現在張鵬翮赫壽兩位欽差。到了江南。張鵬翮爲了他的兒子張懋誠。做着懷甯縣知縣。深恐被噶禮陷害。瞻顧掣肘。就不敢公事公辦。赫壽原是副欽差。見正欽差這個樣子。落得做好人。盡行推卸。在正欽差身上。索性不問不問。因此雖然派使查辦。竟然不能定案。巡撫張伯仁。瞧不過。專摺參奏噶禮。抗旨欺君。營私壞法。參的非常利害。噶禮也還參一本。參張伯行不肯出洋捕賊。及誣陷牙行張元隆各款。聖祖命總督巡撫全都撤任。着欽使審明覆奏。欽使奏覆上去。副考官趙晉。與程光奎。吳泌。賄通關節。情真罪確。擬罪如律。噶禮參伯行不能清理案件。屬實。餘係苛劾。應降留。伯行參噶禮。索金事虛。向該革職充軍。聖祖見了。很不謂然。再派尙書穆和倫。張廷樞。前往覆審。欲知穆張兩欽使能否翻案。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還我使君萬民齊祝壽

匪寇婚媾策妄入西藏

話說聖祖因張赫兩人判斷不公。重命穆和倫。張廷樞。前往覆審。原來這伯仁。字孝先。儀封縣人。由進士補授內閣中書。丁憂回籍。恰遇黃河水發。伯行率同居民。築隄保境。河督奏請檄令。幫辦河務。擢陞山東濟甯道。聖祖南巡。閱河。就御書布澤安流四字賜他。次年欽派大臣封開催漕。面諭道。濟甯道張伯行。諳曉河務。可與商榷。陞爲江甯

按察使。屢以正義與大吏相抗。康熙四十六年。聖祖南巡到江南。張伯行跟隨督撫迎駕。聖祖一見面就道。朕向原認識你。到江南就知道你是個清官。回顧督撫道。張伯行居官何如。都回很好。大學士張玉書也說是極好的好官。聖祖道。江南更有如此好官麼。都回沒有。聖祖道。然則你們何以不保舉他。現在朕自己保他。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主。否則笑朕爲不知人。我瞧張伯行這麼的誠實。就使置之行間。也不是退縮的。立降他福建巡撫。伯行到任。嚴禁貪吏奸胥。那檄文中有一銖一黍。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汗。聖祖把他調撫江南。大學士李光地。是閩人。張玉書是吳人。光地請留閩。玉書請移吳。兩宰相在聖祖前爭奪個不已。伯行到了江南。偏遇着總督噶禮。是最貪不過的貪官。把蘇省廉直官員。盡行糾參。伯行持正不阿。不介意見冰炭。於是上奏告老。聖祖親書諭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欽此。到這回科場案子。鬧了出來。張尙書赫侍郎奉旨南來。伯行與江督皖撫五人。會審問了幾堂。那新舉人程光奎吳泌。已經招認賄買關節。內中牽涉。藩司衙門的書吏李啓。提到李啓。又問出與總督衙門的門房軒三。營弊情狀。偏偏噶禮非但不肯自行檢舉。例向軒三索銀五十萬。保他脫然無事。偏張尙書爲了自己兒子。投鼠忌器。依違莫決。張伯行據實彈劾。噶禮也不肯相讓。下旨解職之後。偏偏張鵬翮。赫壽。又袒護着噶禮。聖祖很不謂然。下旨切責。張赫兩人掩飾和解。再派穆和倫張廷樞南下覆審。張伯行纔一解職。蘇揚各府的百姓。頓時罷市哭泣。哭聲震天。揚州百姓。議定公舉老人到北京告御狀。張伯行再三撫慰。衆百姓環泣不肯退。各鄉鄉民。且有攜老扶幼。具了菓蔬來獻的。伯行不肯受。百姓哭道。撫台大人在任。祇不過喝吳江一杯清水。現在要去了。也是我們小百姓一點窮意思。這是不能推却的。張伯行沒法。只得受了腐于一塊。青菜一顆。這麼的好官。偏偏新欽差覆奏上去。仍舊是噶禮無罪。伯行請旨革職治罪。交部議奏。部臣偏也是幫着噶禮。聖祖道。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爲保全。讀書數十年。有何益處。凡做清官的人。何所賴以自安。諸臣變亂是非。大負委任。命九卿翰詹科道再議。九卿科道。自道是希承聖旨。衆口一辭。

都說張伯行是清官。聖祖見了。立降諭旨一道。

爾等身爲大臣。既知張伯行清廉。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旨。始同聲贊其清。亦已晚矣。宜體朕保全廉吏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庶海宇長享昇平之福。欽此。

遂命張伯行回任。江南百姓歡喜得什麼相似。有數十萬人進京。到午朝門跪香。願各人減去年壽一歲。祝添聖壽萬年。聖祖大喜。張伯行雖然回任。究因衆醉獨醒。不容於衆官。爲了通洋匪棍。張令濤一案。被張鵬翮奏請革職處斬。虧得聖祖知他清正。加恩免罪。欽召入京。授爲倉場總督。此係後話。這一年。厄魯特策妄喇布坦率兵侵邊。哈密告急。原來噶爾丹的姪兒策妄喇布坦。當噶爾丹篡奪汗臣之後。就與其父舊臣七人。逃居到土魯番。遣使來中國求降。聖祖准他投降。策妄趁噶爾丹南侵敗衄之際。暗暗的回到伊犁。用其七友。收集散亡杜爾伯特諸台吉。盡都附從。關地到額爾齊斯河。遂有準部大半。聖祖殄滅噶爾甯時候。伊犁數千里。空曠無主。策妄生聚未盛。中國倘然乘屢勝之勢。驟進大軍。收其部落。立可設爲郡縣。聖祖爲他曠莽遼闊。轉輸過費。又因策妄方獻上噶爾丹屍身。很是恭順。遂書阿爾泰山以西到伊犁。指定許他游牧。於是又成了西部的大部落。偏偏策妄得志之後。不肯遵奉約束。這會子。策妄愈益水漲船高。屢次出兵攻掠。哈密。札密。札克達爾漢各地。甘肅提督接到咨文。不敢隱匿。立刻動本奏報。聖祖於是派吏部尚書富寧安。帶新滿洲侍衛十員。馳驛前往。又徵調外藩兵到歸化城聚集。命右衛將軍費揚古。總理軍務。調蕭州總兵路振聲。駐防哈密。大將傅爾丹。到哈密各處屯田。又派員外郎保住。藍翎侍衛克什圖。往諭策妄。策妄始終不奉詔。聖祖於是命皇十四子。固山貝子胤禳。爲撫遠大將軍。命護軍統領吳世巴。噶爾砲。帶領第一起兵。於十一月十五日起程。駐紮莊浪地方。副都統宗室赫石亨寶色。帶領第二起兵。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起程。駐紮甘州地方。大將軍胤禩。帶領第三起兵。駐紮西甯地方。正這軍事倥傯時。光。偏偏的翰林院編修何焯。把所生女孩送與胤禩做養女。聖祖立命把何焯革職治罪。一件總辦。一件又生。是翰林院檢討朱天保奏請。復

立胤礽爲皇太子。那奏中有皇太子聖而益聖。賢而益賢的話頭。聖祖怒問。爾何所見而云然。天保奏稱。係臣父聞之看守之人。聖祖遂把朱天保並其父朱都納。交與皇子大臣嚴審。辦理結果。朱天保正法。朱都納從寬免死。此時滿漢大臣。因聖祖臨御已滿六十年。請行慶賀典禮。聖祖道。現在西陲用兵。軍民勞苦。天災流行。黎民饑饉。人心風俗未盡醇。官箴政事未盡理。此正君臣孜孜求治之時。慶賀之事。着卽停止。又下旨命撫遠大將軍胤禩。率領前鋒統領弘曙。移駐穆魯斯烏蘇。管理進藏軍務糧餉。授平逆將軍宗室延信。率兵入藏。調西安將軍查布。駐防西寧。提督馬見伯。總兵李麟。平郡王訥爾素。駐防古木。看官。聖祖與師動衆。征勦的原是策妄。怎麼此刻平逆將軍延信。倒又入藏呢。原來策妄這人。也是個絕世梟雄。最能陰謀詭計。他瞧見藏中富厚。西藏的和碩特汗拉藏。又是個忠厚不過的人。策妄遂想出一個法子。先與西藏結上了一門子親。娶拉藏的姊姊做可敦。兩家至親骨肉。時常派使往來。說不盡的熱碌。策妄却乘其無備。率兵襲擊。殺掉拉藏汗。並且把聖祖新封的第六世達賴喇嘛。軟禁在札克布里廟。看官。提起達賴喇嘛。不得不略爲追敘。明朝時光。西藏諸法王。都賜紅綺禪衣。號爲紅教。就是紅教喇嘛。紅教傳到後來。專以吞刀吐火等奇法異術炫俗。無異師巫。彼時有一個番僧。名叫宗喀巴的。精通經典。悟徹上乘。很不以紅教爲然。於是立志改教。會集僧衆。改穿黃衣黃帽。就叫黃教。宗喀巴臨終時光。遺囑兩個大弟子。世世代代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旨。這呼畢勒罕。華言就叫做化身。兩個弟子。一個叫達賴喇嘛。一個叫班禪喇嘛。喇嘛兩字。譯做華言。就是無上的意思。都能夠虛靈不昧。死而不失其通。臨歿當兒。預言轉生何處。那懼千里之遠。諸弟子按照預言找去。沒有找不到。俟他長大。迎回本寺。生平沒有經過的山川道路。前世共處的僧俗人衆。都能夠一一指名。第一世叫敦根珠。第二世叫根敦嘉穆錯。第三世叫鎖南嘉穆錯。到了第三世達賴主教時。黃教非常隆盛。紅教中的大寶大乘諸法王。也都改從黃教。化行諸部。東西數萬里。熬茶膜拜。視同天神一般。諸番王徒擁着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第四世達賴。叫雲丹嘉穆錯。第五世叫羅卜晦嘉穆錯。太宗崇德二年。喀爾喀三汗。奏請發遣專使。

具上幣物。延請達賴喇嘛。太宗因厄魯特使臣貽書達賴喇嘛。達賴也遣使到盛京。獻書並貢方物。順治九年。達賴到北京來朝。世祖待以賓禮。特在京中建一座西黃寺。俾達賴安榻。封爲西天自在大善佛。管領天下釋教。康熙二十一年。第五世達賴卒。達賴的徒弟第巴。欲圖國事。託言達賴入定。深居高閣。不肯見人。一切政事。都由第巴決斷。後來恐怕事發。於是擁立假達賴。稱爲第六世達賴。青海諸蒙古。都不肯崇信。另奉裏塘的噶爾藏嘉穆錯。爲胡必爾汗。各蒙古合詞奏請。擁置禪榻。聖祖下旨。封青海呼畢勒罕爲新達賴。不意策妄立刻派兵。把新達賴軟禁在札克布里廟。警報傳到北京。聖祖立命西安將軍額倫特。率軍五千往救。又派侍衛色稜。宣諭青海。蒙古備兵。於是色稜帶兵紮營在拜都嶺。額倫特紮營在庫塞嶺。策妄用了一個誘敵之計。把精兵埋伏在喀爾河岸。側派一枝老弱兵前去討戰。交仗得沒有幾個圍合。就佯輸詐敗而退。額倫特不知是計。率兵追趕。心想渡過喀喇河。扼住狼拉嶺之險。就可以制策妄的死命。那裏知道縱抵河邊。就被敵軍截住。策妄真也利害。分兵一半。據河拒戰。再有一半兵。就偷出清軍之後。截住糧餉。圍困了一月開外。清軍糧盡援絕。竟至全軍覆沒。敗報傳到北京。聖祖召集王貝勒大臣。商量戰守。衆王大臣。都言藏地險遠。不宜進兵。聖祖道。西藏爲青海滇蜀的屏蔽。如果被策妄盜據了。邊疆沒安靜日子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世宗峻法馭宗親

羅卜雄才霸諸部

話說聖祖決計征討策妄。於是命撫遠大將軍胤禩。駐紮在青海的木魯河地方。專理兵餉。命振武將軍傅爾丹。靖逆將軍富甯安。統兵從巴里坤阿爾台進發。專攻北面。定西將軍噶爾弼。從四川出發。平逆將軍延信。從青海出發。兩路擣藏。蒙古汗王貝勒台吉。各率了本部兵馬。跟隨清兵入藏。策妄聞報。清兵分路入藏。遂派手下宰桑。率兵三千六百。專抗南路。策妄自率厄魯特兵。從中路抗拒青海來的清兵。却說南路清軍統帥定西將軍噶爾弼。從四

川出發。撫招番衆。巴塘裏塘。盡都降服。兵至察木多。一路上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奪得洛隆宗三巴橋各險要所在。正擬乘勝急進。忽然奉到大將軍檄文。教駐軍等候。約期並進。噶爾弼遲疑未決。副將岳鍾琪道。行軍的要訣。不過是勝進敗退。錯此機會。駐軍久待。勢必至糧運不繼。現在不如招土司爲前鋒。集皮船而渡河。直趨西藏。這是以番攻番的上策。噶爾弼喜道。此言極合我意。於是依計而行。果然招降番兵七千。分敵人的塞險。扼敵人的餉道。非常得手。恰好平逆將軍青海那一路。也連勝三個大仗。策妄進退受敵。再也支持不住。手下兵馬逃散了大半。不敢回藏。卽由舊路向北逃竄。崎嶇凍餒。得還到伊犁的。一半都不到。於是聖祖加封第六世達賴宏法覺衆名號。把拉藏所立的假達賴。取到北京安置。命拉藏舊臣貝子康濟。第掌管前藏。台吉頗羅第掌管後藏。留蒙古兵二千防守西藏。奏報到京。恰值臺灣地方。爲了朱一貴的事。亂得蘇亂一般。聖祖心極焦灼。原來臺灣知府王珍。是個最貪不過的。貪官到任之後。一味要錢。除稅斂苛虐。作爲家常便飯外。還濫捕結會。及私伐山木的。百姓二百多人。淫刑以逞。鳳山人黃殿。李勇。吳外。羣謀殺官造反。因爲朱一貴姓朱。可以假託明裔。遂奉之爲主。卽日起反。七日工夫。全臺盡陷。朱一貴自稱中興王。建號永和。大封其衆公侯太師。將軍總兵。不下千餘人。摩肩塞道。盡是優伶冠服。不過一個月開來。早被清軍克復。民間造作歌謠。有頭戴明朝冠。身著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朱一貴等解到北京。盡都凌遲處死。兵氣銷爲日月光。重睹太平景象。却說聖祖自從皇太子胤礽。二次廢掉之後。因各皇子覬覦儲貳。索性不再建立。起初廷臣還有奏請建儲的。自從趙申喬等奉旨申飭之後。也再沒有人敢奏了。這一年是康熙六十年十一月。聖祖在南苑中。感冒了一點子風寒。原不是什麼大病。無奈皇家帝室。是天下第一富貴人家。當今天子。是天下第一尊貴身體。富貴人家習氣。無病猶且常常延醫服藥。一有小病。更鬧的烏烟瘴氣。至少總要請到八九位醫生。寒熱溫涼。攻補的藥。總要服徧了。輕病不弄至重病。重病不弄至死病。必不肯住手。何況是帝室皇家。何況是當今天子。宮廷規矩。太醫院醫官。天天須入宮。恭請平安聖脈。逢時遇節。又須恭擬一兩張補養藥方。

看官。藥石都是治病的東西。都秉着天地的偏性。那怕人參甘草那麼和平中正。誤用皆能致害。那皇家帝室。無病時常常服藥。自然要弄到有病爲止。這日聖祖已經小有感冒。偏偏遇着冬至令節。太醫進了兩張補養的例方。服了下去。恰把暴感的風寒。一齊補住。自然增了反噁胸滿種種病症。偏偏這兩位醫官。認定聖祖上了年紀的人。一日萬機。政務操勞。認定了一個虛字。請脈進方。總是六君子等補中帶疎的謬方。這種荒謬方藥服下去。自然病勢有增無減。好在宮廷中喜歡的是補養藥。厭惡的是攻伐藥。以爲如此大劑補養。還不能挽回大命。實是無可奈何的事。又誰知爲補藥所誤呢。到了惡症完備。舌卷囊縮。尋衣摸床。神昏氣逆的當兒。就使徵召到學識卓絕的真醫。也不敢進擬真方。冒此非常之險。只有隨時俯仰。從俗浮沉。不過擬幾味補陰忌滋膩。攻病避苦寒等。不關痛癢的輕淡套藥。敷衍罷了。看官並不是做書的做了醫生。發此無謂之牢騷。大凡富貴人家的死。死於病的。十個中不過二三人。死於藥的。十個中倒有七八人。帝室皇家。此風更甚。記得明史中三大案的李可灼紅丸一案。這李可灼具了卓絕的學識。倒蒙了個弑君的惡名。你想醫生對於宮廷。真方可以進。不可以進。一辨護李可灼紅丸案載在醫學南針。當下聖祖病勢沉重。命由南苑移到暢春園來。匆忙之間。太子也沒暇建立。自知病不能起。命召皇四子胤禛入宮。聖祖告知他病勢日臻的緣故。胤禛侍奉在側。侍奉到晚間戌刻。聖祖就晏了駕。皇四子胤禛即奉遺詔即位。以明年爲雍正元年。這位新皇帝就是清世宗。世宗爲人很是精明強幹。一卽了位。就把在京各皇子先行施恩加封。以施籠絡手段。封貝勒胤禩爲和碩廉親王。十三阿哥胤祥爲和碩怡親王。貝子胤禔爲多羅履郡王。二阿哥子弘皙爲多羅理郡王。又命胤禩胤祥總理事務。又因胤禩提兵在外。很是可慮。降旨一道。諭總理王大臣。其辭是。

西路軍務。大將軍職任重大。十四阿哥胤禩勢難暫離。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來。恐於心不安。着速行文大將軍。令與弘曙二人馳驛來京。軍前事務甚屬緊要。公延信著。馳驛速赴甘州。管理大將軍印務。並行文總督

年羹堯於西路軍務糧餉及地方諸事俱同延信管理。欽此。

又因衆阿哥與自己字輩相同。一來顯不出皇帝尊嚴。二來萬一行法行刑。於這名字的上一字牽連宣布。究竟與御名不很吉利。於是下旨命諸王阿哥名上一字改爲允字。又嚴禁侍衛官員等在諸王門下行走。把廢太子的兒理郡王弘皙。移到去京師二十里的鄭家莊居住。滿漢大臣知道世宗厭惡同氣。諸王自然仰承旨意。動摺糾參。於是宗人府首先發難。奏的是履郡王允禩。受皇上深恩。不敬謹辦事。每思推諉。應革去郡王。降爲輔國公。世宗立即降旨。降允禩爲固山貝子。又因允禩奉使口外。不肯前往。革去王爵。永遠拘禁。又派允禩往守景陵。革去弘春貝子爵銜。偏偏貝子允禵爲了府中人員騷擾地方。毆打人民。坐了個縱容屬下之罪。革爵閒住。內中要算允禩辦得最爲利害。世宗用盡心機。抓住了他一個大錯。召集貝勒貝子公漢滿文武大臣道。廉親王允禩。希冀非望。狂悖已極。情罪重大。宜革去王爵。削籍離宗。革去黃帶子。其黨允禵。蘇努。吳爾占。都一併除去名字。允禩之妻。革去福金。休回外家。嚴加看守。貝子魯賓。諂媚允禩。與允禩一併圈禁高牆。宗人府奏請允禩。允禵既已削出宗籍。應將伊等本身及其子孫更改舊名。世宗點頭稱想的周到。叫把允禩改名爲阿其那。伊子弘旺。改名爲菩薩保。允禵改名爲塞思黑。諸王大臣偏偏又會趁勢踏沉船。奏稱允禩身爲大將軍。毫不效力。騷圖利己營私。縱容屬下。騷擾地方。嚇詐官員。固結黨羽。心懷悖亂。請卽明正典刑。似仰國法。世宗自然不勝之喜。叫把允禩拘禁在壽皇殿。平郡王訥爾素。裕親王廣甯。爲說了幾句公道話。也各得了個拘禁的處分。世宗對於近支宗親。心辣手很。一點子不肯假借。聖宗兒子雖多。經這麼大斲喪之後。也所餘無幾了。那裏知道內難雖除。外患又起。青海地方的羅卜藏丹津。忽又糾衆盟誓。不奉詔旨了。這羅卜藏丹津是和碩特固始汗的孫子。起初青海及喀木藏衛。原叫唐古特四大部。明末時光。固始汗從甘涼塞外。橫侵而入。據爲己有。因爲喀木地方。糧草充足。青海地方。幅員廣漠。叫子孫住在青海游牧。叫喀木納稅貢餉。不過把藏衛兩部。給於達賴班禪兩喇嘛。順治年間。固始汗死了。子孫分爲兩支。在西藏的就是拉

藏汗在青海及河套的。是鄂齊圖汗。後來鄂齊圖汗被噶爾丹所破。率衆投清。聖祖賜他賀蘭山游牧地。等到聖祖出塞。青海固始汗的子孫八個台吉。親身入覲。聖祖封達什巴圖爲親王。其餘七人都封貝勒。貝子。公。爵。位名號。又因跟隨平藏有功。於是八家復振。噶爾丹與策妄。兩世凱觀青海。都因震於中國兵威。不敢侵犯。青海因得休養生息數十年。到了達什巴圖的兒子。羅卜藏丹津襲爵爲王之後。大有恢復先代霸業的志願。於是誘致諸部。在察罕托羅海地方。結盟設誓。叫各人仍稱台吉。舊號。不用清朝所封王貝勒貝子公等爵號。他自己不稱親王。稱爲達賴。渾台吉。統治青海全部。要諸台吉奉己如鄂齊圖汗。自己據着唐古特。遙制各部。偏偏青海的郡王額爾德尼。親王察罕丹津。不肯聽從。羅卜藏丹津親自出馬。立刻統兵來征。倉卒之間。不能抵抗。於是察罕丹津額爾德尼。率衆來奔。邊臣飛奏北京。世宗下旨。許其衆入邊。一面特派侍郎常壽。前往宣諭。常壽到了沙拉圖地方。與羅卜藏丹津見面之後。恭宣世宗諭旨。令伊兄弟罷兵和睦。未知羅卜藏丹津肯遵旨罷兵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年羹堯無端遭嚴譴

岳鍾琪有旨征西番

話說侍郎常壽宣旨之後。羅卜藏丹津道。察罕丹津額爾德尼。兩人欲霸佔招地。不堪理喻。擬起程理河。與他決一勝負。常壽沒法。只得據實奏聞。世宗命總理事務王大臣詳議具奏。王大臣等都奏道。羅卜藏丹津久懷異志。糾衆盟誓。皇上如天之仁。念伊祖固始汗恭順謙敬。不卽加罪。特遣欽使前往和解。羅卜藏丹津膽敢不遵諭旨。殊屬自外生成。逆跡已著。請調集西寧兵馬。俟羅卜藏丹津渡河時光。卽於渡口邀截。世宗准奏。立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相機行事。改貝勒延信爲平逆將軍。此時羅卜藏丹津聲勢已經非常浩大。原來青海地有一個大喇嘛。名叫察罕諾們汗。自西藏分支來此塔爾寺住持。爲青海黃教之宗。番夷非常崇信。羅卜藏丹津設法使大喇嘛。先從了自己。於是遠近風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多萬。同時騷動。進犯西甯。掠

取牛馬。抗拒官兵。聲勢非常浩大。却說大將軍年羹堯。原是個有作有爲的人。接了任。把青海西藏的地圖。察閱一過。定出了個辦法。發出軍令。調一枝兵到永昌布隆吉河一帶駐紮。防其內犯。又調兵到巴塘裏塘黃勝關。扼住入藏之路。又請旨敕富甯安等。分屯吐魯番及噶斯泊各地。截其通夷之路。再命部將統率精兵。分攻鎮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歸德等堡。潰其黨羽。一面移察罕丹津所部到蘭州。四野裏撒下天羅地網。經這麼一辦。羅卜藏丹津可就不能東衝西突了。却說羅卜藏丹津接到清兵進討的消息。就把侍郎常壽軟禁在堪布廟中。筆帖式多爾濟奮力抗拒。被羅卜殺掉。現在見年大將軍布置周密。知道力難爭勝。羅卜藏丹津遂以禮送回侍郎常壽。並上書請罪。年羹堯拜摺請旨。世宗下旨。叫把常壽拿解西安監禁。多爾濟交部照殉節例議敘。此時各蒙古貝勒貝子公台吉都殺敵來降。每日總有數起。年大將軍大營。共收降羅卜藏丹津脅從的部落十多萬。年羹堯晝夜盼鍾岳鍾琪。但等岳鍾琪兵到。就好大舉征討。看官似年羹堯這麼的絕世英雄。還要等候岳鍾琪。岳鍾琪到底是何等人物。原來岳鍾琪字東美。是大宋武穆王岳飛二十一世孫。父名岳昇龍。以征噶丹功官爲四川提督。鍾琪生而駢脅。日光炯炯。射人以遊擊隨大將軍胤禛征西藏。率三千人奪三巴橋要隘。用計生擒敵軍驍將萬人。敵黑喇嘛疾趨入藏。遂定藏亂。陸爲四川提督。現在奉旨以參贊大臣進兵青海。一路勦撫兼施。從松潘到西甯。五千餘里。播下番人。被敵軍所阻住。立把敵軍擊散。哈齊插漢番人被敵人擄去的。立即救出。果密番人踞着大石山。抗拒官兵。立即掃蕩。五千多里烽煙。盡行肅清。所以來遲了一步。年羹堯見說岳鍾琪兵到。不勝之喜。見面之後。年羹堯道。等候將軍使人望眼欲穿。我已探知華里地方。有一座格弄寺。該寺喇嘛。乃羅西的死黨。華里的山形勢非常險峻。山下共有五座城堡。這一處地方。非公莫屬。煩將軍統了本部兵馬。立刻起馬。岳鍾琪接了軍令。並不休息。立向華里出發。行到華里山。果見五堡環峙。堡中寂無人聲。岳鍾琪道。內中總有伏兵。立命騎兵往搜。果然伏兵齊起。岳鍾琪手下。通祇三千人馬。分兵一千。前往搶奪山頭。分五百人馬搜索伏兵。自率一千五百騎奮呼迎敵。恰遇着順風。發出去的箭。沒

一枝不中。鞭馬衝殺。無不一可當百。番兵大敗。岳鍾琪奮馬追殺。追到一山。見一座高樓。樓中伏有敵軍。亂發矢石。前鋒受傷了十多個人。岳鍾琪下令暫停攻打。暗挑眼明手快的親兵二十人。手攜引火之物。叫從兩旁木梯上樓。縱火。一面親率大軍仰攻。一會子樓上煙起。風狂火烈。番將番兵。無不焦頭爛額。墜樓而死。於是大獲全勝。共破敵萬餘。奪得山嶺三座。焚燬十七寨。還報大將軍。大將軍道。本帥奉到旨意。命將軍統率馬步兵一萬七千。直擣青海。待四月草生時。出發岳鍾琪道。青海番衆。不下十餘萬。提兵一萬七千。跟他戰鬪。很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並且寨外。沒有駐牧定所。倘然番兵散而誘我。倒弄得四面受敵。我願率兵五千。戰馬萬匹。二月初頭。卽行出發。年羹堯道。這是奉旨的事。將軍妙計。本帥自當飛奏請旨。不多幾天。世宗下旨。極贊岳鍾琪忠勇有膽。准其便宜行事。岳鍾琪振旅出寨。旗開得勝。馬到成力。斬敵千餘。生擒台吉阿喇卜。但溫布等二百多人。乘勝而前。途中遇見野獸成羣奔逸。岳鍾琪道。前面有放卡敵人。野獸見了人。纔奔逸呢。命軍士飽餐了戰飯。兼程前進。果然遇見番兵數百。圍住廝殺。悉數擒拿。不會逃脫一人。從此敵軍的探報斷絕了。行抵哈達河。見番將據河立營。鍾琪率衆飛馬渡河。大呼奮砍。斬掉千餘人。敵軍大敗。向西奔竄。岳琪督衆追趕。收降貝勒彭錯等。詢問敵情。纔知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在烏蘭木呼兒地方。相距祇有一百六十里。岳鍾琪拔營齊起。連夜出發。待黎明時。已到敵帳。羅卜藏丹津在睡夢中驚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嚇得不知所爲。四散奔逃。岳將軍揮兵衝殺。生擒羅母阿爾太哈。羅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穿了番婦衣服。騎了白駝。逃向準噶爾去了。岳鍾琪率衆窮追。追到桑駱海。紅柳蔽天。極目無際。方纔收兵。收降番衆男女八萬多。駝馬牛羊器械甲帳。不計其數。往返未及兩月。把羅西的母親妹子。解入京師。行獻俘典禮。世宗大喜。封大將軍年羹堯一等公。再賞一精奇尼哈番。羹堯的父年遐齡。封一等公。加太傅銜。賜緞九十疋。封岳鍾琪三等公。賜黃帶。並御書金扇。御製五言律詩二章。年岳兩將軍。建了這不世之勳。受着這非常之賞。似世宗這麼的非常英主。做臣子的自應受寵若驚。庶可常保富貴。偏是這位年大將軍。是個性情高抗的人。只曉得我行我素。

君臣之間。就不免生了嫌隙。當日大軍凱旋。世宗因兩將軍勞苦功高。親自出城迎接。岳鍾琪一見聖駕迎勞。慌忙滾鞍下馬。跪地叩頭。一時年大將軍馬到。世宗傳旨迎勞。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不過把腰彎了一灣。開言道。古禮介冑之士不拜。羹堯可不能下馬請安了。世宗心中。已經很不爲然。等到進城之後。世宗臨御太和殿受賀。賜兩將軍及隨征各將宴飲。時值炎夏。酷暑薰蒸。各將都頂盔著甲的站着。一個個汗淋如雨。世宗看不過。叫諸將卸甲寬坐。說了兩遍。各將只是不理。世宗命近臣傳旨。各將依然不理。世宗沒法。只得向年羹堯道。大將軍。天氣熱不過。叫他們卸甲罷。年羹堯纔一回顧。頓時卸甲如山。世宗大驚。詢問諸將。諸將回奏。臣等在軍。只知道軍令。不曉得諭旨。世宗默然不語。過不多幾時。四川巡撫蔡珽。威逼所屬知府蔣興仁自盡。年羹堯專摺糾參。交部議奏。刑部把蔡巡撫擬定斬罪。世宗特旨。蔡珽乃年羹堯所參之人。難保不另有曲折。着從寬免罪。卽日來京。另候委用。旋把蔡珽陞了左都御史。不多幾時降旨。調年羹堯爲杭州將軍。其川陝總督印務。以甘肅提督岳鍾琪署理。其撫遠大將軍印。着卽齎送來京。又削年羹堯太保職銜。年羹堯的兒子年富年興。都革了職。交於伊祖年遐齡嚴行管束。倘仍不悛改。卽行正法。又把年羹堯革去杭州將軍。授爲閒散章京。在杭州效力行走。此時在廷滿漢諸臣。見世宗有意找年羹堯不是。便就仰承風旨。你也參一本。我也參一本。參的話頭。總是異常利害。結末議政王大臣。奏上一本。最是利害。不過。參的是年羹堯叛逆不道。欺罔貪殘。罪迹昭彰。彈章交至。列上罪案。計大逆之罪五款。欺罔之罪九款。僭越之罪十六款。專擅之罪六款。貪黷之罪十八款。侵蝕之罪十五款。殘忍之罪四款。一總九十二款大罪。請立正典刑。以彰國法。世宗下旨。年羹堯着交步軍統領阿齊圖。令其自裁。其父年遐齡。其弟年希堯革職。加恩免罪。其子年富斬立決。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往廣西雲貴極邊烟瘴之地充軍。族中有候補文武官者。俱革職。其嫡親子孫將來長至十五歲者。都陸續照例發遣。永不赦回。亦不許爲官。有匿養年羹堯子孫者。以黨附叛逆例治罪。又因翰林院侍講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備極諂媚。下旨革職。並御書名教罪人四字。令地方官製造匾額。張掛錢名世家。

中。世宗向左右道。錢名世以文獲罪。朕也就用文字辦他的罪。看官聽了世宗這麼的議論。以爲終雍正之世。再沒有文字獄的了。那裏知道汪景祺爲了作西征隨筆。照大不敬律。立斬梟示。妻子發往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人爲奴。期服內之親兄弟親姪。俱革職發遣寧古塔。五族以內之族人。及現任候補的人員。都查出一革職。着本籍地方官嚴行約束。不許出境。查嗣庭以所作日記。有悖亂話頭。革職拿問。交三法司嚴審。嗣庭在獄病故。仍戮屍梟示。其子坐死。家屬流放。辦得偏又這麼嚴厲。其實查嗣庭不過爲做江西正考官時。出了一個維民所止的試題。被人告發。說維止兩字。暗寓雍正殺頭之意。遂致興起大獄來。弄到後來。法網愈緊。陸生楠爲了作通鑑論獲罪了。呂留良爲了批時文獲罪了。謝濟世爲了註釋大學獲罪了。這都是後話。却說羅卜藏丹津兵敗之後。率着小腹二百多騎。向北狂奔。逃入準部。準噶爾策妄拉布坦。以賓禮相待。世宗便派使到準部。索獻羅卜藏丹津。策妄不肯遵旨。也不發兵入寇。倒也各守疆界。相安無事。世宗不過叫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及布隆吉河各留戍兵罷了。策妄死後。策妄的兒子噶爾丹策零。繼位爲汗。便就不似他老子那麼安靜。屢次出兵寇邊。世宗召集滿漢大臣。商議征討之策。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近思。都以爲天時人事未至。都統達禮也力言敵能用其舊臣。未可輕圖。祇有大學士張廷玉力主用兵。極合世宗之意。於是特命兵部尙書查郎阿。到關中築造將壇。拜川陝總督岳鍾琪爲甯遠大將軍。專征西路。命岳鍾琪的兒子岳濬。現爲山東巡撫的。親送他老子出塞。又拜傅爾丹爲靖遠大將軍。專征北路。傅岳兩大將軍。授到朝旨。隨即入京面聖請訓。世宗以出征準噶爾。祭告太廟堂子。祭畢。臨御太和殿。舉行授鉞典禮。遂御長安門外黃幄。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啓行。這日。偏偏天不做美。大雨如注。旌旗衣甲。盡都濕透。左右近侍諸臣。知道此番出兵。總是不很吉祥。兩位大將軍統兵出發。到分路這一天。岳大將軍到傅大將軍帳中。見壁上刀槩森然。問道。這些兵器做什麼。傅大將軍道。這些兵器。都是我精練純熟的。懸在帳中。勉勵勉勵將士。岳大將軍想來也必精熟的。岳鍾琪笑道。愧我未能。這一事只好恭讓傅大將軍了。回到自己營中。向左右道。爲大將的。不特謀而特勇。亡無

日矣。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三十一回 脫克渾飛行偵敵 鄂爾泰黑夜迎君

却說兩位大將軍分路之後。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屯在阿爾泰山。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屯在巴里坤。軍報傳來。知道羅卜藏丹津在準部很不安靜。同他的族人羅卜藏舍楞密謀殺掉噶爾丹策零。被策零所發覺。全都拿下。派了一員上將。名叫特磊的。押解到中國來。行到半途。聽得中國已經出兵。重又停止。岳鍾琪立即動本奏聞。世宗降旨諭兩大將軍。暫緩出塞。着岳鍾琪於雍正八年五月。來京面授方略。所有甯遠大將軍印務。着提督紀成斌。副將軍巴賽暫行護理。此時岳鍾琪率兵已抵巴爾庫。督令兵士築造東西二城。爲蓄糧屯兵之計。當下奉到聖旨。即把印信交給了紀成斌。單騎入京。那裏知道策零派將率領準兵二萬。乘虛而入。劫掠科舍圖地方的牲畜。紀成斌不知所措。總兵樊廷。副將冷大雄。總兵張元佐兩路赴救。血戰了七日七夜。纔救出兩卡倫兵。奪回了一半駝馬。西路的兵。已經遭了一挫。那裏知道北路的傅大將軍。在科布多地方築城。準汗策零派了大敦多小敦多小策零三員上將。統了三萬準兵。浩浩蕩蕩的殺將來。先派小隊準兵。假做哨探。故意被清軍獲住。傅大將軍審問。供稱厄魯特大隊還沒有到。前隊祇有千餘人。有駝馬二萬多頭。在博克托領。離此祇有三日路程。傅爾丹原是個勇而無謀之輩。聽了準兵的話。信以爲真。立刻調集精騎一萬。親自出馬。副都統定壽。永國海壽都諫準兵之言。不可輕信。傅爾丹不聽。督衆出發。果見小隊準兵。護着大羣牲畜。前鋒四千飛馬爭進。忽聞胡笳遠作。就見旆裘四合。兩面山谷中伏。兵足有二萬多人。萬矢雨集。清兵四面衝突。究竟衆寡懸絕。那裏奮戰得出。準兵愈逼愈緊。打破了參贊的兵。就直犯大將軍大營。傅爾丹命索倫兵。蒙古兵雙禦敵人。此時科爾沁蒙古兵。扯了紅旗先逃。那扯白旗的土默特蒙古。奮命迎擊。索倫兵但曉得古蒙兵逃敗。大喊。道。白旗兵敗了。各軍就此大潰。這一夜工夫。甲仗之聲不絕。北路清兵。

全軍敗績。逃還科布多的。不過二千多人。副將軍以下戰死的。足有二百多員。策零真也歹毒。把陣上拿住的清兵。清將。都用皮繩穿了足脛。盛以皮囊。擊在馬下。高唱胡歌而歸。科爾沁蒙古王。嚇得藏身萑苻中。待敵軍去遠了。纔得回來。偏偏傅爾丹偏信了白旗兵先逃的話。冤殺了土默特蒙古王。士卒異常憤怒。岳鍾琪得着北路大敗的消息。星夜兼程趕到軍中。叫紀成斌進攻烏魯木齊。以分敵勢。敵軍已棄城逃去多時了。世宗很是震怒。降旨降傅爾丹爲振武將軍。命順承郡王錫保爲靖邊大將軍。斬臨陣脫逃的參贊陳泰。又命馬爾賽爲撫遠大將軍。屯軍歸化城。這時光。準汗策零也分兩路備兵。叫衆台吉環守着烏魯木齊。防備西路清兵。自己督衆在鄂爾齊斯河一帶屯田。防備北路清兵。一到九月。秋高氣爽。大小兩策零。率衆東犯喀爾喀。取道阿爾泰山迤南。一枝兵由小額爾齊斯河。一枝兵由大額爾齊斯河。小策零率六千精騎爲先鋒。大策零擁衆二萬。駐在蘇克阿勒達地方。以爲後援。聲勢十分利害。虧得清營中新到一位大將。名叫策凌。原是蒙古郡王。上婚帝室。封爲額駙郡王。生有萬夫不當之勇。英雄蓋世。謀略兼人。雖然認不得漢字。那翻清三國演義。却讀的爛熟。現在準將小策零統兵殺來。遂與親王丹津多爾濟商議道。厄魯特屢敗而驕。我所以用計破之。丹津問計將安出。策凌道。我與你各引勁兵。埋伏在登楚勒河左右。別遣裨將一員。率兵六百前往挑戰。只許敗。不許勝。誘他追來。你我合兵奮擊。可以大勝。丹津大喜。立即調隊埋伏。當下裨將奉令挑戰。小策零手下大將喀喇巴圖魯。手執雙錘。飛馬迎敵。裨將原不是喀喇敵手。戰纔三四合。就回馬拖槍的敗下。喀喇是準部著名上將。一味的好勝。縱馬就追。追急了。裨將又回戰四五合。重又逃走。追到登楚勒河。炮聲一响。兩面伏兵烏雲似的合攏來。喀喇奮鎚飛擊。清兵清將擋着的。非傷卽死。策凌見衆將戰不下喀喇。縱馬舞刀。撥衆搶進。大喝番將休得撒野。你家額駙爺來取你狗命。喀喇急忙迎時。策凌已經收回大刀。把刀背向鐵錘。只一格。格開了錘。轉刀纔一捲。喀喇措手不及。肩膀上早被捲着。撞下馬來。策凌大喝一聲。揮喀喇爲兩段。準兵大敗。策凌大獲全勝。捷報到京。世宗立封策凌爲和碩超勇親王。此時清軍在推河。翁金河。拜達里克河。一帶築

城防守。噶爾丹策零於是避去南路。傾國之師。盡從北路入犯。襲攻額駙策凌的牧地塔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額駙策凌中途聞警。怒得怪叫如雷。把頭上的髮辮。坐騎的馬尾。一齊割斷。發誓報仇。立刻回軍反旆。一面急報順承親王。請他出兵夾攻。策凌部下有一個異人。名叫脫克渾。飛走絕跡。能夠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每登山巔高峯。輒把兩手張衣而行。遠望去宛如一頭旱雕。鼓翼而立。因此敵人不很覺着。那敵軍的虛實。敵陣的形勢。脫克渾倒一望了然。回營報知策凌。策凌大喜。立率蒙古兵三萬。繞道由山背而行。敵軍沒有防備。清兵如風如雨。從天而降。敵軍從睡夢中驚醒。人不及甲。馬不及鞍。策凌督衆衝突。準兵四散奔逃。追擊到杭愛山大戰三日。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川。準兵三萬。死傷竟及半數。噶爾丹策凌。盡棄輜重牲畜。狼狽而逃。額駙策凌。急檄馬爾賽丹津。邀擊馬爾賽。按兵不發。丹津也擁兵不前。這也是準部數不當滅。額駙策凌恨極。據實奏知世宗。世宗立把馬爾賽斬首示衆。丹津革去王爵。加賞額駙策凌牧地。與土謝圖汗等。同爲喀爾喀四部。世宗又以岳鍾琪辦理不善。命提督張廣泗護理寧遠大將軍印務。這張廣泗很有能耐。把各處口子。守得非常嚴固。準兵來了幾回。都彼殺退。到雍正十二年。準噶爾遣使求和。世宗命滿漢文武大臣會議。莊親王允祿主張進兵征討。大學士張廷玉等主張和議。世宗道。朕曾經奉過皇考密諭。準番賊巢逃遠。厄魯特種又很善戰。我師往我就勞。賊兵來賊就困。祇有嚴兵防守。誘他到來邀擊。最爲上策。現在該夷自經。上年兩次大創而後。已經遠徙。不敢深犯。我朝兩路大軍。暴露已久。理該休養。於是降旨罷兵。派侍郎傅鼐。學士阿克敦。前往議和。議定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游牧。不得過界。西這一年。貴州的苗子。又鬧出了大大的亂子。大學士鄂爾泰主張開闢苗疆。改土歸流。提督哈元生帶兵深入。六路進兵。苗子也很利害。知道清兵盡到苗疆。內地守備。定然空虛。乘虛深入。連陷凱里。重安。江驛等數十州縣。到處焚掠。這叫做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從雍正十年起。直亂到十三年。鄂爾泰自慚無功。奏請罷斥。世宗祇准他給假養病。你道爲何。原來這鄂爾泰是世宗第一個寵臣。鄂爾泰字毅庵。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由舉人授三

等侍衛出身。歷遷至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軍機大臣。封一等伯爵。世宗嘗向臣下道。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朝中事情不論大小總與鄂爾泰商量。鄂爾泰每天入朝。總要三更之後。纔得出來。每具一疏。雖是請安慶賀。極尋常劄子。世宗必嘉獎他的忠誠。頒示天下。叫大小臣工。瞧他做榜樣。用兵準噶爾時。命他督巡陝甘。經略軍務。特賜黃金寶甲。上方寶劍。回京時光。又特旨賜第宅一所。派戶部尚書海望。經理其事。凡屋中一切器用什物。無一不備。世宗怕他辦理不善。忽叫把客堂中擱几兒來驗看。見擱几已經窳敗。龍顏大怒。立召海望切責。海望叩頭如搗蒜。求恩准其更換。世宗方纔罷了。等鄂爾泰入朝奏事。世宗道。卿不必還舊第去。可即到新第去。朕立刻寫一個匾額賜你。隨命磨墨。御筆親書寫了四個字。却是公忠弼亮四大字。又寫上一行小字道。御書賜大學士一等伯鄂爾泰。雍正某年月日。隨派十名侍衛捧着。跟隨鄂爾泰回家。又因新賜宅第中沒有花園。叫把雍和宮的小紅橋園分一半賜鄂爾泰。其餘一半。卽爲軍機處直廬。龍辛無比。不多幾天。卽令銷假視事。依然入值禁中。時或踰月不出。到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世宗駐蹕在圓明園。鄂爾泰隨扈入值。這夜。世宗忽然升遐。宛如晴空起了個霹靂。鄂爾泰驚得手足無措。偏偏圓明園中沒有第二個顧命大臣。一個兒又是傷心。又是驚恐。又要辦理遺詔。又要迎立新君。忙亂異常。急迫萬狀。捧了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一面慟哭。因爲深夜無馬。倉卒間跨着一頭連煤的騾子。加鞭疾馳。黑夜裏飛奔入禁城來。迎到皇四子寶親王弘歷。擁入禁中。卽皇帝位。鄂爾泰因事起倉卒。變出非常。就此宿在宮中。保護新主。連着七日七夜。直等到大事已定。方纔回家。當下太監人等。見鄂爾泰左脚袴子上。一大塊紅濕。走近細睇。脾血涔涔。還在淋下來呢。喊道。鄂中堂。你腿上血出脫了肉呢。痛麼。鄂爾泰揭起。然自瞧。纔知倉卒間被騾子所撞傷。當下新皇帝命鄂爾泰與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總理事務。這位新皇帝就是高宗。改元乾隆。卽以明年爲乾隆元年。欲知高宗帝有何新政。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釋罪宗乾隆施惠政

徵醫士史相薦高賢

話說高宗第一新政。是釋去圈禁的宗室。復阿其那塞思黑紅帶。收入玉牒。賜允職。允禔公爵空銜。不必食俸。又赦回汪景祺查嗣庭兄弟族屬。第二新政。是舉行博學鴻詞科。取劉綸潘安禮等十五員。給與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職。又頒十三經二十一史。於各省會及府州縣學。於是天下臣庶。無不合口同聲的頌聖。高宗向滿漢大臣道。朕思宗社大計。莫如建儲一事。朕今卽位已逾半載。未經降旨。良以人心不古。往往有因建儲太早。以致別生事端。皇考當日於建儲一事。親書密旨收藏。此法最善。最無弊病。朕今惟有循用皇考成式。親書密旨。着總理事務王大臣。親看宮總管太監。謹收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殿匾額之後。這位高宗。恰值入關百年而後。宛如中天麗日。中秋明月。正當清朝極盛之時。太平無事。使一面召集儒臣。纂修書籍。一面奉着皇太后。秋獵木蘭。東巡秦岱。不過乾隆十三年。金川土司莎羅奔反叛。派將征討。派出的經略大臣訥親。四川總督張廣泗。大學士傅恆。辦理多年。毫無效驗。直到起用故大將軍岳鍾琪。纔把大金川土司。暫時平定。高宗大行賞罰。把張廣泗斬首。訥親封刀賜死。加傅恆太保銜。到乾隆十五年。西藏郡王頗羅鼐。因病出缺。其子珠爾默特襲封爲王。以駐藏大臣在此。很不便利。聚衆謀變。虧得都統傅清。都御史拉布敦。都是有謀有勇有膽有識的人。設計把珠爾默特誘入大招寺中。一刀斬訖。傅都統拉御史雖被藏番害掉。但是不久卽被岳鍾琪勦平。四夷蓋平。中國無事。高宗閒着沒事。便以巡遊爲消遣。南巡江浙。西幸五台。北狩熱河。東謁太祖陵寢。到處流連欣賞。做一個逍遙天子。滿朝臣子。最寵的滿臣。要推着傅恆爲首。漢臣却偏喜歡的是常熟人蔣溥。原是宰相公郎。江南才子。蔣溥的祖父。叫蔣渭公。是個書畫名家。蔣渭公做御史時光。因爲那時大開捐例。弊政很多。他就繪成精圖十二幅。叫難民圖。刑獄圖。讀書圖。春耕夏耘圖。催科圖。鬻兒圖。水災圖。旱災圖。暴關圖。疲驛圖。觀榜圖。廢書圖。上奏聖祖。聖祖覽圖。爲之動容。嗟嘆。蔣溥的父親。名叫蔣廷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賜過鈞衡。傾輔的御書匾額。也精於繪事。蔣溥生有異秉。號稱神童。十三歲。世宗召見。竟能奏對如流。雍正七年。欽賜舉人。明年會試。中式進士。殿試。欽點了二甲第一名傅臚。其父蔣更錫叩頭辭讓。世宗道。

朕從未見過爾子筆跡。暗中銜鑿。毋庸辭讓。由編修累遷至吏部侍郎。高宗登位之後。大加寵任。出爲巡撫。入充經筵。陞擢尚書。協辦大學士。太子少保。拜爲東閣大學士。因他敬慎小心。不論大小政事。總與他商量。高宗倚之如左右手。蔣溥精於繪畫。每一畫成就。高宗總御筆親題。有師承家法披圖。見右相丹青有後生之句。偏偏這一年。蔣溥病了。太醫院幾個太醫。瞧了總是有增無減。高宗很是悶悶。特旨令各部尚侍。各省督撫。保薦醫士。當下就有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史貽直。保薦吳江秀才徐大椿。醫學精深。堪應徵召。刑部尚書秦蕙田。也題本保薦。高宗瞧了。薦本。立召史相問話。史貽直這時光。已經七旬開外。鬚眉皓白。見駕已畢。高宗道。卿年事已高。所保薦的人。必是不错的。但這徐大椿。素未聞名。究竟醫學如何。史貽直道。徐大椿。號叫靈胎。是江南的名士。醫學是很好的。現在尋常醫生。以爲南邊沒有真傷寒。傷寒論一書。都已不很研究。最上的不過瞧了劉河間。朱丹溪。吳又可的書。已經自命不凡。其次的是篤信張景岳。薛立齋。學說動輒言虛。立方必補。最下的無非稍知藥性。略記湯頭罷了。獨這徐大椿。專從黃歧靈素。越人難經。仲景傷寒。金匱入手。他說傷寒論。並不是專治傷寒一病的死書。是普治凡百感症的聖法。古人不論什麼感症。都叫做傷寒。所以內經有熱病皆類傷寒之說。難經有傷寒有五之文。仲聖傷寒論。正治之方少。救逆之法多。不讀傷寒論。治病便無一是處。他這種議論。已經是高人一等。高宗道。俗語說嘴醫生沒好藥。儘有議論極高。叫他治病。却又不相干。史貽直道。徐大椿不但治病有奇效。並且著述很多。著的都是醫書。他說醫生不過能醫病人。醫書却能醫醫生。所以他最喜歡著醫書。高宗驚問。徐大椿有著述麼。史貽直道。有七八種醫書行世。高宗道。能夠著書立說。不必問得。總是名醫了。你幾時認得他的。爲甚從來沒有提起過。史貽直道。還是那年蒙恩在兩江總督任上。患了一個濕溫症。病得十分沉重。臣只道以本省人做本省制台。國家開從古未有之隆恩。福薄再也載不住。總沒有指望的了。豈知請了徐大椿來。服了他的藥。竟一天一天好起來。彼時臣家人已很恐慌。大椿一診脈。就許爲可治。並言臣尺脈極長而有力。壽總要到八旬以外。脈之來去清晰。人必聰慧。後來臣果然就

好了。共服了他二十餘劑的藥。高宗道。據你說來。此人脈理果然很精。史貽直道。不但脈理。讀書的眼光。也很銳利。記得有一年。臣患了點子感冒。邀他來診治。恰好案上攤着一册三朝要典。他隨便翻閱了幾頁。却就發出驚人議論來。高宗道。三朝要典。是明季挺擊紅丸。移宮三頭大案。這三頭大案。明臣互結朋黨。直鬧到國亡纔罷。糾紛擾亂。究竟誰是誰非。直到如今。也不能夠下一斷語。史貽直道。徐大椿議論的。就是紅丸一案。他說李可灼。有功無過。徒蒙不白之冤。高宗詫異道。李可灼手進紅丸。光宗服了紅丸。駕崩。差不多親弒其君。怎樣徐大椿倒說他有功無過。史貽直道。他從醫學眼光看出來。必是李可灼的紅丸。纔是對症發藥。他說文人多不知醫。徒知意氣用事。凡斷一件事。須先要研究此事的內情。紅丸一案。最要緊的。是光宗患的究竟是什麼病。究竟該服何藥。光宗是什麼病。紅丸是什麼藥。細細一研究。就能夠了然於心了。高宗道。這麼研究。是難極了。光宗患什麼病。明史上也沒有明文。朕記得明史上載光宗在諒閣。鄭貴妃進美女四人。帝不豫。內醫崔文昇用大黃藥。一日夜瀉三四十起。頭目眩暈。不能動履。楊漣疏劾崔文昇。有有心之誤。薑粉不足償。無心之誤。誤豈可再誤的句子。光宗宣漣入目注久之。方從哲薦李可灼進紅丸。帝飲湯輒喘。藥進乃受。帝喜稱忠臣者再。頃之傳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復進一丸。且駕崩矣。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以王舜安疏。改爲罰俸一年。於是言者蜂起。謂文昇情罪不減。張差而可灼次之。並劾從哲。從哲疏辨。自請削奪。可灼遣戍。文昇發遣南京。不過這點子事情。患的什麼病。該服什麼藥。都沒有記載。更從何處研究呢。史貽直道。徐大椿說光宗之病。是陽明實而太陽未罷之症。外症定見惡寒。無汗。週身拘急。內症定見胸滿不大便。高宗道。他又何從知道。這許多病症。史貽直道。他說史載進紅丸後。聖體煖潤舒暢。那麼前此用大黃時。必惡寒無汗。週身拘急的各症悉具。他從煖字上對勘出惡寒。潤字上對勘出無汗。舒暢上對勘出週身拘急。高宗道。胸滿不大便呢。史貽直道。他說光宗非尋常之人。大黃非尋常之藥。崔文昇進得大黃。必有不大便胸滿諸證。惡寒無汗。按法原不能下。文昇驟進大黃。治法已誤。湯飲不受。明是誤下變成結胸。李可灼的紅丸。必是開太陽兼

陷胸之品。所以進後煖潤舒暢。高宗道。陷胸丸就是兼了開太陽之品。怎麼會得紅色呢。史貽直道。臣也問過他。他說史載帝不豫於進美女之下。或是太陽經府均病。配紅鉛爲經府雙解之劑。所以其丸色紅。高宗道。照此說來。光宗該好了。怎麼又會明且駕崩呢。史貽直道。臣也問過。他說光宗春秋正盛。年輕的人。自然喜動惡靜。小愈而後。難保不再犯女色。宮闈邃密。外庭不得而知。不然豈有煖潤舒暢之轉機。未嘗變症。纔隔得一夜。遂能長逝的麼。高宗點頭道。此人讀書如此細心。眼光如此明銳。醫學諒必不壞的。隨命下旨徵召徐大椿入京。給蔣傅治病。史貽直奏對久了。兩腿跪到酸麻起來。起身時光。兩手撒着地。再也掙不起來。高宗道。卿已經老憊了麼。史貽直道。皇上到了臣的年紀。自會知道。高宗大笑。卽命內侍扶送出去。却說徐大椿字靈胎。江南吳江人氏。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羸越之法。沒一樣不曉。沒一件不精。於醫學一說。尤爲深造有得。爲人治病。悉照仲景聖法。分別六經。精晰表裏經府。五行生尅承充。不知的人把他當做神人。說他能夠穿穴膏肓。呼人肺腑。與之作語。其實不過精熟傷寒。至於神化地位。師仲景之成法。不必執仲景之死方罷了。盧墟進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兩目炯炯直視。急延靈胎往視。脈微欲絕。遺尿譫語。尋衣摸床。靈胎道。此乃陽越之證。將大汗出而脫。急以參附加童便與服。甦而未能識人。其家因前藥有效。將再投與服。靈胎道。陽已回。火復熾。陰欲竭了。附子入咽卽危。叫以西瓜啖之。連日服數瓜。更飲以清暑養胃而愈。病人言方病危時光。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須臾紅人又被白虎啣去。主何朕兆。靈胎笑道。雷震是余所投附子。白虎是余所投西瓜。附子原名霹靂。西瓜又稱天生白虎湯呢。同里朱姓婦。往蘇州拜年。舟過婁門。見城上蛇王廟。俗稱燒了蛇王香。能夠免生瘡腫。因入廟燒香。那裏知道。回到家中。卽狂言昏冒。舌動如蛇。口口聲聲言蛇王。派兩名女僕。一名男僕來接。靈胎與以至寶丹一丸。叫一老嫗灌之。病人言此係毒藥。必不可服。含藥噴老嫗。也立刻仆地。不省人事。舌伸頸轉。也作蛇形。另換一人灌藥與服。病人言一個女僕被燒死了。次日煎藥中用鬼箭羽。病人有言一男僕被射死了。從此漸安。改投消痰安神。

之品而愈。洞庭後山席氏子。厥去如尸。不過身還未冷。脈尙微存。靈胎道。此是尸厥症。邪氣充塞。逼魂於外。通其諸竅。魂魄自然回去。先用紫金錠磨服。後用西瓜蘆根萊菔甘蔗打汁。時時灌服。一日兩夜。納兩大碗。而漸漸甦來。自言我坐在新廟前大石上三日。見某家老嫗。某家童子。忽聞香氣撲鼻。漸知身在室中。有一人臥床上。我與之相併。纔能夠開目。瞧物了。閒問兩家老嫗童子。果然實有其事。蘇州黃四房女。年十二。患腹痛。遍請名醫。愈治愈劇。一日大痛。昏厥。一夜纔甦。舌都咬破。流血滿口。唇白而目直視。靈胎診之。六脈參錯無常。隨道。此乃是蟲痛。貫心卽死。非煎藥所能愈。合化蟲丸與服。服下忽又大痛。吐出蟲二千餘條。最長的徑尺紫色。其餘長短不齊。有淡紅色的。有白色的。從此大痛不作。小痛未除。靈胎言是蟲窠沒有去淨。再與以殺蟲藥。兼安胃補脾之方。蟲根遂絕。木瀆人某甲。患小便閉塞。七天不溺。腹脹如鼓。僂僂不能立。冲心卽在頃刻了。危險萬分。到徐靈胎家求治。靈胎以鮮車前根搗爛敷其腹。用諸利水藥內服。又煎利水通氣藥。使坐湯中。令人把他的小腹揉擠。不一刻。溺水迸出。灑及揉者之面。溺出斗餘。木桶幾滿。腹寬身直。徜徉而去。徐龍友姪婦產二日不下。漿水已涸。疲極不能出聲。穩婆已經回絕。靈胎診之。卽叫扶令安臥。此乃試胎。一月後始產。產必順利。所生必是男孩。穩婆冷笑道。這位何人。說此大話。我收生十年。從未見有如此危險。倒可以生的。不意產婦服了徐藥。胎氣安和。全無產意。隔上月餘。果然產下一男。十分順利。衆以爲神。靈胎道。凡胎旺而母有風寒。勞碌等感動。胎卽墜下。如欲生之狀。安之卽愈。不知的人。誤認做真產。強令用力。那糜胎漿破裂。胎不能安了。我診其胎脈甚旺。而月分未足。故知他不產。現在已經搖動。胎蒂被撼。將來產時必易脫下。故知道易產。左脈甚旺。故知道是男。這都是極淺近之理。人自不知罷了。當時有幾個士人仰慕徐名。要來從遊習業。靈胎不肯收受。人問他緣故。靈胎道。醫之爲道。乃古聖人所以洩天地之祕。奪造化之權。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聰明敏哲之人不可學。黃帝神農。越人仲景之書。文詞古奧。搜羅廣遠。非淵博通達之人不可學。凡病之情。傳變在於傾刻。真僞一時難辨。一或執滯。生死立判。非虛懷靈變之人不可學。病名以千計。病症以萬

計藏府經絡內服外治方藥之書。數年不能盡其說。非勤讀善記之人不可學。並且仲景以後。支分派別。人自爲師。不無偏駁。更有怪僻之論。鄙俚之說。紛陳錯立。淆惑百端。一或誤信。終身不返。非精鑒確識之人不可學。故須具過人之資。通人之識。又須屏去俗事。專心數年。更得師之傳授。纔能與古聖人之心。潛通默契。現在學醫的人。偏與前數端事事相反。大概都是讀書不就。商賈無資。不得已而爲衣食之計。或偶然涉獵肆中。勦襲的醫書。或託名近地時醫門下。始則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爲醫術。不過如此。其誤相仍。其害無盡。有人難他道。照先生說來。爲醫這麼的難。但是市間醫生。未必能照先生所說。治病倒也未必不有小效。也未見得每治輒死。這又何故。靈貽道。這個你們不知道了。殺人之藥。必大毒如砒鴆之類。或大熱大寒峻厲之品。又適與病相反。服後立見其危。若尋常之品。不過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罷了。不會卽死。久而病氣自退。正氣自復。自然也會愈了。間有遷延日久。或隱受其害而死。更或屢換庸醫。遍試諸藥。久而病氣益深。元氣竭盡而死。又因初因誤治。變成他病。輾轉而死。又有始服。偶有一二對症之藥。亦奏小效。久服太過。反增他病而死。唐醫得免殺人之名。就是這個緣故。我有行醫嘆道情一首。諸位聽了。自能猛醒。隨唱道。

歎無聊。便學醫。唉。人命關天。此事難知。救人心。做不得謀計。不讀方書半卷。只記藥性幾枚。無論膨脹風勞。傷寒瘧痢。一般的望聞問切。說是談非。要入世投機。只打聽近日時醫。慣相的是何方何味。試一試。偶然得效。倒覺得希奇。試得不靈。更弄得無主意。若還死了。只說道藥不錯。病難醫。絕多少單男獨女。送多少高年父母。折多少壯歲夫妻。不但分毫無罪。還要藥本酬儀。問你居心何忍。王法雖不及。天理實難欺。若果有救世真心。還望你讀書明理。做不來甯可改業營生。免得陰誅冥擊。

衆人聽了。方纔明白。這日旨意到江南。撫台不敢怠慢。立刻委了一個候補道。到吳江來勸駕。那秦尙書。也有書信到來。叫靈貽應徵北上。庶不負史相與自己一番美意。靈貽知道推辭不得。預備行裝。纔待動身。一衆戚友。得着

了消息。都治了酒筵。送來替他餞別。那衆戚友中。要算吳復一與靈貽最爲要好。兩個兒是姨表兄弟。又是同庚的。復一長靈貽八個月。因此稱他一聲表兄。當下飲酒中間。復一道。偏偏表弟進京去了。此去定然凌雲直上。說不盡的飛黃騰達。山林間少了一個知己。也還罷了。只是下月愚兄賤辰。表弟不在。便覺得沒趣。這也是萬事不由人做主。一生都是命安排。欲知徐靈貽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677B

封面繪意：馬新貽被刺南京城



洋裝
二冊

1612633

上海圖書館叢書